

列传第一百二十七

崔慎由 弟安潜 伯父能 能子彦 曾慎 由子胤
崔珙
兄琯 弟璿 珣球 珣子淡 淡子远
卢钧 裴休 杨收
兄发 弟严
子钜鳞 严子涉注
韦保衡 路岩 夏侯孜 刘瞻 刘彖 曹确
毕诚 杜审权 子让能 彦林 弘徽
刘鄴豆 卢彖

崔慎由，字敬止，清河武城人。高祖融，位终国子司业，谥曰文，自有传。曾祖翹，位终礼部尚书、东都留守。祖异，位终渠州刺史。

父从，少孤贫。寓居太原，与仲兄能同隐山林，苦心力学。属岁兵荒，至于绝食。弟兄采柏拾橡实，饮水栖衡；而讲诵不辍。怡然终日，不出山岩，如是者十年。贞元初，进士登第，释褐山南西道推官，府公严震，待以殊礼。以父优免。弟兄庐于父墓，手植松柏。免丧，不应辟命。久之，西川节度使韦皋开西南夷，置两路运粮使，奏从掌西山运务，后权知邛州事。及皋薨，副使刘辟阻命，欲并东川，以谋告从。从以书谕辟，辟怒，出兵攻之，从婴城拒守，卒不从之。高宗文平蜀，从事坐累多伏法，惟从以拒辟免。卢坦在宣州，辟为团练观察副使。

元和初入朝，累迁吏部员外郎。九年，裴度为中丞，奏从

为侍御史知杂，守右司郎中。度作相，用从自代为中丞。

从气貌孤峻，正色立朝，弹奏不避权幸。事关台阁或付仗内者，必抗章论列，请归有司。选辟御史，必先质重贞退者。改给事中，数月，出为陕州大都督府长史、陕虢团练观察使、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入为尚书右丞。

淄青贼平，镇州王承宗惧，上章请割德、棣二州自赎，又令二子入侍。宪宗选使臣宣谕，以从中选。议者以承宗罪恶贯盈，每多奸谲，入朝二子，必非血胤，人颇忧之。从次魏州，田弘正以路由寇境，欲以五百骑援之，从辞之。以童奴十数骑，径至镇州。

于鞠场宣敕，三军大集。从谕以逆顺，辞情慷慨，军士感动，承宗泣下，礼貌益恭，遂按德、棣户口符印而还。

其年八月，出为兴元尹、御史大夫、山南西道节度观察等使。监军使知上意欲大用之，每为中贵传达意旨，欲其赂遗，从终不答。

穆宗即位，召拜尚书左丞。长庆二年，检校礼部尚书、鄜州刺史、鄜坊丹延节度等使。鄜时内接畿甸，神策军镇相望，逾禁犯法，累政不能制。而从抚遏举奏，军士惕然。党项羌有以羊马来市者，必先遗帅守，从皆不受，抚谕遣之。群羌不敢为盗。四年，入为吏部侍郎，寻改太常卿。宝历二年，检校吏部尚书，充东都留守。

太和三年，入为户部尚书。李宗闵秉政，以从与裴度、李德裕厚善，恶之。改检校尚书右仆射、太子宾客，东都分司。从请告百日，罢官，物论咎执政。宗闵惧，四年三月，召拜检校左仆射，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充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扬府旧有货曲之利，资产奴婢交易者，皆有贯率，羊有口算，每岁收利以给用，从悉除之。旧制，官吏禄俸

有布帛加估之给，节度使独不在此例。从至，一例估折给之。六年十月，卒于镇，赠司空，谥曰贞。

从少以贞晦恭让自处，不交权利，忠厚方严，正人多所推仰。阶品合立门戟，终不之请。四为大镇，家无妓乐，士友多之。

慎由，太和初擢进士第，又登贤良方正制科。聪敏强记，宇量端厚，有父风。释褐诸侯府。大中初入朝，为右拾遗、员外郎、知制诰，正拜舍人，召充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再历方镇，入朝为工部尚书。十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兼集贤殿大学士，转监修国史、上柱国，加太中大夫、兼礼部尚书。

初，慎由与萧鄴同在翰林，情不相洽。及慎由作相，罢鄴学士。俄而鄴自判度支为平章事，恩顾甚隆。鄴引刘 彖同知政事。十二年二月，诏曰：“太中大夫、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崔慎由，继美德门，承家贵位，搢绅伟望，礼乐上流。挺松筠之贞姿，服兰荪之懿行。自居名器，累历清华。禁林才擅于多能，纶阁词推于巨丽。物情愈茂，延誉甚高，再列二卿之崇，亟阐六条之化。爰加奖任，益委重难。屡启嘉谟，俄参大柄，而周涉寒暑，备见器能。道已著于始终，思岂殊于中外！可检校礼部尚书、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剑南东川节度使。”

咸通初，改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加检校司空、河中尹、河中晋绛节度使。入为吏部尚书。移疾请老，拜太子太保，分司东都，卒。

子胤。弟安潜。安潜，字进之，大中三年，登进士第。咸通中，累历清显，出为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观察等使。乾符中，迁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等使。黄巢之乱，从僖宗幸蜀。王铎为诸道行营都统，奏安潜为副。收复两京，以功累加至检

校侍中。龙纪初，青州王敬武卒，以安潜代。敬武子师范拒命，安潜赴镇。至棣州，刺史张蟾出州兵攻青州，为师范所败，朝廷竟授之节钺。安潜还京师，累加太子太傅。卒，赠太师，谥曰贞孝。

子柅、舫。柅，景福中为起居郎。舫为右拾遗。柅累官至尚书。

从兄能，少励志苦学，累辟使府。元和初，为蜀州刺史。六年，转黔中观察使。坐为南蛮所攻，陷郡邑，贬永州刺史。穆宗即位，弟从居显列，召拜将作监。长庆四年九月，出为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卒。

子彦曾，有干局。大中末，历三郡刺史。咸通初，累迁太仆卿。七年，检校左散骑常侍、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武宁军节度使。

彦曾通于法律，性严急。以徐军骄，命彦曾治之，长于抚养，而短于军政。用亲吏尹戡、徐行俭当要职。二人贪猥，不恤军旅，士卒怨之。先是，六年，南蛮寇五管，陷交址，诏徐州节度使孟球召募二千人赴援，分八百人戍桂州。旧三年一代，至是戍卒求代。尹戡以军帑匮乏，难以发兵，且留旧戍一年。其戍卒家人飞书桂林。戍卒怒，牙官许佶、赵可立、王幼诚、刘景、傅寂、张实、王弘立、孟敬文、姚周等九人，杀都头王仲甫，立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将。群伍突入监军院取兵甲。乃剽湘潭、衡山两县，虏其丁壮。乃擅回戈，沿江自浙西入淮南界，由洧河达泗口。其众千余人，每将过郡县，先令倡卒弄傀儡以观人情，虑其邀击。既离泗口，彦曾令押牙田厚简慰喻，又令都虞候元密伏兵任山馆。庞勋遣吏送状启诉，以军士思归，势不能遏，愿至府外解甲归兵。便还家，彦曾怒，诛之。勋等拥众攻宿州，陷之。出官帑召募。翌日，得兵二千人，乃虏夺舟

船五千余艘。步卒在船，骑军夹岸，鼓噪而进。元密发伏邀之，为贼所败。时亡命者归贼如市，彦曾驱城中丁男城守。九年九月十四日，贼逼徐州。十五日后，每旦大雾不开。十六日，彦曾并诛逆卒家口。十七日，昏雾尤甚，贼四面斩关而入。庞勋先谒汉高祖庙，便入牙城。监军张道谨相见，不交一言，乃止大彭馆。收尹戡、徐行俭及判官焦璐、李悦、崔蕴、温廷皓、韦廷义，并杀之。翌日，贼将赵可立害彦曾，庞勋自称武宁军节度使。

慎由子胤。胤，字昌遐，乾宁二年登进士第。王重荣镇河中，辟为从事。入朝，累迁考功、吏部二员外郎，转郎中、给事中、中书舍人。大顺中，历兵部、吏部二侍郎，寻以本官同平章事。时王室多故，南北司争权，咸树朋党，外结藩帅。胤长于阴谋，巧于附丽；外示凝重而心险躁。自李茂贞、王行瑜怙乱，兵势不逊，杜让能、韦昭度继遭诛戮，而宰臣崔昭纬深结行瑜以自固；而待胤以宗人之分，屡加荐用。累迁中书侍郎、判户部事。昭宗出幸石门，胤与同列徐彦若、王抟等从。车驾还宫，加礼部尚书，并赐号“扶危匡国致理功臣”。

三年，李茂贞犯京师，扈昭宗幸华州。帝复雪杜让能、韦昭度、李磎之枉；惩昭纬之前愆，罢胤政事，检校兵部尚书、广州刺史、岭南东道节度等使。时硃全忠方霸于关东，胤密致书全忠求援。全忠上疏理胤之功，不可离辅弼之地。胤已至湖南，复召拜平章事。胤既获汴州之援，颇弄威权。恨徐彦若、王抟发昭纬前事，深排抑之。俄出彦为南海节度。又摭王抟交结敕使，同危宗社，令全忠上疏论之。光化中，贬抟溪州司马，赐死于蓝田驿。诛中尉宋道弼、景务修。自是朝廷权政，皆归於己，兼领三司使务。宦官侧目，不胜其忿。

及刘季述幽昭宗于东内，以德王监国。季述畏全忠之强，

不敢杀胤，但罢知政事，落使务，守本官而已。胤复致书于全忠，请出师反正。故全忠令大将张存敬急攻晋绛河中。胤以天子幽囚，诸侯观衅，有神策军巡使孙德昭者，颇怒季述之废立，胤伺知之，令判官石戡与德昭游，伺其深意。每酒酣，德昭泣下，戡知其诚，乃与之谋曰：“今中外大臣，自废立以来，无不含怒。至于军旅，亦怀愤惋。今谋反者，独季述、仲先耳。足下诛此二竖，复帝宝位，垂名万代，今正其时。持疑不断，则功落他人之手也！”德昭谢曰：“予军吏耳，社稷大计，不敢自专。如相公委使，不敢避也。”胤乃割衣带，手书以通其意。十二月晦，德昭伏兵诛季述。昭宗反正，胤进位司空，复知政事，兼领度支、盐铁、三司等使。

明年夏，硃全忠攻陷河中、晋绛，进兵至同华。中尉韩全诲以胤交结全忠，虑汴军逼京师，请罢知政事，落使务。其年冬，全诲挟帝幸凤翔。胤怨帝废黜，不扈从，遣使告全忠，请于岐阳迎驾，令太子太师卢知猷率百官迎全忠入京师。初，全忠至华州，遣掌书记裴铸人奏凤翔，言欲以兵士迎驾。及入京师，又上表曰：

臣独兼四镇，迨事两朝，分数千里之封疆，受二十年之恩渥。微同物类，犹解感知，忝齿人伦，宁忘报效？臣昨将兵士，奔赴阙庭，寻过京畿，远迎车驾。初因幕吏，面奉德音；寻有宰臣，频飞密札。或以京都纷扰，委制置于中朝；或以銮辂播迁，俾奉迎于近甸。臣是以远离藩镇，不惮疲劳。昨奉诏书，兼宣口敕，令臣速抽兵士，且归本藩，仍遣百官，俾赴行在。睹纶言于凤纸，若面丹墀；认御札于龙衣，如亲翠盖。然知从来书诏，出自宰臣，每降宣传，皆非圣旨。致臣误将师旅，遽入关畿，比令迎驾之行，翻挂胁君之过。臣今见与茂贞要约，释两地猜嫌，早致万乘归京，以副八纮悬望。其宰臣百官已下，

非臣辄有阻留，伏乞诏赴行朝，以备还驾。

昭宗得全忠表，怒胤尤甚。是月二十六日诏曰：

食君之禄，合务于尽忠；秉国之钧，宜思于致理。其有叠膺异渥，继执重权，遽萌狂悖之心，忽构倾危之计，人知不可，天固难容。扶危定乱致理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充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判度支、上柱国、魏国公、食邑五千户崔胤，奕叶公台，蝉联珪组。冠岁名升于甲乙，壮年位列于公卿，趣向有闻，行藏可尚。朕采于群议，询彼輿情，有冀小康，遂登大用。殊不知漏卮难满，小器易盈，曾无报国之心，但作危邦之计，四居极位，一无可称。岂有都城，合聚兵甲，暗养死士，将乱国经。聚貔武以保其一坊，致刁斗远连于右辅。始则将京兆府官钱委元规召卒，后则用度支使權利令陈班聚兵；事去公朝，权归私室。百辟休戚，由其顾眄之间；四方是非，系彼指呼之际。令狐涣奸纤有素，操守无堪，用作腹心，共张声势。遂令滥居深密，日在禁闱，罔惑朕躬，伪行书诏。致兹播越，职尔之由。岂有权重位崇，恩深奖厚，曾无惕厉，转恣睢盱，显构外兵，将图不轨！

朕以庶士流散，兵革繁多，遂命宰臣，与之商议。五降内使，一贡表章，坚卧不来，拒召如此。况又拘留庶吏，废阙晨趋。人既奔惊，朕须巡幸。果见兵缠辇毂，火照宫闱，烟尘涨天，干戈匝野。致朕奔迫，及于岐阳。翠辇未安，铁骑旋至，围逼行在，焚烧屋庐。睹此阽危，咎将谁执？近者全忠章表，兼遣幕吏敷陈，言宰臣继飞密缄，促其兵士西上，静详构扇，孰测苞藏，无功及人，为国生事。于戏！君人之道，委之宰衡，庶务殷繁，岂能亲理？尽将机事，付尔主张，负我何多，构乱至此！仍存大体，不谓无恩。可责授朝散大夫，守工部尚书。

初，天复反正之后，宦官尤畏胤，事无大小咸禀之。每内殿奏对，夜则继之以烛。常说昭宗请尽诛内官，但以宫人掌内司事。中尉韩全诲、张弘彦、袁易简等伺知之，于帝前求哀请命，乃诏胤密事进囊封，勿更口奏。宦官无由知其谋，乃求知书美妇人进内，以侦阴事。由是胤谋颇泄。宦官每相聚流涕，愈不自安。故全诲等为劫幸之谋，由胤忌嫉之太过也。

及全忠攻凤翔，胤寓居华州，为全忠画图王之策。天复二年，全忠自岐下还河中，胤迎谒于渭桥，捧卮上寿，持板为全忠唱歌，仍自撰歌辞，赞其功业。三年，李茂贞杀韩全诲等，与全忠通和，昭宗急诏征胤赴行在。凡四降诏，三赐硃书御札，称病不赴。及帝出凤翔，胤乃迎于中路，即日降制，复旧官，知政事，进位司徒，兼判六军诸卫事。仍诏移家入左军，赐帐幄器用十车。胤奏京兆尹郑元规为六军副使。胤与全忠奏罢左右神策、内诸司等使及诸道监军、副监、小使。内官三百余人，同日斩之于内侍省。诸道监军，随处斩首以闻。

昭宗初幸凤翔，命卢光启、韦贻范、苏检等作相；及还京，胤皆贬斥之。又贬陆扈为沂王傅，王溥太子宾客，学士薛贻矩夔州司户，韩偓屋谿州司户，姚洎景王府咨议。应从幸群官，贬逐者三十余人。唯用裴贄为相，以其孤立易制也。内官既尽屠戮，诸使悉罢，天子宣传诏命，惟令宫人宠颜等宣事。而欺君蠹国，所不忍闻。胤所悦者闾茸下辈，所恶者正人君子。人人悚惧，朝不保夕。

其年十月，全忠子友伦宿卫京师，因击鞠坠马而卒。全忠爱之，杀会鞠者十余人，而疑胤阴谋，由是怒胤。初，天子还宫，全忠东归，胤以事权在己，虑全忠急于篡代，乃与郑元规谋招致兵甲，以扞茂贞为辞。全忠知其意，从之。胤毁城外木浮图，取铜铁为兵仗。全忠令汴州军人入关应募者数百人。及

友伦死，全忠怒，遣其子宿卫军使友谅诛胤，而应募者突然而出。四年正月初，贬太子宾客，寻为汴军所杀。

胤倾险乐祸，外示宽宏。初拜平章事，其季父安潜谓所亲曰：“吾父兄刻苦树立门户，一旦终当为缙郎所坏。”果如其言。胤累加至侍中，封魏国公。初，硃全忠虽窃有河南方镇，惮河朔、河东，未萌问鼎之志。及得胤为乡导，乃电击潼关，始谋移国。自古与盗合从，覆亡宗社，无如胤之甚也。子有邻。

崔珙，博陵安平人。祖懿。父颀，贞元初进士登第。元和初累官至少府监。四年，出为同州刺史，卒。颀有子八人，皆至达官，时人比汉之荀氏，号曰“八龙”。

长曰琯，贞元十八年进士擢第。又制策登科，释褐诸侯府，入朝为尚书郎。太和初，累迁给事中，宣慰幽州称旨。俄而兴元兵乱，杀李绶，命琯平乱褒中，三军寂然从命。使还，改工部侍郎。四年冬，拜京兆尹。五年四月，改尚书右丞。六年十二月，出为江陵尹、御史大夫、荆南节度使。八年，入为兵部侍郎，转吏部，权判左丞事。开成二年，真拜左丞。时弟珙为京兆尹，兄弟并居显列。以本官权判兵部西铨、吏部东铨事。三年，检校户部尚书，判东都尚书省事、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等使。会昌中，迁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使。以弟珙罢相贬官，琯亦罢镇归东都。五年卒。诏曰：

孔氏以颜、冉之行，首于四科；汉代以荀、陈之门，方之“八凯”。乃睠时哲，得兹令名，用举饰终之恩，以抒旰食之叹。故山南西道节度使崔琯，诚明履正，粹密邻几，有子政之精忠，得公綽之不欲。礼乐二事，以为身文；仁义五常，自成家范。往以茂器，列于大僚。属贤相受诬，庙堂议法，由长孺之道，以估正人；微京兆之言，岂闻非罪？既是魏其之直，益

彰王凤之邪。庄色于朝，群公耸视；说词不挠，淑问攸归。历践名藩，皆留遗爱。居常慎独，清则畏知。爰自青衿，迄于白首，厉翼之志，始终不渝。未陟台阶，实辜公论；追荣左相，式示优崇。可赠尚书左仆射。

珙，瑄之母弟也。以书判拔萃高等，累佐使府。性威重，尤精吏术。太和初，累官泗州刺史，入为太府卿。七年正月，拜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延英中谢，帝问以抚理南海之宜。珙奏对明辩，帝深嘉之。时高瑀镇徐州，承智兴之后，军骄难制，军士数犯法，上欲择威望之帅以临之，久难其才。会珙言事慷慨，谓宰臣曰：“崔珙言事，神气精爽，此可以临徐人。”即以王茂元代珙镇广南，授珙兼检校工部尚书、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武宁军节度、徐泗濠观察使。

开成初，就加检校兵部尚书。二年，检校吏部尚书、右金吾大将军，充街使。六月，迁京兆尹。是岁，京畿旱，珙奏浚水入内者，十分量减九分，赐贫民溉田，从之。三年正月，盗发亲仁里，欲杀宰相李石。其贼出于禁军，珙坐捕盗不获，罚俸料。会昌初，李德裕用事，与珙亲厚，累迁户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寻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累兼刑部尚书、门下侍郎，进阶银青光禄大夫，兼尚书左仆射。素与崔铉不叶，及李让夷引铉辅政，代珙领使务，乃掎搃珙领使日妄破宋滑院盐铁钱九十万贯文，又言珙尝保护刘从谏，坐贬澧州刺史，再贬恩州司马。宣宗即位，以赦召还，为太子宾客，出为凤翔节度使。

三年，崔铉复知政事，珙辞疾请罢。制曰：“将相大臣，与国同体，诚欲自便，岂宜不从？苟非其时，涉于避事。前凤翔陇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凤翔尹、御史大夫、上柱国、安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崔珙，

早以器能，周历显重。行己每称其友悌，在公亦竭其精忠。自负谴前朝，远移南徼，及我嗣守，颇闻嘉名。由是剖竹近关，扬旌右辅，为国垣翰，适资谋猷。近者犬戎输诚，归我故地，下议纳款，且筹开疆。宜其率先启行，副此宠待。忽览退闲之请，颇乖毗倚之诚。陈力之方，岂无其道？匪躬之故，或异于是。以其故老，特为优容，俾居青宫之辅，仍从分洛之命。君臣礼分，予无愧焉。可太子少师，分司东都。”未几，卒。

子涓，大中四年进士擢第。

珙弟璿、璵、玑、球、珣。

璿以书判拔萃，开成中，累迁至刑部郎中。会昌中，历三郡刺史，位终方镇。

璵，开成初，为吏部郎中，转给事中。会昌初，出为陕虢观察使，迁河南尹，入为御史中丞，转吏部侍郎。大中初，改兵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崔铉再辅政，罢璵使务，检校兵部尚书，兼河中尹、御史大夫，充河中晋绛磁隰等州节度观察使。七年，入为左丞，再迁刑部尚书。子滔，大中初登进士第。

玑，字朗士，长庆初进士擢第，又制策登科。开成末，累迁至礼部员外郎。会昌初，以考功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大中五年，迁礼部侍郎。六年，选士，时谓得才。七年，权知户部侍郎，进封博陵子，食邑五百户，转兵部侍郎。子淡。

淡，大中十三年，登进士第，累迁礼部员外郎，位终吏部侍郎。淡子远。

远，龙纪元年，登进士第。大顺初，以员外郎知制诰，召充翰林学士，正拜中书舍人。乾宁三年，转户部侍郎、博陵县男、食邑三百户，转兵部侍郎承旨。寻以本官同平章事，迁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天祐初，从昭宗东迁洛阳。罢相，守右

仆射。二年，为柳璨希、硃全忠旨，累贬白州长史。行至滑州，被害于白马驿。

远文才清丽，风神峻整，人皆慕其为人，当时目为“钉座梨”，言席上之珍也。

球，字叔休，宝历二年登进士第。会昌中，为凤翔节度判官，入朝为尚书郎。子读。读，大中末亦进士登第。

崔氏咸通、乾符间，昆仲子弟纡组拖绅，历台阁、钱藩岳者二十余人。大中以来盛族，时推甲等。

卢钧，字子和，本范阳人。祖灵，父继。钧，元和四年进士擢第，又书判拔萃，调补校书郎，累佐诸侯府。太和五年，迁左补阙。与同职理宋申锡之枉，由是知名。历尚书郎，出为常州刺史。九年，拜给事中。开成元年，出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

其年冬，代李从易为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南海有蛮舶之利，珍货辐凑。旧帅作法兴利以致富，凡为南海者，靡不捆载而还。钧性仁恕，为政廉洁，请监军领市舶使，己一不干预。自贞元已来，衣冠得罪流放岭表者，因而物故，子孙贫悴，虽遇赦不能自还。凡在封境者，钧减俸钱为营柩槨。其家疾病死丧，则为之医药殓殮，孤兒稚女，为之婚嫁，凡数百家。由是山越之俗，服其德义，令不严而人化。三年将代，华蛮数千人诣阙请立生祠，铭功颂德。先是土人与蛮獠杂居，婚娶相通，吏或挠之，相诱为乱。钧至，立法，俾华蛮异处，婚娶不通，蛮人不得立田宅；由是徼外肃清，而不相犯。

会昌初，迁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四年，诛刘稹，以钧检校兵部尚书，兼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昭义节度、泽潞邢洺磁观察等使。是冬，诏钧出潞军五千戍代北。钧升城门钱送，其家设幄观之。潞卒素骄，因与家人诀别，乘醉倒戈攻城门。

监军以州兵拒之，至晚抚劳方定。诏钧入朝，拜户部侍郎、判度支，迁户部尚书。

大中初，检校尚书右仆射、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军节度、宋毫汴颖观察等使，就加检校司空。四年，入为太子少师，进位上柱国、范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六年，复检校司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

九年，诏曰：“河东军节度使卢钧，长才博达，敏识宏深。蔼山河之灵，抱瑚璉之器。多能不耀，用晦而彰。由岭表而至太原，五换节钺，仁声载路，公论弥高。藩垣之和气不衰，台阁之清风常在，宜升揆路，以表群僚。可尚书左仆射。”

钧践历中外，事功益茂，后辈子弟，多至台司。至是急征，谓当辅弼，虽居端揆，心殊失望。常移病不视事，与亲旧游城南别墅，或累日一归。宰臣令狐綯恶之，乃罢仆射，仍加检校司空，守太子太师。物议以钧长者，罪綯弄权。綯惧。

十一年九月，以钧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使，入为太子太师，卒。

裴休，字公美，河内济源人也。祖宣，父肃。肃，贞元中自常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越州刺史、浙东团练观察等使。时山贼栗辒诱山越为乱，陷浙东郡县。肃召州兵讨平之，因纪其事，号《平戎记》，上之。德宗嘉赏。

肃生三子，侑、休、侔，皆登进士第。

休志操坚正。童龀时，兄弟同学于济源别墅。休经年不出墅门，昼讲经籍，夜课诗赋。虞人有以鹿贽侑者，侑、侔食之，召休食。休曰：“我等穷生，菜食不充，今日食肉，翌日何继？无宜改饌。”独不食。长庆中，从乡赋登第，又应贤良方正，升甲科。太和初，历诸藩辟召，入为监察御史、右补阙、史馆修撰。会昌中，自尚书郎历典数郡。

大中初，累官户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转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领使如故。六年八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自太和已来，重臣领使者，岁漕江、淮米不过四十万石，能至渭河仓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败溺百端。官舟沉溺者，岁七十余只。缘河奸吏，大紊刘晏之法。洎休领使，分命僚佐深按其弊。因是所过地里，悉令县令兼董漕事，能者奖之。自江津达渭口，以四十万之佣，岁计缗钱二十八万贯，悉使归诸漕吏，巡院无得侵牟。举新法凡十条，奏行之，又立税茶法二十条，奏行之，物议是之。

初，休典使三岁，漕米至渭、河仓者一百二十万斛，更无沉舟之弊。累转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休在相位五年。

十年，罢相，检校户部尚书、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宣武军节度使。其年冬，进阶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河东县子、食邑五百户，守太子少保，分司东都。

十一年冬，检校户部尚书、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充昭义节度、潞磁邢洛观察使。十三年十月，加检校吏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十四年八月，以本官兼凤翔尹，充凤翔陇州节度使。

咸通初，入为户部尚书，累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师，卒。

休性宽惠，为官不尚嗾察，而吏民畏服。善为文，长于书翰，自成笔法。家世奉佛，休尤深于释典。太原、凤翔近名山，多僧寺。视事之隙，游践山林，与义学僧讲求佛理。中年后，不食荤血，常斋戒，屏嗜欲。香炉贝典，不离斋中；咏歌赞呗，以为法乐。与尚书纆干皋皆以法号相字。时人重其高洁而鄙其太过，多以词语嘲之，休不以为忤。

休，字冠识，亦登进士第。休子 支。

杨收，字藏之，同州冯翊人。自言隋越公素之后。高祖悟

虚，应贤良制科擢第，位终朔州司马。曾祖幼烈，位终宁州司马。祖藏器，邠州三水丞。父遗直，位终濠州录事参军。家世为儒，遗直客于苏州，讲学为事，因家于吴。遗直生四子：发、假、收、严。

发，字至之，太和四年登进士第，又以书判拔萃，释褐校书郎、湖南观察推官，再辟西蜀从事。入朝为监察，转侍御史，累迁至礼部郎中。大中三年，改左司郎中。

宣宗追尊顺宗、宪宗等尊号，礼院奏庙中神主已题旧号，请改造及重题，诏礼官议。发与都官郎中卢搏献议曰：

臣等伏寻旧典，栗主升祔之后，在礼无改造之文，亦无重加尊谥、改题神主之例。求之旷古，竟无其文。周加太王、王季、文王之谥，但以德合王周，遂加王号，未闻改谥易主。且文物大备，礼法可称，最在两汉，并无其事。光武中兴，都洛阳，遣大司马邓禹入关，奉高祖已下十一帝后神主祔洛阳宗庙，盖神主不合新造故也。自魏、晋迄于周、隋，虽代有放恣之君，亦有知礼讲学之士，不闻加谥追尊、改主重题。书之史策，可以覆视。

今议者惟引东晋重造郑太后神主事为证。伏以郑太后本琅邪王妃，薨后已祔琅邪邸庙。其后，母以子贵，将升祔太庙。贺循请重造新主，改题皇后之号，备礼告祔，当时用之。伏以诸侯庙主与天子庙主长短不同。若以王妃八寸之主上配至极，礼似不同。时谄神贪君之私，用此谬礼，改造神主。比量晋事，又绝非宜。且宣懿非穆宗之后，实武宗之母。母以子之贵，已祔别庙，正为得礼，飨荐无亏。今若从祀至尊，题主称为太后，因臣因子，正得其宜。今乃别造新主，题去太字，即是穆宗上仙之后，臣下追致作殡之礼，渎乱正经，实惊有识。

臣当时并列朝行，实知谬戾。以汉律，擅论宗庙者以大不

敬论，又其时无诏下议，遂默塞不敢出言。今又欲重用东晋谬礼，秽黷圣朝大典。猥蒙下问，敢不尽言。

臣谨按国朝前例，甚有明文。武德元年五月，备法驾于长安通义里旧庙，奉迎宣简公、懿王、景皇帝神主，升祔太庙。既言于旧庙奉迎，足明必奉旧主。

其加谥追尊之礼，自古本无其事，自则天太后摄政之后累有之。自此之后，数用其礼。历检国史，并无改造重题之文。若故事有之，无不书于简册。臣等愚见，宜但告新谥于庙而止。其改造重题之文，开元初，太常卿韦縚以高宗庙题武后神主云“天后圣帝武氏”，縚奏请削去“天后圣帝”之号，别题云“则天顺圣皇后武氏”，诏从之。即不知其时削旧题耶？重造主耶？亦不知用何代典礼？礼之疑者，决在宸衷。以臣所见，但以新谥宝册告陵庙，正得其宜。改造重题，恐乖礼意。

时宰相覆奏就神主改题，而知礼者非之，以发议为是。

改授太常少卿，出为苏州刺史。苏，发之乡里也。恭长慈幼，人士称之。还，改福州刺史、福建观察使。瓯闽之人，美其能政，耆老以善绩闻。朝廷以发长于边事，移授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属前政不率，蛮、夏咸怨；发以严为理，军乱，为军人所囚，致于邮舍。坐贬婺州刺史，卒于治所。

子乘，亦登进士第，有俊才，尤能为歌诗，历显职。

假，字仁之，进士擢第。故相郑覃刺华州，署为从事。从覃镇京口，得大理评事。入为监察，转侍御史。由司封郎中知杂事，转太常少卿。出为常州刺史，卒官。

初，遗直娶元氏，生发、假。继室长孙氏，生收、严。

收长六尺二寸，广颡深颐，疏眉秀目；寡言笑，方于事上，博闻强记。初，家寄涪阳，甚贫。收七岁丧父，居丧有如成人。而长孙夫人知书，亲自教授。十三，略通诸经义，善于文咏，

吴人呼为“神童”。兄发戏令咏蛙，即曰：“兔边分玉树，龙底耀铜仪。会当同鼓吹，不复问官私。”又令咏笔，仍赋钻字，即曰：“虽匪囊中物，何坚不可钻？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每良辰美景，吴人造门观神童，请为诗什，观者压败其藩。收嘲曰：“尔幸无羸角，何用触吾藩。若是升堂者，还应自得门。”收为母奉佛，幼不食肉，母亦勸之曰：“俟尔登进士第，可肉食也。”

收以仲兄假未登第，久之不从乡赋。开成末，假擢第；是冬，收之长安，明年，一举登第，年才二十六。

时发为润州从事，因家金陵。收得第东归，路由淮右，故相司徒杜惊镇扬州，延收署节度推官，奏授校书郎。惊领度支，以收为巡官。惊罢相镇东蜀，奏授掌书记，得协律郎。惊移镇西川，复管记室。宰相马植奏授渭南尉，充集贤校理，改监察御史。收辞曰：“仆兄弟进退以义。顷仲兄假乡赋未第，收不出衡门。今假从事侯府，仆不忍先为御史。相公必欲振恤孤生，俟仆稟兄旨命可也。”马公嘉之。收即密达意于西蜀杜公，愿复为参佐，惊即表为节度判官。马公乃以收弟严为渭南尉、集贤校理，代收之任。

周墀罢相，镇东蜀，表严为掌书记。墀至镇而卒，惊乃辟严为观察判官。兄弟同幕，为两使判官，时人荣之。俄而假自浙西观察判官入为监察御史，收亦自西川入为监察。兄弟并居宪府，特为新例。

裴休作相，以收深于礼学，用为太常博士。时收弟严亦自扬州从事入为监察。寻丁母丧，归苏州。既除，崔珙罢相，镇淮南，以收为观察支使。入为侍御史，改职方员外郎，分司东都。宰相夏侯孜领度支，用收为判官。罢职，改司勋员外郎、长安令。秩满，改吏部员外郎。上言先人未葬，旅殡毗陵，拟

迁卜于河南之偃师，请兄弟自往。从之。及葬，东周会葬者千人。时故府杜惊、夏侯孜皆在洛，二公联荐收于执政。宰相令狐綯用收为翰林学士，以库部郎中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赐金紫，转兵部侍郎、学士承旨。左军中尉杨玄价以收宗姓，深左右之，乃加银青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累迁门下侍郎、刑部尚书。

收以交址未复，南蛮扰乱，请治军江西，以壮出岭之师。乃于洪州置镇南军，屯兵积粟，以饷南海。天子嘉之，进位尚书右仆射、太清太微宫使、弘文馆大学士、晋阳县男、食邑三百户。

收居位稍务华靡，颇为名辈所讥。而门吏僮奴，倚为奸利。时杨玄价弟兄掌机务，招来方镇之赂，屡有请托，收不能尽从。玄价以为背己，由是倾之。

八年十月，罢知政事，检校工部尚书，出为宣歙观察使。韦保衡作相，又发收阴事，言前用严譔为江西节度，纳赂百万。明年八月，贬为端州司马，寻尽削官封，长流驩州。又令内养郭全穆赍诏赐死。九年三月十五日，全穆追及之，宣诏讫，收谓全穆曰：“收为宰相无状，得死为幸。心所悲者，弟兄沦丧将尽，只有弟严一人，以奉先人之祀。予欲昧死上尘天听，可容一刻之命，以俟秉笔乎？”全穆许之。收自书曰：

臣畎亩下才，谬当委任。心乖报国，罪积弥天；特举朝章，赐之显戮。臣诚悲诚感，顿首死罪。臣出自寒门，旁无势援，幸逢休运，累污清资。圣奖曲流，遂叨重任。上不能罄输臣节，以答宠光；下不能回避祸胎，以延俊乂。苟利尸素，频历岁时，果至圣朝，难宽大典。诚知一死未塞深愆，固不合将泉壤之词，上尘天听。伏乞陛下哀臣愚蠢，稍缓雷霆。臣顷蒙擢在台衡，不敢令弟严守官阙下，旋蒙圣造，令刺浙东。所有罪愆，是臣

自负，伏乞圣慈，贷严微命。臣血属皆幼，更无近亲，只有弟严，才力尪悴。家族所恃，在严一人，俾存歿曲全，在陛下弘覆。臣无任魂魄望恩之至。

全穆复奏，懿崇愍然宥严。判官硃侃、常湍、阎均，族人杨公庆、严季实、杨全益、何师玄、李孟勋、马全祐、李羽、王彦复等，皆配流岭表。

收子鉴、钜、鱗，皆登进士第。

钜，乾宁初以尚书郎知制诰，召充翰林学士，拜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封晋阳男、食邑三百户。从昭宗东迁，为左散骑常侍，卒。

鱗，登第后补集贤校理，蓝田尉。乾宁中，累迁尚书郎。

严，字凜之，会昌四年进士擢第。是岁仆射王起典贡部，选士三十人，严与杨知至、窦緘、源重、郑朴五人试文合格，物议以子弟非之，起覆奏。武宗敕曰：“杨严一人可及第，余四人落下。”严释褐诸侯府。咸通中，累迁吏部员外，转郎中，拜给事中、工部侍郎，寻以本官充翰林学士。兄收作相，封章请外职，拜越州刺史、御史中丞、浙东团练观察使。收罢相贬官，严坐贬邵州刺史。收得雪，严量移吉王傅。乾符四年，累迁兵部侍郎。五年，判度支。其年病卒。二子：涉、注。

涉，乾符二年登进士第。昭宗朝，累迁吏部郎中、礼、刑二侍郎。乾符四年，改吏部侍郎。天祐初，转左丞。从昭宗迁洛阳，改吏部尚书。辉王即位，本官平章事，加中书侍郎。涉性端厚秉礼。乾宁之后，贼臣窃发，王室浸微。及天祐东迁，大事去矣。涉为时所婴，不能自退。及命相之日，与家人相向洒泣曰：“吾不能脱此网罗，祸将至矣。”谓其子凝式曰：“今日之命，吾家重不幸矣，必累尔等。”涉谦退善处，竟以令终。

注，中和二年进士登第。昭宗朝，累官考功员外、刑部郎中。寻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召充翰林学士，累迁户部侍郎。辉王缙历，兄涉为宰相，注避嫌辞内职，守户部侍郎。

韦保衡者，字蕴用，京兆人。祖元贞，父恂，皆进士登第。恂，字端士，太和初登第，后累佐使府，入朝历台阁。大中四年，拜礼部侍郎。五年选士，颇得名人，载领方镇节度，卒。

保衡，咸通五年登进士第，累拜起居郎。十年正月，尚懿宗女同昌公主。公主郭淑妃所生，妃有宠，出降之日，倾宫中珍玩以为赠送之资。寻以保衡为翰林学士，转郎中，正拜中书舍人、兵部侍郎，承旨。不期年，以本官平章事。

保衡恃恩权，素所不悦者，必加排斥。王铎贡举之师，萧遘同门生，以素薄其为人，皆摈斥之。以杨收、路岩在中书不加礼接，媒孽逐之。自起居郎至宰相，二年之间，阶至特进、扶风县开国侯、食邑二千户、集贤殿大学士。十一年八月，公主薨，自后恩礼渐薄。咸通末，淮、徐盗起，素所怨者发其阴事，保衡竟得罪赐死。

弟保义，进士登第，尚书郎、知制诰，召充翰林学士，历礼、户、兵三侍郎、学士承旨。坐保衡免官。

路岩者，字鲁瞻，阳平寇氏人也。祖季登，大历六年登进士第，累辟诸侯府。升朝为尚书郎，迁左谏议大夫，卒。生三子，群、庠、单，皆登进士第。

群，字正夫，既擢进士，又书判拔萃，累佐使府。入朝为监察御史。穆宗初即位，遣使西北边犒宴军士，称旨，累加兵部郎中。太和二年，迁谏议大夫，以本官充侍讲学士。四年，罢侍讲为翰林学士。五年，正拜中书舍人，学士如故。

群精经学，善属文。性仁孝，志行贞洁。父母歿后，终身不茹荤血。历践台阁，受时君异宠，未尝以势位自矜。与士友

结交，荣达如一。八年正月病卒，君子惜之。二子：岳、岩，大中中相次进士登第。

岩，幼聪敏过人，父友践方镇，书币交辟，久之方就。数年之间，出入禁署。累迁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咸通三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年始三十六。在相位八年，累兼左仆射。懿宗时，王政多僻，宰臣用事。岩既承委遇，稍务奢靡，颇通赂遗。及韦保衡尚公主，素恶岩为人。保衡作相，罢岩知政事，以检校左仆射出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未几，改荆南节度。诏令六月下峡赴镇，寻复罢之。

岳，历两郡刺史，入为给事中。子德延。

夏侯孜，字好学，本谯人。父审封。孜，宝历二年登进士第，释褐诸侯府，累迁婺、绛二郡刺史。入为谏议大夫，转给事中。十年，改刑部侍郎。十一年，兼御史中丞，迁尚书右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十一年二月，迁朝议大夫，守户部侍郎，判户部事。再加兵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懿宗即位，以本官同平章事，领使如故。累加左仆射、门下侍郎，封谯郡侯，与路岩、杨收同辅政。咸通八年，罢相，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使。属南蛮入寇，蜀中饥馑，军储不备，蛮陷嵩州，蜀川大扰。寻移孜为河中尹、检校司徒、河中晋绛节度使。

九年，庞勋据徐州，南蛮深入。天子惩孜治蜀无政，诏曰：

河中晋绛磁隰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中尹、上柱国、谯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夏侯孜，早以文词，遂登科第，累更清贯，亦有能名。东阳推抚俗之能，故绛著临人之称。其后用司风宪，宠领藩条，皆以公才，不辜时选。洎掌于经费，备历重难，居然要会之权，颇得均平之道。录其绩效，擢处钧衡。造膝之时，亦闻其算画；沃心之

际，备见其谋猷。于是念彼边隅，探临巴蜀，藉其才术，再静蛮陬。翻致帑廩空虚，军资窘竭，冤流闾境，寇逼连甍。虽易帅已来，频移星馆，而无备之后，岁有干戈。昨者微障初安，疮痍复衅。敷寻事实，果验根由。既乖经济之源，益昧君臣之义。出于物论，非独予怀，是议难处近藩，爰更散秩。可太子少保，分司东都。

未几卒。

子潭、泽，皆登进士第。潭，累官至礼部侍郎。中和三年选士，多至卿相。子坦。

刘瞻，字几之，彭城人。祖升，父景。瞻，太和初进士擢第。四年，又登博学宏词科，历佐使府。咸通初升朝，累迁太常博士。刘彖作相，以宗人遇之，荐为翰林学士。转员外郎中，正拜中书舍人、户部侍郎，承旨。出为太原尹、河东节度使。入拜京兆尹，复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十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

十一年八月，同昌公主薨，懿宗尤嗟惜之。以翰林医官韩宗召、康仲殷等用药无效，收之下狱。两家宗族，枝蔓尽捕三百余人，狴牢皆满。瞻召谏官令上疏，无敢极言。瞻自上疏曰：

臣闻修短之期，人之定分。贤愚共一，今古攸同。乔松葬花，禀气各异。至如钱铿寿考，不因有智而延龄；颜子早亡，不为不贤而促寿。此皆含灵禀气，修短自然之理也。一昨同昌公主久婴危疾，深轸圣慈。医药无征，幽明遽隔。陛下过钟宸爱，痛切追思，爰责医工，令从严宪。然韩宗召等因缘艺术，备荷宠荣，想于诊候之时，无不尽其方术。亦欲病如沃雪，药暂通神，其奈祸福难移，竟成差跌。原其情状，亦可哀矜。而差误之愆，死未塞责。

自陛下雷霆一怒，朝野震惊，囚九族于狴牢，因两人之药

误。老幼械系三百余人，咸云：“宗召荷恩之日，寸禄不沾，进药之时，又不同议。此乃祸从天降，罪匪己为。”物议沸腾，道路嗟叹。

陛下以宽仁厚德，御宇十年，四海万邦，咸歌圣政。何事遽移前志，顿易初心。以达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谤。且殉宫女而违道，囚平人而结冤，此皆陛下安不思危，忿不顾难者也。

陛下信崇释典，留意生天，大要不过喜舍慈悲，方便布施，不生恶念，所谓福田。则业累尽消，往生忉利，比居浊恶，未可同年。伏望陛下尽释系囚，易怒为喜，虔奉空王之教，以资爱主之灵。中外臣僚，同深恳激。

帝阅疏大怒，即日罢瞻相位，检校刑部尚书、同平章事、江陵尹，充荆南节度等使。再贬康州刺史，量移虢州刺史。入朝为太子宾客分司。翰林学士户部侍郎郑畋、右谏议大夫高湘、比部郎中知制诰杨知至、礼部郎中魏瓘、兵部员外张颜、刑部员外崔彦融、御史中丞孙琬等，皆坐瞻亲善贬逐。京兆尹温璋仰药而卒。

刘彖者，彭城人。祖璠，父煊。彖，开成初进士擢第。会昌末，累迁尚书郎、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大中初，转刑部侍郎。彖精于法律，选大中以前二百四十四年制敕可行用者二千八百六十五条，分为六百四十六门，议其轻重，别成一家法书，号《大中统类》奏行用之。出为河南尹，迁检校工部尚书、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十一年五月，加检校礼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其年十二月入朝，拜户部侍郎，判度支。寻以本官同平章事，领使如故。十二年，累加集贤殿大学士。罢相，又历方镇，卒。弟頊，亦登进士第。

曹确，字刚中，河南人。父景伯，贞元十九年进士擢第，

又登制科。确，开成二年登进士第，历聘藩府。入朝为侍御史，以工部员外郎知制诰，转郎中，入内署为学士，正拜中书舍人，赐金紫，权知河南尹事。入为兵部侍郎。咸通五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书侍郎、监修国史。

确精儒术，器识谨重，动循法度。懿宗以伶官李可及为威卫将军，确执奏曰：“臣览贞观故事，太宗初定官品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员，顾谓房玄龄曰：‘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太和中，文宗欲以乐官尉迟璋为王府率，拾遗窦洵直极谏，乃改授光州长史。伏乞以两朝故事，别授可及之官。”帝不之听。

可及善音律，尤能转喉为新声，音辞曲折，听者忘倦。京师屠沽效之，呼为“拍弹”。同昌公主除丧后，帝与淑妃思念不已。可及乃为《叹百年舞曲》舞人珠翠盛饰者数百人，画鱼龙地衣，用官骝五千匹。曲终乐阕，珠玑覆地，词语凄惻，闻者涕流，帝故宠之。尝于安国寺作《菩萨蛮舞》如佛降生，帝益怜之。可及尝为子娶妇，帝赐酒二银樽，启之非酒，乃金翠也。人无敢非之者，唯确与中尉西门季玄屡论之，帝犹顾待不衰。僖宗即位，崔彦昭奏逐之，死于岭表。

确累加右仆射，判度支事。在相位六年。九年罢相，检校司徒、平章事、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观察等使。以出师扞庞勋功，就加太子太师。弟汾，亦进士登第，累官尚书郎、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出为河南尹，迁检校工部尚书、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观察等使。入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弟兄并列将相之任，人士荣之。

确与毕诚俱以儒术进用，及居相位，廉俭贞苦，君子多之，称为曹、毕。

毕誠者，字存之，郢州须昌人也。伯祖构，高宗时吏部尚书。构弟栩，豐王府司马，生凌。凌为汾州长史，生匀，为协律郎。匀生誠，少孤贫，燃薪读书，刻苦自励。既长，博通经史，尤能歌诗。端悫好古，交游不杂。太和中，进士擢第，又以书判拔萃，尚书杜惊镇许昌，辟为从事。惊领度支，誠为巡官。惊镇扬州，又从之。惊入相，誠为监察，转侍御史。

武宗朝，宰相李德裕专政，出惊为东蜀节度。惊之故吏，莫敢钱送问讯，唯誠无所顾虑，问遗不绝。德裕怒，出誠为磁州刺史。宣宗即位，德裕得罪，凡被譴者皆征还。誠入为户部员外郎，分司东都，历驾部员外郎、仓部郎中。故事，势门子弟，鄙仓、驾二曹，居之者不悦。唯誠受命，恬然恭逊，口无异言，执政多之。改职方郎中，兼侍御史知杂。其年。召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迁刑部侍郎。

自大中末，党项羌叛，屡扰河西。宣宗召学士对边事。誠即援引古今，论列破羌之状。上悦，曰：“吾方择能帅，安集河西，不期颇、牧在吾禁署，卿为朕行乎？”誠忻然从命，即用誠为邠宁节度、河西供军安抚等使。誠至军，遣使告喻叛徒，诸羌率化。又以边境御戎，以兵多积谷为上策。乃召募军士，开置屯田，岁收谷三十万石，省度支钱数百万。诏书嘉之，就加检校工部尚书，移镇泽潞，充昭义节度使。二年，改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太原近胡，九姓为乱。誠明赏罚，谨斥候，期年，诸部革心。就加检校尚书左仆射，移授汴州刺史，充宣武军节度、宋毫汴观察等使。其年，入为户部尚书，领度支。月余，改礼部尚书，同平章事，累迁中书侍郎、兵部尚书、集贤大学士。

在相位三年，十月以疾固辞位，诏守兵部尚书，以其本官同平章事，出镇河中。十二月二十三日，卒于镇，时年六十二。

誠謹重，长于文学，尤精吏术。在相位，以同官任情不法，固辞而免，君子美之。

子绍颜、知颜，登进士第，累历显官。

杜审权，字殷衡，京兆人也。国初莱成公如晦六代孙。祖佐，位终大理正。佐生二子：元颖、元绛。

元颖，穆宗朝宰相。绛位终太子宾客。绛生二子：审权、蔚，并登进士第。

审权，释褐江西观察判官，又以书判拔萃，拜右拾遗，转左补阙。大中初，迁司勋员外郎，转郎中知杂。又以本官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十年，权知礼部贡举。十一年，选士三十人，后多至达官。正拜礼部侍郎。其年冬，出为陕州大都督府长史、陕虢都团练观察使，加检校户部尚书、河中尹、河中晋绛节度使。

懿宗即位，召拜吏部尚书。三年，以本官同平章事，累加门下侍郎、右仆射。九年罢相，检校司空，兼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苏杭常等州观察使。

时徐州戍将庞勋自桂州擅还，据徐、泗，大扰淮南。审权与淮南节度使令狐綯、荆南节度使崔铉，奉诏出师，犄角讨贼；而浙西馈运不绝，继破徐戎。贼平，召拜尚书左仆射。十一年，制曰：

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空、守尚书左仆射、上柱国、襄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杜审权，韵合黄钟，行真白璧。冲粹孕灵岳之秀，精明涵列宿之光，尘外孤标，云间独步。践历华贯，余二十年；鉴裁名流，凡几百辈。清切之任无不试，重难之务无不经。静而立名，严以肃物。绝分毫徇己之意，秉尺寸度量之怀。贞方饰躬，温茂缮性。俭不逼下，畏以居高。语默适时，喜愠莫见。顷罢机务，镇于金陵，值淮夷猖狂，干戈悖起。累

发猛士，挫彼贼锋；广备糗粮，助兹军食。深惟将相之大体，颇睹文武之全才。王导以萧洒之名，不忘戎事；谢安以恬淡之德，亦在兵间。及驷马来朝，擢居端揆，严重自处，恬旷不渝。虞芮之故都，前踪尚尔；郇瑕之旧地，往事依然。兼以股肱之良，为吾腹心之寄。改佩相印，更握兵符。仍五教之崇名，极一时之盛礼。可检校司徒、同平章事、河中尹，充河中晋绛节度观察等使。

数年以本官兼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观察等使，入为太子太傅，分司东都。卒，赠太师，谥曰德。

三子：让能、彦林、弘徽。

让能，咸通十四年登进士第，释褐咸阳尉。宰相王铎镇汴，奏为推官。入为长安尉、集贤校理。丁母忧，以孝闻。服阕，淮南节度使刘鄴辟掌记室，得殿中，赐绯。入为监察。牛蔚镇兴元，奏为节度判官。入为右补阙，历侍御史、起居郎、礼部、兵部员外郎。萧遘领度支，以本官判度支案。

黄巢犯京师，奔赴行在，拜礼部郎中、史馆修撰。寻以本官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谢日，面赐金紫之服，寻召充翰林学士。六飞在蜀，关东用兵，征发招怀，书诏云委。

让能词才敏速，笔无点窜，动中事机，僖宗嘉之，累迁户部侍郎。从驾还京，加礼部尚书，进阶银青光禄大夫，封建平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转兵部尚书、学士承旨。

沙陀逼京师，僖宗苍黄出幸。是夜，让能宿直禁中，闻难作，步出从驾。出城十余里，得遗马一匹，无羁勒，以绅束首而乘之。驾在凤翔，硃玫兵遽至；僖宗急幸宝鸡，近臣唯让能独从。翌日。孔纬等六七人至。邠师攻关，帝幸梁、汉，栈道为石协所毁，崎岖险阻之间，不离左右。帝顾谓之曰：“朕之失道，再致播迁。险难之中，卿常在侧，古所谓忠于所事，卿

无负矣！”让能谢曰：“臣家世历重任，蒙国厚恩，陛下不以臣愚，擢居近侍。临难苟免，臣之耻也；获扞牧圉，臣之幸也。“至褰中，加金紫光禄大夫，改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时硃玫立襄王称制，天下牧伯附之者十六七，贡赋殆绝。朝士才十数人，行帑无寸金，卫兵不宿饱。帝垂泣侧席，无如之何。让能首陈大计，请以重臣使河中，谕王重荣以大义，果承诏请雪，以图讨逆。京师平，拜特进、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进封襄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驾在凤翔，李昌符作乱，倏然变起，让能单步入侍。时朝臣受伪署者众，法司请行极法，以戒事君。让能固争之，获全者十七八。昭宗纂嗣，赐“扶危启运保义功臣”，加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封晋国公，增邑千户，仍赐铁券。诛秦宗权，许、蔡平定，加司空、门下侍郎、监修国史。昭宗郊礼毕，进位司徒、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加食邑一千户。明年，册拜太尉，加食邑一千户。

自大顺已来，凤翔李茂贞大聚兵甲，恃功骄恣。会杨复恭走山南，茂贞欲兼有梁、汉之地，亟请问罪，诏未允而出师。昭宗怒其专，不得已而从之。及山南平，诏授以茂贞镇兴元，徐彦若镇凤翔，仍割果、阆两州隶武定军。茂贞怒，上章论列，语辞不逊。又与让能书曰：

宰相之职，外抚四夷，内安百姓。阴阳不顺，犹资燮理之功；宇宙将倾，须假扶持之力。即万灵舒惨，四海安危，尽系朝纲，咸由庙算，既为重任，方属元臣。况今国步犹艰，皇居未壮。曩日九衢三市，草拥荒墟；当时万户千门，霜凝白骨。大厦倾欹而未已，沉疴绵息以无余。皆云非贤后无以拯社稷之危，非真宰无以革寰区之弊。

今明公舍筑入梦，投竿为师，践履中台，制临外阃，不究

兴亡之理，罕闻沉断之机。盖意有所不平，心有所未悟，辄思上问，愿审臧谋。

窃见杨守亮擅举干戈，阻艰西道，将图割据，吞并东川。居巴、幹为一窟豺狼，在梁、汉致十年荆棘。果闻败衄，寻挫凶狂。既前去而不谐，思却归而无地。当道与邠州见为隔绝纲运，方举问罪兵师，忽闻朝廷授武定之双旌，割果、阆之两郡，未审是何名目？酬何功劳？紊大国之纪纲，蠹天子之州县，非惟取笑于童稚，抑亦包羞于马牛。自谓奇谋，信为独见。伏虑是明公赏凶党无君之辈，挫忠臣奉国之心。要助奸邪，须摧正直。又闻公切于保位，利在安家。商量不自于中书，割割全通于内地。虽知深奥，罕测津涯，亦闻骇异群情，颇，是喧腾众口。其悖戾如此。

京师百姓，闻茂贞聚兵甲，群情恟恟，数千百人守阙门。候中尉西门重遂出，拥马论列曰：“乞不分割山南，请姑息凤翔，与百姓为主。”重遂曰：“此非吾事，出于宰相也。”昭宗怒，诏让能只在中书调发画计，不归第。月余，宰相崔昭纬阴结邠、岐为城社，凡让能出一言，即日达于茂贞、行瑜。茂贞令健兒数百人，杂市人于街。崔昭纬、郑延昌归第，市人拥肩舆诉曰：“岐帅无罪，宰相公不加讨伐，致都邑不宁。”二相舆中喻之曰：“大政圣上委杜太尉，吾等不预。”市豪褻帘熟视，又不之识，因投瓦石，击二相之舆。崔、郑下舆散走，匿身获免。是日，丧堂印公服，天子怒，捕魁首诛之，由是用兵之意愈坚。京师之人，相与藏窜，严刑不能已。让能奏曰：“陛下初临大宝，国步未安。自艰难以来，且行贞元故事，姑息藩镇。茂贞迓在国门，不宜起怨。臣料此时未可行也。”帝曰：“政刑削弱，诏令不出城门，此贾生恸哭之际也。又《书》不云乎？药不瞑眩，厥疾弗瘳。朕不能孱孱度日，坐观凌弱。

卿为我主张调发，用兵吾委诸王。”让能对曰：“陛下愤藩臣之倔强，必欲强干弱枝以隆王室，此则中外大臣所宜戮力，以成陛下之志，不宜独任微臣。”帝曰：“卿位居元辅，与朕同休共戚，无宜避事。”让能泣辞曰：“臣待罪台司，未乞骸骨者，思有以报国恩耳，安敢爱身避事？况陛下之心，宪祖之志也。但时有所不便，势有所必然。他日臣虽受晁错之诛，但不足以殄七国之患，敢不奉诏，继之以死！”

景福二年秋，上以嗣覃王为招讨使，神策将李牟副之，率禁军三万，送彦若赴镇。崔昭纬密与邠、凤结托，心害让能；言讨伐非上意，出于大尉也。九月，茂贞出军逆战，王师败于盩厔。岐兵乘胜至三桥。让能奏曰：“臣固预言之矣。请归罪于臣，可以纾难。”上涕下不能已，曰：“与卿诀矣。”即日贬为雷州司户。茂贞在临皋驿，请诛让能。寻赐死，时年五十三。驾自石门还京，念让能之冤，追赠太师。

子光义、晓，以父枉横，不求闻达。晓入梁，位亦至宰辅。

彦林、弘徽，乾符中相次登进士第。彦林，光化中累官至尚书郎、知制诰，拜中书舍人。天祐初，为御史中丞。

弘徽，累官至中书舍人，迁户部侍郎，充弘文馆学士判馆事，与兄同日被害。

刘鄴，字汉藩，润州句容人也。父三复，聪敏绝人，幼善属文。少孤贫，母有废疾，三复丐食供养，不离左右，久之不遂乡赋。

长庆中，李德裕拜浙西观察使，三复以德裕禁密大臣，以所业文诣郡干谒。德裕阅其文，倒屣迎之，乃辟为从事，管记室。母亡，哀毁殆不胜丧。德裕三为浙西，凡十年，三复皆从之。太和中，德裕辅政，用为员外郎。居无何，罢相，复镇浙西，三复从之。汝州刺史刘禹锡以宗人遇之。深重其才，尝为

诗赠三复，序曰：“从弟三复，三为浙右从事，凡十余年。往年主公入相，荐用登朝，中复从公之京口，未几而罢。昨以尚书员外郎奉使至潞，旋承新命，改辕而东。三从公皆在旧地，征诸故事，曩无其比，因赋诗饯别以志之。”又从德裕历滑台、西蜀、扬州，累迁御史中丞。会昌中，德裕用事，自谏议、给事拜刑部侍郎、弘文馆学士判馆事。

朝廷用兵诛刘稹，泽潞既平。朝议以刘从谏妻裴氏是裴问之妹，欲原之。法司定罪，以刘稹之叛，裴以酒食会潞州将校妻女，泣告以固逆谋。三复奏曰：

刘从谏苞藏逆谋，比虽已露，今推穷仆妾，尤得事情。据其图谋语言，制度服物，人臣僭乱，一至于斯。虽生前幸免于显诛，而死后已从于追戮，凡在朝野，同深庆快。且自古人臣叛逆，合有三族之诛。《尚书》曰：“乃有颠越不恭，我则剿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如此则阿裴已不得免于极法矣！又况从谏死后，主张狂谋，罪状非一。刘稹年既幼小，逆节未深，裴为母氏，固宜诚诱。若广说忠孝之道，深陈祸福之源，必冀虺毒不施，泉音全革。而乃激厉凶党，胶固叛心，广招将校之妻，适有酒食之宴；号哭激其众意，赠遗结其群情。遂使叛党稽不舍之诛，孽童延必死之命，以至周岁。方就诛夷，此阿裴之罪也。虽以裴问之功，或希减等，而国家有法，难议从轻。伏以管叔，周公之亲弟也，有罪而且诛之。以周公之贤，尚不舍兄弟之罪，况裴问之功效，安能破朝廷法耶？据阿裴废臣妾之道，怀逆乱之谋，裴问如周公之功，尚合行周公之戮。况于朝典，固在不疑。阿裴请准法。

从之。三复未几病卒。

鄴六七岁能赋诗，李德裕尤怜之，与诸子同砚席师学。大中初，德裕贬逐，鄴无所依，以文章客游江、浙。每有制作，

人皆称诵。高元裕廉察陕虢，署为团练推官，得秘书省校书郎。咸通初，刘瞻、高璩居要职，以故人子荐为左拾遗，召充翰林学士，转尚书郎中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学士承旨。

鄴以李德裕贬死珠崖，大中朝以令狐綯当权，累有赦宥，不蒙恩例。懿宗即位，綯在方镇，属郊天大赦，鄴奏论之曰：“故崖州司户参军李德裕，其父吉甫，元和中以直道明诚，高居相位，中外咸理，訏谟有功。德裕以伟望宏才，继登台衮；险夷不易，劲正无群。稟周勃厚重之姿，慕杨秉忠贞之节。顷以微累，窜于遐荒，既迫衰残，竟归冥寞。其子焯坐贬象州立山县尉。去年遇陛下布惟新之命，覃作解之恩，移授郴州郴县尉，今已殁于贬所。倘德裕犹有亲援，可期振扬，微臣固不敢上论，以招浮议。今骨肉将尽，生涯已空，皆伤柴戟之门，遽作荆榛之地；孤骨未归于茔兆，一男又没于湘江。特乞圣明，俯垂哀愍，俾还遗骨，兼赐赠官。上弘录旧之仁，下激徇公之节。”诏从之。

鄴寻以本官领诸道盐铁转运使。其年同平章事，判度支，转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累加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僖宗即位，萧放、崔彦昭秉政，素恶鄴，乃罢鄴知政事，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是日鄴押班宣麻竟，通事引鄴内殿谢，不及笏记，鄴自叙十余句语云：“霖雨无功，深愧代天之用；烟霄失路，未知归骨之期。”帝为之恻然。

黄巢渡淮而南，诏以浙西高骈代还，寻除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使，以疾辞，拜左仆射。巢贼犯长安，鄴从驾不及，与崔沆、豆卢革、象偕匿于金吾将军张直方之家。旬日，贼严切追捕，三人夜窜；为贼所得，迫以伪命，称病不应，俱为贼所害。

豆卢 象者，河东人。祖愿，父籍，皆以进士擢第。象，大中十三年亦登进士科。咸通末，累迁兵部员外郎，转户部郎中知制诰，召充翰林学士，正拜中书舍人。乾符中，累迁户部侍郎、学士承旨。六年，与吏部侍郎崔沆同日拜平章事。宣制曰，大风雷雨拔树。左丞韦蟾与王 象善，往贺之。象言及雷雨之异，蟾曰：“此应相公为霖作解之祥也。”象笑答曰：“霖何甚耶？”及巢贼犯京师，从僖宗出开远门，为盗所制，乃匿于张直方之家，遇害。识者以风雷，不令之兆也。

弟瓚、璨，皆进士登第，累历清要。瓚子革，中兴位亦至宰辅。

史臣曰：近代衣冠人物，门族昌盛，从、颀之后，实富名流。而彦曾属徐乱之秋，胤接李亡之数，计则缪矣，天可逃乎？杨、刘、曹毕诸族，门非世胄，位以艺升，伏膺典坟，俯拾青紫。而收得位求侈，以至败名。行己饬躬，此为深诫！杜氏三世辅相，太尉陷于横流，临难忘身，可为流涕。

赞曰：汉代荀、陈，我朝崔、杜。有子有弟，多登宰辅。裴士改节，杨子败名。膏粱移性，信而有征。

列传第一百二十八

赵隐 弟鹭 子光逢 光裔 光胤

张昺 子文蔚 济美 贻宪

李蔚 崔彦昭 郑畋 卢携 王徽

赵隐，字大隐，京兆奉天人也。祖植。建中末硃泚之乱，德宗幸奉天，时仓卒变起，羽卫不集，数日间贼来攻城，植以家人奴客奋力拒守，仍献家财以助军赏，天子嘉之。贼平，咸宁王浑瑊辟为推官，累迁殿中侍御史。贞元初，迁郑州刺史。郑滑节度使李融奏兼副使。十年，融病，军府之政委于植。大将宋朝晏构三军为乱，中夜火发，植与监军列卒待之。迟明，乱卒自溃，即日诛斩皆尽。帝优诏嘉之，入为卫尉少卿，三迁尚书工部侍郎。十七年，出为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岭南东道节度观察等使，卒于镇。子存约、滂。

存约，太和三年为兴元从事。是时军乱，存约与节度使李绛方宴语，吏报：“新军乱，突入府廨，公宜避之。”绛曰：“吾为帅臣，去之安往？”麾存约令遁，存约曰：“荷公厚德，获奉宾阶。背恩苟免，非吾志也。”即欲部分左右拒贼，是日与绛同遇害。

隐以父罹非祸，泣守松楸，十余年杜门读书，不应辟命。会昌中，父友当权要，敦勉仕进，方应弓招，累为从事。大中三年，应进士登第，累迁郡守、尚书郎、给事中、河南尹，历户、兵二侍郎，领盐铁转运等使。咸通末，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进阶特进、天水伯、食邑七百户。

隐性仁孝，与弟鹭尤称友悌。少孤贫，弟兄力耕稼以奉亲，造次不干亲戚。既居宰辅，不以权位自高。退朝易衣，弟兄侍母左右。岁时伏腊，公卿大臣盈门通讯，而大臣及母之荣，无如其比。乾符中罢相，检校兵部尚书、润州刺史、浙西观察等使。入为太常卿，转吏部尚书，累加尚书左仆射。广明中卒。子光逢、光裔、光胤。

弟鹭，亦以进士登第。大中末，与兄隐并践省阁。咸通初，以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转郎中，正拜中书舍人。六年，权知贡举。七年，选士，多得名流，拜礼部侍郎、御史中丞，累迁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卒。

光逢，乾符五年登进士第，释褐凤翔推官。入朝为监察御史，丁父忧免。僖宗还京，授太常博士，历礼部、司勋、吏部三员外郎，集贤殿学士，转礼部郎中。景福中，以祠部郎中知制诰，寻召充翰林学士，正拜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学士承旨。改兵部侍郎、尚书左丞，学士如故。乾宁三年，从驾幸华州，拜御史中丞，改礼部侍郎。

刘季述废立之后，宰相崔胤与黄门争权，衣冠道丧。光逢移疾，退居洛阳，闭关却扫六七年。昭宗迁洛，起为吏部侍郎，复为左丞，历太常卿。鼎没于梁，累官至宰辅，封齐国公。

光裔，光启三年进士擢第。乾宁中，累迁司勋郎中、弘文馆学士，改膳部郎中、知制诰，赐金紫之服。兄弟对掌内外制命，时人荣之。季述废立之后，光逢归洛。光裔旅游江表以避患。岭南刘隐深礼之，奏为副使，因家岭外。

光胤，大顺二年进士登第。天祐初，累官至驾部郎中。入梁，历显位。中兴用为宰辅。

张昺，字公表，河间人。父君卿，元和中举进士，词学知名，累历郡守。昺，会昌四年进士擢第，释褐寿州防御判官。

于琮布衣时，客游寿春，郡守待之不厚。裼以琮衣冠子，异礼遇之。琮将别，谓裼曰：“吾饷逆旅翁五十千，郡将之惠不登其数，如何？”裼方奉母，家贫，适得俸绢五十匹，尽以遗琮，约曰：“他时出处穷达，交相恤也。”裼累辟太原掌书记。大中朝，琮为翰林学士，俄登宰辅，判度支。琮召裼为司勋员外郎、判度支。寻用为翰林学士，转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学士承旨。咸通末，琮为韦保衡所构，逐，裼坐贬封州司马。保衡诛，琮得雪。裼量移入朝，为太子宾客，迁吏部侍郎、京兆尹。乾符三年，出为华州刺史。其年冬，检校吏部尚书、郢州刺史、天平军节度观察等使。四年，卒于镇，时年六十四。子文蔚、济美、贻宪。

文蔚，乾符二年进士擢第，累佐使府。龙纪初，入朝为尚书郎。乾宁中，以祠部郎中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赐紫。崔胤擅朝政，与蔚同年进士，尤相善，用为翰林学士、户部侍郎，转兵部。从昭宗迁洛阳。辉王时，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入梁，卒。

济美、贻宪，相继以进士登第。贻宪覆试落籍，为户部巡官、集贤校理。

李蔚，字茂休，陇西人。祖上公，位司农卿，元和初为陕虢观察使。父景素，太和中进士。蔚，开成末进士擢第，释褐襄阳从事。会昌末调选，又以书判拔萃，拜监察御史，转殿中监。大中七年，以员外郎知台杂，寻知制诰，转郎中，正拜中书舍人。咸通五年，权知礼部贡举。六年，拜礼部侍郎，转尚书右丞。

懿宗奉佛太过，常于禁中饭僧，亲为赞呗。以旃檀为二高座，赐安国寺僧彻，逢八饭万僧。蔚上疏谏曰：

臣闻孔丘，圣者也，言则引周任之言；苻融，贤者也，谏

必称王猛之议。诚以事求师古，词贵达情。陛下自缵帝图，克崇佛事，止当修外，未甚得中。臣略采本朝名臣启奏之言，以证奉佛初终之要。

天后时，曾营大像，功费百万，狄仁杰谏曰：“夫宝铈殫于缀饰，瑰材竭于轮奂。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来，皆从地出；非苦百姓，物何以求？物生有时，用之无度；臣每思惟，实所悲痛。至如往在江表，像法盛兴；梁武、简文，施舍无限。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列刹盈衢，无救危亡之祸；缁衣蔽路，岂益勤王之师？况近年以来，风尘屡扰；水旱失节，征役稍繁。必若多费官财，又苦人力，一隅有难，将何以救？”

“此切当之言一也。

中宗时，公主外戚，奏度僧尼，姚崇谏曰：“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佛图澄最贤，无益于后赵；罗什多艺，不救于姚秦。何充、苻融，皆遭败灭；齐襄、梁武，未免灾殃。但志发慈悲，心行利益，若苍生安乐，即是佛身。”此切当之言二也。

睿宗为金仙、玉真二公主造二道宫，辛替否谏曰：“自夏以来，淫雨不解，谷荒于垆，麦烂于场。入秋以来，亢旱为灾，苗而不实，霜损虫暴，草菜枯黄；下人咨嗟，未加赈贷。陛下爱两女而造两观，烧瓦运木，载土填沙。道路流言，皆云用钱百万。陛下圣人也，远无不知；陛下明君也，细无不见！既知且见，知仓有几年之储？库有几年之帛？知百姓之间可存活乎？三边之士可转输乎？今发一卒扞以边陲，追一兵以卫社稷，多无衣食，皆带饥寒；赏赐之间，迥无所出。军旅骤败，莫不由斯。而陛下破百万贯钱，造不急之观，以贾六合之怨，以违万人之心。”此切当之言三也。

替否又谏造寺曰：“释教以清净为基，慈悲为主。常体道以济物，不利己而害人。每去己以全真，不营身以害教。今三

时之月，筑山穿池，损命也；殫府虚藏，损人也；广殿长廊，营身也。损命，则不慈悲，损人，则不济物，营身，则不清净。岂大圣至神之心乎？佛书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臣以为减雕琢之费以赈贫人，是有如来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虫，是有如来之仁；罢营葺之直以给边陲，是有汤武之功；回不急之禄以购清廉，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缓其所急，急其所缓；亲未来而疏见在，失真实而冀虚无。重俗人之所为，轻天子之功业，臣实痛之！”此切当之言四也。

臣观仁杰，天后时上公也；姚崇，开元时贤相也；替否，睿宗之直臣也。臣每览斯言，未尝不废卷而太息，痛其言之不行也。

伏以陛下深重缙流，妙崇佛事，其为乐善，实迈前踪。但细详时代之安危，渺鉴昔贤之敷奏，则思过半矣，道远乎哉！臣过忝渥恩，言亏匡谏，但举从绳之义，少裨负宸之明。营缮之间，稍宜停减。

优诏嘉之。寻拜京兆尹、太常卿。

寻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书侍郎，与卢携、郑畋同辅政。罢相，出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入为吏部尚书，加检校尚书右仆射、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观察等使。咸通十四年，转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乾符三年受代，百姓诣阙乞留一年，从之。四年，复为吏部尚书，寻迁检校司空、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六年，河东军乱，杀崔季康，诏以邠宁李侃镇太原，军情不伏。以蔚尝为太原从事，军民怀之。八月，以蔚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其年十月到镇，下车三日，暴病卒。

弟綰，从兄绘，累官至刺史。

蔚三子：渥、洵、泽。

渥，咸通末进士及第，释褐太原从事，累拜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光化三年，选贡士。洵至福建观察使。

崔彦昭，字思文，清河人。父岂。彦昭，大中三年进士擢第，释褐诸侯府。咸通初，累迁兵部员外郎，转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再迁户部侍郎，判本司事。

彦昭长于经济，儒学优深，精于吏事。前治数郡，所莅有声，动多遗爱。十年，检校礼部尚书、孟州刺史、河阳怀节度使，进阶金紫。十二年正月，加检校刑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管内观察等使。

时徐、泗用兵之后，北戎多寇边，沙陀诸部动干纪律。彦昭柔以恩惠，来以兵威，三年之间，北门大治，军民歌之。考满受代，耆老数千诣阙乞留。诏报曰：“彦昭早著令名，累更剧任。入司邦计，开张用经纬之文；出统藩维，抚驭得韬铃之术。自临并部，隐若长城。但先和众安人，不欲恃险与马。遂致三军百姓，沥恳同词，备述政能，唯恐罢去。顾兹重镇，方委长材。既获便安，未议移替，想当知悉。”

僖宗即位，就加检校吏部尚书。时赵隐、高璩知政事，与彦昭同年进士，荐彦昭长于治财赋。十五年三月，召为吏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乾符初，以本官同平章事、判度支。

先是，杨收、路岩、韦保衡皆以朋党好赂得罪。萧㮮放秉政，颇革前弊。而彦昭辅政数月，百职斯举，察而不烦，士君子称之。二年，因其转官，僖宗诚曰：

彦昭历试有劳，金谐无愧。涉于六月，秉是一心。修乃文可以兴文教，励乃武可以成武功。重整前规，两司大计，清能壁立，政乃风行。奸欺屏绝于多歧，请托销摧于正议。不烦内库，有助涓毫；不假外藩，有进丝发。军食所入，余剩于明年；郊庙所供，克办于今岁。颇符神化，真谓庙谋。不有良臣，安

能富国？宜酬勋于黄阁，俾正位于紫垣。敬服诚词，永坚茂业，呜呼！秉钧之道，何所难哉；覆军之涂，近已多矣！与其树党，不若修身；与其收恩，不如秉直。买暂胜者；貽其永败，沽小智者，囊其大愚。不贵及人，唯争自我；初诚润屋，寻以危家。金玉满堂，莫之能守，纵经营而得位，用枉挠而当辜。唯尔选自朕心，采于人望。宣诏既毕，闲门未知，来遂奔车，退无私谢。独

推元老，曾请急征；以守道而自臻，实荣亲之最重。尔其坚持正直，允执规程。但畏幽阴，必归公当。甘言可惮，叙往可嗤。奖善须明，惩奸须锐。利于人者，虽难必举；利于己者，虽易勿为。频念孤寒，每思耕织，常自勤于数事，便有望于中兴。彰朕知臣，在卿匡国，必使恩从下布，法自上行。但立直标，终无曲影。苟致我于尧、舜，亦比尔于皋、夔。可中书侍郎，依前判度支事。

彦昭事母至孝，虽位居宰辅，退朝侍膳，与家人杂处，承奉左右，未尝高言。岁时庆贺，公卿拜席，时人荣之。累迁门下侍郎，兼刑部尚书，充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与郑畋、李蔚同知政事，三加兼官，皆领度支如故。进阶特进，累兼尚书右仆射。罢相，历方镇，以太子太保分司卒。子保谦。

郑畋，字台文，荥阳人也。曾祖邻，祖穆，父亚，并登进士第。亚，字子佐，元和十五年擢进士第，又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制科。吏部调选，又以书判拔萃，数岁之内，连中三科。聪悟绝伦，文章秀发。李德裕在翰林，亚以文干谒，深知之。出镇浙西，辟为从事。累属家艰，人多忌嫉，久之不调。会昌初，始入朝为监察御史，累迁刑部郎中。中丞李回奏知杂，迁谏议大夫、给事中。五年，德裕罢相镇渚宫，授亚正议大夫，出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都防御经略使。大中二年，吴

汝纳诉冤，德裕再贬潮州，亚亦贬循州刺史，卒。

畋年十八，登进士第，释褐汴宋节度推官，得秘书省校书郎。二十二，吏部调选，又以书判拔萃。授渭南尉、直史馆事。未行，亚出桂州，畋随侍左右。大中朝，白敏中、令狐綯相继秉政十余年，素与德裕相恶。凡德裕亲旧多废斥之，畋久不偕于士伍。咸通中，令狐綯出镇，刘瞻镇北门，辟为从事。入朝为虞部员外郎。右丞郑薰，令狐之党也，摭畋旧事覆奏，不放入省，畋复出为从事。五年，入为刑部员外郎，转万年令。九年，刘瞻作相，荐为翰林学士，转户部郎中。

畋以久罹摈弃，幸承拔擢，因授官自陈曰：“臣十八进士及第，二十二书判登科。此时结绶王畿，便贮青云之望。泊一沉风水，久换星霜，厌外府之樽罍，渴明庭之礼乐。咸通五年，方始登朝。若匪遭逢圣君，无以发扬幽迹。臣任刑部员外郎日，累于阁内对扬。去冬蒙擢宰万年，又得延英中谢。倾藿幸依于白日，舍盆终睹于青天。昨以京县浩穰，苦心为政，疲羸粗息，强御无踪。方专宰字之心，用副忧勤之化。陛下过垂采听，超授恩荣，擢于百里之中，致在三清之上。才超翰苑，遽改郎曹。

寻加知制诰，又自陈曰：“臣会昌二年，进士及第，大中首岁，书判登科。其时替故昭义节度使沈询作渭南尉；两考罢免，杨收以结绶替臣。询则备历显荣，歿经数载；收则宠极台辅，绌已三年。臣则外困宾筵，内甘散秩，仰窥霄汉，空叹云泥。虽云赋命屯奇，实以遭人排忌。”其因事自洗涤如此。

俄迁中书舍人。十年，王师讨徐方，禁庭书诏旁午。畋洒翰泉涌，动无滞思，言皆破的，同僚阁笔推之。寻迁户部侍郎。庞勋平，以本官充承旨。畋以德望先达，沦滞久之。既冠禁庭，当为宰辅，因谢承旨自陈曰：“禁林素号清严，承旨尤称峻重。

偏膺顾问，首冠英贤。今之宰辅四人，三以此官腾跃，其为盛美，更异寻常。岂谓凡流，继兹芳躅，臣所以忧不称承旨之任也。至若继刘瞻之慎密，守保衡之规程，沥恳事君，披肝翊圣。以贞方为介胄，用忠信作藩篱。丹青帝文，金玉王度，臣亦不敢让承旨之职。况沉舟坠羽，因圣主发扬，有薄艺微才，受鸿恩知遇。再周寒暑，六忝官荣，由郎吏以至于贰卿，自末僚而迁于上列。”其切于大用如此。

其年八月，刘瞻以谏囚医工宗族，罢相，出为荆南节度使。畋草制过为美词。懿宗省之甚怒，责之曰：“畋顷以行迹玷秽，为时弃捐，朝籍周行，无阶践历。竟因由径，遂致叨居，尘忝既多，狡蠹尤甚。且居承旨，合体朕怀。一昨刘蟾出藩，朕岂无意？尔次当视草，过为美词。逞谄诡于笔端，笼爱憎于形内。徒知报瞻欬唾之惠，谁思蔑我拔擢之恩？载详言伪而坚，果明同恶相济。人之多僻，一至于斯！宜行窜逐之科，用屏回邪之党。可梧州刺史。”

僖宗即位，召还。授右散骑常侍，改兵部侍郎。乾符四年，迁吏部侍郎。寻降制曰：“顷者时郁正途，权归邪幸。尔畋执心无惑，秉节被谗，征复驾行，愈洽人望。既负弥纶之业，宜居辅弼之司。可本官同平章事。”僖宗上尊号礼毕，进加中书侍郎，进阶特进，转门下侍郎，兼礼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

五年，黄巢起曹、郢，南犯荆、襄，东渡江、淮，众归百万，所经屡陷郡邑。六年，陷安南府据之。致书与浙东观察使崔璆，求郢州节钺。璆言贼势难图，宜因授之，以绝北顾之患。天子下百僚议。初，黄巢之起也，宰相卢携以浙西观察使高骈素有军功，奏为淮南节度使，令扼贼冲。寻以骈为诸道行营都统。及崔璆之奏，朝臣议之。有请假节以纾患者。畋采群议，欲以南海节制縻之。携以始用高骈，欲立奇功以图胜。携曰：

“高骈将略无双，淮士甲兵甚锐。今诸道之师方集，蕞尔纤寇，不足平殄。何事舍之示怯，而令诸军解体耶！”敕曰：“巢贼之乱，本因饥岁。人以利合，乃至实繁。江、淮以南，荐食殆半。国家久不用兵，士皆忘战；所在节将，闭门自守，尚不能枝。不如释咎包容，权降恩泽。彼本以饥年利合，一遇丰岁，孰不怀思乡土？其众一离，则巢贼几上肉耳，此所谓不战而屈人兵也！若此际不以计攻，全恃兵力，恐天下之忧未艾也。”

群议然之，而左仆射于琮曰：“南海有市舶之利，岁贡珠玑。如今妖贼所有，国藏渐当废竭。”上亦望骈成功，乃依携议。及中书商量制敕，敕曰：“妖贼百万，横行天下，高公迂延玩寇，无意翦除，又从而保之，彼得计矣。国祚安危，在我辈三四人画度。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税驾之所矣！”携怒，拂衣而起，袂染于砚，因投之。僖宗闻之怒，曰：“大臣相诟，何以表仪四海？”二人俱罢政事，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广明元年，贼自岭表北渡江、浙，虜崔璆，陷淮南郡县。高骈止令张璘控制冲要，闭壁自固。天子始思敕前言，二人俱征还，拜敕礼部尚书。寻出为凤翔陇右节度使。是冬，贼陷京师，僖宗出幸。敕闻难作，候驾于斜谷迎谒，垂泣曰：“将相误陛下，以至于此。臣实罪人，请死以惩无状。”上曰：“非卿失也。朕以狂寇凌犯，且驻蹕兴元。卿宜坚扼贼冲，勿令滋蔓。”敕对曰：“臣心报国，死而后已，请陛下无东顾之忧。然道路艰虞，奏报梗涩，临机不能远禀圣旨，愿听臣便宜从事。”上曰：“苟利宗社，任卿所行。”敕还镇，搜乘补卒，缮修戎仗，浚饰城垒。尽出家财以散士卒。昼夜如临大敌。

中和元年二月，贼将尚让、王璠率众五万，欲攻凤翔。敕预知贼至，令大将李昌言等伏于要害。贼以敕儒者，必不能拒，步骑长驱，部伍不整。敕以锐卒数千，陈于高冈，虚立旗帜，

延袤数里。距贼十余里，伐鼓而阵。贼不之测众寡，始欲列卒而阵，后军未至，而昌言等发伏击之，其众大挠。日既晡矣，岐军四合，追击于龙尾陂，贼委兵仗自溃，斩馘万计，得其铠仗，岐军大振。天子闻之，谓宰相曰：“予知畋不尽儒者之勇，甚慰予怀。”即授畋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充京西诸道行营都统。

时畿内诸镇禁军尚数万，贼巢污京师后，众无所归。畋承制招谕，诸镇将校皆萃岐阳。畋分财以结其心，与之盟誓，期匡王室。又传檄天下曰：

凤翔陇右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京西诸道行营都统、上柱国、荥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郑畋，移檄告诸藩镇、郡县、侯伯、牧守、将吏曰：夫屯亨有数，否泰相沿，如日月之蔽亏，似阴阳之愆伏。是以汉朝方盛，则莽、卓肆其奸凶；夏道未衰，而羿、浞骋其残酷。不无僭越，寻亦诛夷。即知妖孽之生，古今难免。代有忠贞之士，力为匡复之谋。我国家应五运以承乾，躋三王之垂统，绵区饮化，匝宇归仁。十八帝之鸿猷，铭于神鼎；三百年之睿泽，播在人谣。加以政尚宽弘，刑无枉滥，翼翼勤行于王道，孜孜务恤于生灵。足可传宝祚于无穷，御瑶图于不朽。

近岁螟蝗作害，旱延灾，因令无赖之徒，遽起乱常之暴。虽加讨逐，犹肆猖狂。草贼黄巢，奴仆下才，豺狼丑类。寒耕热耨，不励力于田畴；媮食靡衣，务偷生于剽夺。结连凶党，驱迫平人，始扰害于里闾，遂侵袭于郡邑。属以藩臣不武，戎士贪财，徒加讨逐之名，竟作迁延之役。致令滋蔓，累有邀求。圣上爱育情深，含弘道广，指万方而罪己，用百姓以为心。假以节旄，委之藩镇，冀其俊革，免困疲羸。而殊无犬马之诚，但恣虫蛇之毒。剽掠我征镇，覆没我京都，凌辱我衣冠，屠残

我士庶。视人命有同于草芥，谓大宝易取如弈棋。而乃窃据宫闱，伪称名号。烂羊头而拜爵，续狗尾以命官。燕巢幕以夸安，鱼在鼎而犹戏。殊不知五侯拗怒，期分项羽之尸；四冢既成，待葬蚩尤之骨。犹复广侵田宅，滥渎货财，比溪壑以难盈，类乌鸢而纵攫。茫茫赤县，仅同夷貊之乡；惴惴黔黎，若在狴牢之内。固已人神共怒，行路伤心。

畋谬领藩垣，荣兼将相，每枕戈而待旦，常泣血以忘餐；誓与义士忠臣，共翦狐鸣狗盗。近承诏命，会合诸军。皇帝亲御六师，即离三蜀；霜戈万队，铁马千群；雕虎啸以风生，应龙骧而云起。淮南高相公，会关东诸道百万雄师，计以夏初，会于关内。畋与泾原节度使程宗楚、秦州节度使仇公遇等，已驱组练，大集关畿；争麾陇右之蛇矛，待扫关中之蚁聚。而吐蕃、党项以久被皇化，深愤国讎，愿以沙漠之军，共献荡平之捷。此际华戎合势，藩镇连衡，旌旗灿烂于云霞，剑戟晶荧于霜雪。莫不持绳待试，贾勇争先；思垂竹帛之功，誓雪朝廷之耻。矧兹残孽，不足殄除。况诸道世受国恩，身縻好爵，皆贮匡邦之略，咸倾致主之诚。自函、洛构氛，銮舆避狄，莫不指铜驼而皆裂，望玉垒以魂销。闻此勤王，固宜投袂。更希愤激，速殄寇讎。永图社稷之勋，以报君亲之德，迎銮反正，岂不休哉。

时驾在坤维，音驿阻绝，以为朝廷无能复振。及畋传檄，诸藩耸动，各治勤王之师，巢贼闻之大惧。自是贼骑不过京西。当时非畋扼贼之冲，褒、蜀危矣。寻进位检校司空。

其年冬，畋暴病，以岐山方御贼冲，宜须骁将镇守，表荐大将李昌言，诏可之。诏畋赴行在。二年正月至成都，以王铎代畋将兵收复。畋寻以仆射平章事，以疾，久之不拜，累表乞解机务。二年冬，罢相，授太子少保。僖宗以畋子给事中凝绩

为陇州刺史，诏侍畋就郡养疾，薨于郡舍，时年五十九。

光启末，李茂贞授凤翔节度使。畋会兵时，茂贞为博野军小校在奉天，畋尽召其军至岐下，以茂贞勤于军旅，甚奇之，委以游宴之任。至是，茂贞思畋奖待之恩，上表论之曰：

臣伏见当道故检校司空、同平章事郑畋，瑞应星精，祥开月角；建洪炉于圣代，成庶绩于明昌。凤毛方浴于春池，龙节忽移于右辅。旋以群鸥啸聚，万蜎锋攒，苍黄而玉辂省方，次第而金门彻钥。九州相望，初犹豫以从风；百辟无归，半狐疑而委质。而畋冲冠怒发，投袂治兵；罗剑戟于樽前，练貔貅于阃外。坎牲誓众，衅鼓出师；驰羽檄于四方，畅皇威于万里。身维地轴，决横流而尽入东溟；手正天关，扫妖星而重尊北极。及至囊沙减灶，伐鼓扬旌；四凶方侈于兽心，一阵尽涂于龙尾。大振建瓴之捷，只于反掌之间。不期天柱朝摧，将星夜陨；竹帛徒书于茂烈，松楸未焕于易名。臣始仕从戎，爰承指顾，稟三令五申之戒，预一匡九合之谋。今则谬以微功，获居重镇。寻武侯之遗爱，城垒宛然；念叔子之高踪，涕零何极？伏冀特加赠谥，以慰泉扃。

昭宗嘉之，诏赠司徒，谥曰文昭。

畋文学优深，器量弘恕。美风仪，神彩如玉，尤能赋诗。与人结交，荣悴如一。始为员外郎，为郑薰不放省上，畋不以为憾。及畋作相，薰子为郎，畋特奖拔为给事中，列曹侍郎。其以德报怨，多此类也。

子凝绩，景福中历刑部、户部侍郎。

卢携，字子升，范阳人。祖损。父求，宝历初登进士第，应诸府辟召。位终郡守。携，大中九年进士擢第，授集贤校理，出佐使府。咸通中，入朝为右拾遗、殿中侍御史，累转员外郎中、长安县令、郑州刺史。召拜谏议大夫。乾符初，以本官召

充翰林学士，拜中书舍人。乾符末，加户部侍郎、学士承旨。四年，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累加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弘文馆大学士。

五年，黄巢陷荆南、江西外郭及虔、吉、饶、信等州，自浙东陷福建，遂至岭南，陷广州，杀节度使李岩，遂抗表求节钺。初，王仙芝起河南，携举宋威、齐克让、曾衮等有将略，用为招讨使。及宋威杀尚君长，致贼充斥。朝廷遂以宰臣王铎为都统，携深不悦。浙帅崔璆等上表，请假黄巢广州节钺，上令宰臣议。携以王铎为统帅，欲激怒黄巢，坚言不可假贼节制，止授率府率而已。与同列郑畋争论，投砚于地。由是两罢之，为太子宾客分司。

六年，高骈大将张麟频破贼。携素待高骈厚，常举可为统帅。天子以骈立功，复召携辅政。及王铎失守，罢都统，以高骈代之。由是自潼关以东，汝、陕、许、邓、汴、滑、青、兖皆易帅。王铎、郑畋所授任者，皆易之。携内倚田令孜，外以高骈为援，朝廷大政，高下在心。时携病风，精神恍惚。政事可否，皆决于亲吏温季修，货贿公行。及贼扰淮南，张麟被杀，而许州逐帅，浥水兵溃。朝廷震惧，皆归罪于携。及贼陷潼关，罢携相，为太子宾客，是夜仰药而死。

子晏，天祐初，为河南县尉，为柳璨所杀。

王徽，字昭文，京兆杜陵人，其先出于梁魏。魏为秦灭，始皇徙关东豪族实关中，魏诸公子徙于霸陵。以其故王族，遂为王氏。后周同州刺史熊徽之十代祖，葬咸阳之凤岐原，子孙因家焉。曾祖择，从兄易从，天后朝登进士第。从弟明从、言从，睿宗朝并以进士擢第。昆仲四人，开元中三至凤阁舍人，故时号“凤阁王家”。其后，易从子定，定子逢，逢弟仲周，定兄密，密子行古，行古子收，收子超，皆以进士登第。王氏

自易从已降，至大中朝登进士科者，一十八人；登台省，历牧守、宾佐者，三十余人。择从，大足三年登进士第，先天中，又应贤良方正制举，升乙第，再迁京兆土曹参军，充丽正殿学士。祖察，至德二年登进士第，位终连州刺史。父自立，位终缙氏令。

徽大中十一年进士擢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户部侍郎沈询判度支，辟为巡官。宰相徐商领盐铁，又奏为参佐。时宣宗诏宰相于进士中选子弟尚主，或以徽籍上闻。徽性冲淡，远势利，闻之忧形于色。徽登第时，年逾四十，见宰相刘 彖哀祈，具陈年已高矣，居常多病，不足以尘污禁裔。 彖于上前言之方免。从令狐綯历宣武、淮南两镇掌书记，得大理评事。召拜右拾遗，前后上疏论事二十三，人难言者必犯颜争之，人士翕然称重。

会徐商罢相镇江陵，以徽旧僚，欲加奏辟而不敢言。徽探知其旨，即席言曰：“仆在进士中，荷公重顾，公佩印临戎，下官安得不从？”商喜甚，奏授殿中侍御史，赐绯，荆南节度判官。

高湜时持宪纲，奏为侍御史知杂，兼职方员外郎，转考功员外。时考簿上中下字殊书，吏缘为奸，多有揩改。徽白仆射，请以墨书，遂绝奸吏之弊。宰相萧 放以徽明于吏术，尤重之。乾封初，迁司封郎中、长安县令。学士阙人， 放用徽为翰林学士，改职方郎中、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延英中谢，面赐金紫，迁户部侍郎、学士承旨。改兵部侍郎、尚书左丞，学士承旨如故。

广明元年十二月三日，改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是日，黄巢入潼关，其夜僖宗出幸。徽与同列崔沆、豆卢 彖、仆射于琮，至曙方知车驾出幸，遂相奔驰赴行在。徽夜落荆榛中，坠

于崖谷，为贼所得，迫还京师。将授之伪命，徽示以足折口喑，虽白刃环之，终无惧色。贼令舆归第，命医工视之。月余，守视者稍怠，徽乃杂于负贩，窜之河中，遣人间道奉绢表入蜀。

天子嘉之，诏授光禄大夫，守兵部尚书。将赴行在，寻诏徽以本官充东面宣慰催阵使。时王铎都统行营兵马在河中，累年未能破贼。徽与行营都监杨复光谋，赦沙陁三部落，令赴难。其年夏，代北军至，决战累捷，收复京师，以功加尚书右仆射。

光启中，潞州军乱，杀其帅成麟，以兵部侍郎郑昌图权知昭义军事。时孟方立割据山东三州，别为一镇。上党支郡，唯泽州耳，而军中之人多附方立，昌图不能制。宰相奏请以重臣镇之，乃授徽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泽潞邢洺磁观察等使。时銮辂未还，关东聚盗。而河东李克用与孟方立方争泽潞。以朝廷兵力必不能加，上表诉之曰：

臣闻量才授任，本切于安人；奉上推忠，莫先于体国。臣早逢昌运，备历华资，止仗竭诚，幸无躁迹。六年内置，虽叨侍从之荣；一日台司，未展匡扶之志。敢忘急病，用副忧勤。况重镇兵符，元戎相印，特膺宠寄，出自宸衷，岂合惮劳，更陈衷款。但以郑昌图主留累月，将结深根；孟方立专据三州，转成积衅。招其外则潞人胥怨，抚其内则邢将益疑。祸方炽于既焚，计奈何于已失。须观胜负，乃决安危。欲遵命而勇行，则寝与百虑；思奉身而先退，则事体两全。伏乞圣慈，博求廷议，择其可付，理在从长。免微臣负怀宠之讥，使上党破必争势。触藩知难，庶无愧于前言；报国图功，岂无伸于此日。

天子乃以昌图镇之，以徽为诸道租庸供军等使，余官如故。

时京师收复之后，宫寺焚烧，园陵毁废，故车驾久而未还。乃以徽为大明宫留守、京畿安抚制置、修奉园陵等使。徽方治财赋，又兼制置，王畿之人，大半流丧，乃招合遗散，抚之如

子。数年之间，版户稍葺，东内斋阁，缮完有序。徽拜表请车驾还京，曰：“昨者狂寇将逃，延灾方甚。而端门凤峙，镇福地而独存；王气龙盘，郁祥烟而不散。足表宗祧降祉，临御非遥。今虽初议修崇，未全壮丽，式示卑宫之俭，更凝馭道之尊。且肃宗才见捷书，便离岐下；德宗虽当盛暑，不驻汉中。故事具存，昌期难缓，愿回銮辂，早复京师。臣谬以散材，叨膺重寄，闭阁深念，拜章累陈。审时事之安危，系庙谋之得失。臣虽随宜制置，竭力抚綏，如或銮驾未回，必恐人心复散。纵成微效，终负殊私。势有必然，理宜过虑。以兹淹驻，转失机宜。实希永挂宸聪，亟还清蹕。”帝深嘉纳，进位检校司空、御史大夫，权知京兆尹事。

中外权臣，遣人治第京师。因其乱后，多侵犯居人，百姓告诉相继。徽不避权豪，平之以法。由是残民安业，而权幸侧目恶其强。乃以其党薛杞为少尹，知府事。杞方居父丧，徽执奏不令入府。权臣愈怒，奏罢徽使务，以本官征赴行在。寻授太子少师，移疾退居蒲州。满十旬，请罢。僖宗还宫，复授太子少师，疾，未任朝谒。宰相以徽怨望，奏贬集州刺史，徽乃舆疾赴贬所。不旬日，沙陀逼京师，僖宗出幸宝鸡，而军容田令孜得咎。天子以徽无罪，召拜吏部尚书，封琅邪郡侯，食邑千户。徽将赴行在，而襄王僭伪。邠、岐兵士，追逼乘舆。天子幸汉中，徽不能进。李福伪制至河中府，召徽赴阙。徽托以风疾，不能步履。福将僭号，逼内外臣僚署誓状。徽称臂缓，不能秉笔，竟不署名。

硃玫既诛，天子自褒中还，至凤翔，召徽拜御史大夫。车驾还宫，徽上章，以足膝风痹，不任朝拜，乞除散秩，复授太子少师。及便殿中谢，昭宗顾瞻进对，曰：“王徽神气尚强，安可自便？”乃改授吏部尚书。大乱之后，铨选失绪，更为奸

蠹，有重叠补拟者。徽从初注授，便置手历，一一检视，人无拥滞，内外称之。进位检校司空，守尚书右仆射。大顺元年十二月卒，赠太尉，谥曰贞。

子三人：椿、樗、松。

史臣曰：议兵之难，古无百胜，盖以行权制变，法断在于临机；出奇无穷，声实悬于中的。昔晋国之平孙皓，贾公闾坚沮渡江；吴人欲拒曹瞒，张辅吴终惭失策。彼之贤俊，未免悔尤。况卢子升平代书生，素迷军志，只保高骈之平昔，不料高骈之苞藏；以全力困黄巢，毒流赤县，绝吭仰药，何所补焉？台文气激壮图，志摅宿愤，慷慨誓众，叱咤临戎；竟扼贼喉，以康天步，谓之不武，斯焉取斯？崔、赵以鼎职奉亲，天伦并达，积庆垂裕，播美士林。徽志吐盗泉，脱身虎口，功名不坠，君子多之。

赞曰：武以伸威，谋以制敌。何必临戎，陈师衽席。高骈玩寇，卢携保奸。圣断一误，崎岖剑山。

列传第一百二十九

萧遘 孔纬 韦昭度 崔昭纬 张濬 硃朴 郑綮 刘崇望
兄崇龟 弟崇鲁 崇谟 徐彦若 陆扈 柳璨

萧遘，兰陵人。开元朝宰相太师徐国公嵩之四代孙。嵩生衡。衡生复，德宗朝宰相。复生湛。湛生寘，咸通中宰相。寘生遘，以咸通五年登进士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太原从事。入朝为右拾遗，再迁起居舍人。与韦保衡同年登进士第，保衡以幸进无艺，同年门生皆薄之。

遘形神秀伟，志操不群。自比李德裕，同年皆戏呼“太尉”，保衡心衔之。及保衡作相，倚遘之失，贬为播州司马。途经三峡，维舟月夜赋诗自悼。虑保衡见害，遽有神人谓之曰：“相公勿忧，予当御侮奉卫。”遘心异之。过峡州，经白帝祠，即所睹之神人也。

保衡诛，以礼部员外郎征还，转考功员外郎、知制诰。乾符初，召充翰林学士，正拜中书舍人，累迁户部侍郎、翰林承旨。

黄巢犯阙，僖宗出幸，以供馈不给，须近臣掌计，改兵部侍郎、判度支。中和元年三月，自褒中幸成都，次绵州。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书侍郎，累兼吏部尚书、监修国史。

遘少负大节，以经济为己任。洎处台司，风望尤峻，奏对朗拔，天子器之。光启初，王纲不振。是时天下诸侯，半出群盗；强弱相噬，怙众邀宠，国法莫能制。

有李凝古者，从支详为徐州从事。详为衙将时溥所逐，而宾佐陷于徐。及溥为节度使，因食中毒。而恶凝古者谮之，云为支详报讎行鸩。溥收凝古杀之。凝古父损，时为右常侍，溥上章披诉，言损与凝古同谋。内官田令孜受溥厚赂，曲奏请收损下狱。中丞卢渥附令孜，锻炼其狱。侍御史王华嫉恶，坚执奏证损无罪。令孜怒，奏移损付神策狱按问，王华拒不奉诏，奏曰：“李损位居近侍，当死即死，安可取辱于黄门之手？”遽非时进状，请开延英，奏曰：“李凝古行鸩之谋，其事暧昧，已遭屠害，今不复论。李损父子相别三四年，音问断绝，安得诬罔同谋？时溥恃勋坏法，凌蔑朝廷，而抗表请按侍臣，悖戾何甚？厚诬良善，人皆痛心。若李损罗织而诛，行当便及臣等。”帝为之改容，损得免，止于停任。

时田令孜专总禁军，公卿僚庶，无不候其颜色，唯遽以道自处，未尝屈降。是年冬，令孜奏安邑两池盐利，请直属禁军。王重荣上章论列。乃奏移重荣别镇。重荣不受，令孜请率禁军讨之。重荣求援于太原，李克用引军赴之，拒战沙苑，禁军大败，逼京城。僖宗惧，出幸凤翔。诸藩上章抗论令孜生事，离间方面。遽素恶令孜，乃与裴澈致书召硃玫。玫以邠州之军五千迎驾，仍与河中、太原修睦，请同匡王室。由是，诸镇继上章，请驾还京。令孜闻玫军至，迫胁天子幸陈仓。时僖宗仓卒出城，夜中百官不及扈从。玫怒令孜弄权，又以天子不谅其忠，语辞怨望，乃诉于遽曰：“主上六年奔播，百端艰险。中原土庶，与贼血战，肝脑涂地，十室九空。比至收复京都，十亡七八。残民遗老，方喜车驾归宫。主上不念生灵转输之劳，甲士血战之效，将勤王之功业，为敕使之宠荣；而更志在乱邦，与国生事，召戎结怨，不自他人。昨奉指踪，径来奔问，不蒙见信，翻类胁君。古者忠而获罪，正如此也！吾等报国之心极矣！

战贼之力殫矣！安能垂头叠翼，喘喘于阉寺之手哉！《春秋》之义，丧君有君。相国徐思其宜，改图可也。” 邁曰：“主上临御十余年，未闻过行。比来丧乱播越，失于授任非才。近年令孜掣肘，动不如意，上每言之，流涕不已。昨去陈仓，上无行意，令孜陈兵帐下，列卒阶前，造次迫行，不容俟旦。静言此贼，罪不容诛。至尊之心，孰不深鉴？足下乃心王室，止有归兵还镇，拜表迎銮，德业功名，益光图史。舍此已往；理或未安。改图之言，未敢闻命。” 孜曰：“李家王子极多，有天下者，岂一王哉？” 邁曰：“废立危事，虽有伊尹、霍光之贤，尚贻后悔。古人云：‘勿为福始，勿为祸先。’如公矢谋，未见其利。” 孜退而宣言曰：“我册个王子为主，不从者斩。” 及立襄王，请邁为册文。邁曰：“少婴衰疾，文思减落。比来禁署，未免倩人，请命能者。” 竟不措笔。乃命郑昌图为之，孜滋不悦。及还长安，以昌图代邁为相，署邁太子太保。乃移疾，满百日，退居河中之永乐县。

邁在相位五年，累兼尚书右仆射，进封楚国公。僖宗再迁京，宰相孔纬与邁不协，以其受伪命，奏贬官。寻赐死于永乐。咸通中，王铎掌贡籍，邁与韦保衡俱以进士中选，而保衡暴贵，与铎同在中书。及僖宗在蜀，邁又与铎并居相位。帝尝召宰臣，铎年高，升阶足跌，踣勾陈中，邁旁掖起，帝目之，喜曰：“辅弼之臣和，予之幸也。” 谓邁曰：“适见卿扶王铎，予喜卿善事长矣。” 邁对曰：“臣扶王铎不独司长。臣应举岁，铎为主司，以臣中选门生也。” 上笑曰：“王铎选进士，朕选宰相，于卿无负矣。” 邁谢之而退。

邁为大臣，士行无缺。逢时不幸，为伪襜所污，不以令终，人士惜之。

弟蘧，时为永乐令。

孔纬，字化文，鲁曲阜人，宣尼之裔。曾祖岑父，位终秘书省著作佐郎，谏议大夫巢父兄也。祖戮，位终礼部尚书，自有传。父遵孺，终华阴县丞。

纬少孤，依诸父温裕、温业，皆居方镇，与名公交，故纬声籍早达。大中十三年，进士擢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崔慎由镇梓州，辟为从事。又从崔铉为扬州支使，得协律郎。崔慎由镇华州、河中，纬皆从之，历观察判官。宰相杨收奏授长安尉，直弘文馆。御史中丞王铎奏为监察御史，转礼部员外郎。宰相徐商奏兼集贤直学士，改考功员外郎。丁内忧免。服阕，以右司员外郎入朝。宰臣赵隐嘉其能文，荐为翰林学士，转考功郎中、知制诰，赐绯。正拜中书舍人，累迁户部侍郎。谢日，面赐金紫之服。乾符中，罢学士，出为御史中丞。

纬器志方雅，嫉恶如仇。既总宪纲，中外不绳而自肃。历户部、兵部、吏部三侍郎。居选曹，动循格令。权要有所托，私书盈几，不之省。执政怒之，改太常卿。

黄巢之乱，从僖宗幸蜀，改刑部尚书，判户部事。宰臣萧遘在翰林时，与纬情旨不协。至是，因户部取给不充，移之散秩，改太子少保。光启元年，从驾还京。

是时，田令孜军败，沙陀逼京师，帝移幸凤翔，邠帅硃玫引兵来迎驾。令孜挟帝幸山南。时中夜出幸，百官不及扈从，而随驾者黄门卫士数百人而已。帝驻宝鸡，侯百官，诏授纬御史大夫，遣中使传诏，令纬率百僚赴行在。时京师急变，从驾官属至罄屋，并为乱兵所剽，资装殆尽。纬承命见宰相论事，萧遘、裴澈以田令孜在帝左右，意不欲行，辞疾不见纬。纬遣台吏促百官上路，皆以袍笏不具为词。纬无如之何，乃召三院御史谓之曰：“吾辈世荷国恩，身居宪秩。虽六飞奔迫而咫尺天颜，累诏追征，皆无承禀，非臣子之义也。凡布衣交旧，缓

急犹相救恤，况在君亲？策名委质，安可背也！”言竟泣下。三院曰：“夫岂不怀，但罄屋剽剥之余，乞食不给。今若首途，聊营一日之费，俟信宿纪行可也。”纬拂衣起曰：“吾妻危疾，旦不保夕，丈夫岂以妻子之故，怠君父之急乎？公辈善自为谋，吾行决矣。”

即日见李昌符告曰：“主上再有诏命，令促百僚前进。观群公立意，未有发期。仆忝宪闾，不宜居后。道途多梗，明公幸假五十骑，送至陈仓。”昌符嘉之，谓纬曰：“路无顿递，裹粮办耶？”乃送钱五十缗，令骑士援纬达散关。纬知硃玫必蓄异志，奏曰：“关城小邑，不足以驻六师，请速幸梁州。”翌日，车驾离陈仓，才入关而郇、岐之兵围宝鸡，攻散关。微纬之言几危矣！

至褒中，改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寻改中书侍郎、集贤殿大学士。王行瑜斩硃玫，平定京城，迁门下侍郎、监修国史。从驾还京，驻蹕岐阳，进阶特进，兼吏部尚书，领诸道盐铁转运使。车驾还宫，进位左仆射，赐“持危启运保义功臣”，食邑四千户，食实封二百户，赐铁券，恕十死罪，赐天兴县庄、善和里宅各一区，兼领京畿营田使。

僖宗晏驾，充山陵使。僖宗祔庙，纬准故事，不入朝。昭宗遣中使召赴延英，令纬依旧视事，进加司空。以国学盗火所焚，令纬完葺，仍兼领国子祭酒。蔡贼秦宗权伏诛，进阶开府仪同三司，进位司徒，封鲁国公。

十一月，昭宗谒郊庙，两中尉、内枢密请朝服。所司申前例，中贵人无朝服助祭之礼，少府监亦无素制冠服。中尉怒，立令制造，下太常礼院。礼官举故事，亦称无中尉朝服助祭之文，谏官亦论之。纬奏曰：“中贵不衣朝服助祭，国典也。陛下欲以权道宠内臣，则请依所兼之官而为之服。”天子召谏官

谓之曰：“大礼日近，无宜立异，为朕容之。”于是内官以朝服助祭。郊礼毕，进位兼太保。

大顺元年夏，幽州、汴州请讨太原。宰臣张浚请自率禁军为招讨。上持疑未决，问计于纬。纬以讨之为便，语在《浚传》。其年秋，浚军为太原所击，大败而还。浚罢相贬官，纬坐附浚，以检校太保、江陵尹、荆南节度观察等使，未离阙下，再贬均州刺史。纬、浚密遣人求援于汴州，硃全忠上章论救。纬至商州，有诏俾令就便，遂寓居华州。

乾守二年五月，三镇入京师，杀宰相韦昭度、李谿。帝以大臣朋党，外交方镇，思用骨鲠正人，遣中使趋华州召纬入朝，以疾未任上路。六月，授太子宾客。其日之夕，改吏部尚书。翌日，拜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宫使，修奉太庙、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阶爵、功臣名、食邑并如故。旬日之内，驿骑敦促，相望于路，扶疾至京师。

延英中谢，奏曰：“臣前时待罪宰相，智术短浅，有负弼谐。陛下特贷刑书，曲全腰领。臣期于死报泉壤，不望生叩玉阶。复拜龙颜，实臣荣幸。然臣比婴衰疾，伏枕累年，形骸虽存，生意都尽。平居勉强，御事犹疏。况比尪羸，宁胜重委？国祚方泰，英彦盈庭，岂以朽腐之人，再尘机务！臣力疾一拜殿庭，乞陛下许臣自便。”因呜咽流涕。纬久疾，拜蹈艰难，上令中使止之，改容轸念。令阁门使送纬中书视事。不旬日，沙陀次河中，同州王行约入京师谋乱，天子出幸石门。纬从驾至莎城，疾渐危笃，先还京城。九月，卒于光德里第，赠太尉。

纬家尚节义，挺然不屈。虽权势燻灼，未尝假以恩礼。大顺初，天武都头李顺节恃恩颇横，不期年领浙西节度使，俄加平章事。谢日，台吏申中书，称天武相公衙谢，准例班见百僚。纬判曰：“不用立班。”顺节粗暴小人，不闲朝法，盛饰趋中

书，既见无班，心甚快快。他日因会，顺节微言之。纬曰：“必知公嫌也。夫百辟卿士，天子庭臣也，比来班见宰相，以辅臣居班列之首，奉长之义也。公握天武健兒，而于政事受百僚班见，意自安乎？必若须此仪，俟去‘都头’二字可也。”顺节不敢复言。其秉礼不回，多此类也。

孔氏自元和后，昆仲贵盛，至正卿、方镇者六七人，未有为宰辅者，至纬始在鼎司。

子崇弼，亦登进士第，仕至散骑常侍。

韦昭度，字正纪，京兆人。祖縉，父逢。昭度，咸通八年进士擢第。乾符中，累迁尚书郎、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从僖宗幸蜀，拜户部侍郎。中和元年，权知礼部贡举。明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兼吏部尚书。

昭宗即位，阆州刺史王建攻陈敬瑄于成都，隔绝贡奉。乃以昭度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招抚宣慰等使。昭度赴镇，敬瑄不受代。诏东川顾彦朗与王建合势讨之。昭度为行营招讨。卒岁，止拔汉州。王建谓昭度曰：“相公劳师弊众，远事蛮夷。访闻京洛以东，群侯相噬，祸难未已。朝廷不治，腹心之疾也。相公宜亟还京师，咨谋匡合，平定两河，国家之利也。敬瑄小丑，以日月制之，擒之必矣！此事责建可办。”昭度然之，奏请还都。昭度未及京师，建以重兵守剑门，急攻成都下之。杀敬瑄，自称留后。昭度还，以检校司空充东都留守。召还，为右仆射。

景福二年冬，宰相杜让能凤翔所杀，复委昭度知政事，与李谿并命。时宰相崔昭纬专政，恶李谿之为人。降制曰，令知制诰刘崇鲁哭麻以沮之。谿上表论列，天子待谿益厚。明年春，复命谿同平章事，昭纬不胜其忿。

先是，邠州王行瑜求为尚书令，昭度奏议云：“国朝已来，

功如郭子仪，未省曾兼此官。”乃赐号“尚父”。崔昭纬宗人铤，曾为行瑜从事，朝廷每降制敕，不便于昭纬者，即令铤诉于行瑜，俾上章论列。朝旨小有依违，即表章不逊。至是李谿入拜。昭纬谓铤曰：“前时尚父之命已行，而昭度沮之，今又引谿同列。此人奸纤，惑上视听，宗社不宁。恐复有杜太尉之事。”行瑜与李茂贞上章言：“命相非其人，惧危宗社。”天子优诏晓谕，言谿有才。其年五月，行瑜、茂贞、华州韩建以兵入觐，面奏昭度、李谿之奸邪，请加谴逐。制敕未行，三镇兵害昭度于都亭驿。及行瑜诛，降制复其官爵，令其家收葬。

崔昭纬，清河人也。祖庇，滑州酸枣县尉。父巖，鄂州观察使。昭纬进士及第。昭宗朝，历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性奸纤，忌前达。内结中人，外连藩阍。属朝廷微弱，每托援以凌人主。昭宗明察，心不能堪。以诱召三镇将兵诣阙，贼杀宰辅内臣，帝深切齿。会太原之师诛行瑜，罢相，授右仆射。后又以托附汴州，再贬梧州司马。寻降制曰：

崔昭纬顷居内署，粗著微劳。擢于侍从之司，委以燮调之任。不能忠贞报国，端慎处身。潜交结于奸臣，致漏泄于机事。星霜累换，匡辅蔑闻。尔罪一也。

又快其私忿，辄恣阴谋。托崔铤之险巖，连行瑜之计画，遂致称兵向阙，怙众胁君。故宰臣韦昭度、李谿并以无辜见害，几危宗社，显辱君亲。尔罪二也。

及行瑜败灭，京国甫安，而乃自惧欺诬，别谋托附。又于藩阍，潜请荐论，不唯苟免罪愆，兼亦再希任用。贪荣冒宠，僭滥无厌，败俗伤风，贤愚共鄙。尔罪三也。

又将厚赂，欲结诸王，轻侮我宪章，玷渎我骨肉。货财之数，文字具存。赖诸王作朕腹心，嫉其蠹害，尽将昭纬情款，兼其亲吏姓名，直具奏闻，拒其求托。昭纬曾居宰辅，久历清

崇，但欲逞其回邪，都不顾其事体。观其识见，实骇听闻。尔罪四也。

自奸邪既露，情状难容。尚示宽刑，未行严宪，投于荒裔，冀其自新。而不能退省过尤，恭承制命，速赴贬所，用守常规。而犹自务宴安，寻闻所在留驻；搅扰藩镇，侮慢朝章。曾无稟畏之心，可验苞藏之计。罔知愆咎，唯谤朝廷。尔罪五也。

朕以恩泽者，帝王之雨露，弄法者，邦国之雷霆；无雨露则庶物不荣，无雷霆则万邦不肃。朕体天道以化育，遵王度以澄清，罪既昭彰，理难含垢。凡百多士，宜体予怀。宜所在赐自尽。

时昭纬行次至荆南，中使至，斩之。

兄昭符，仕至礼部尚书。昭愿，太子少保。昭矩，给事中。昭远，考功员外郎。

张濬，字禹川，河间人。祖仲素，位至中书舍人。父镣，官卑，家寓州。濬倜傥不羁，涉猎文史，好大言，为士友之所摈弃。初从乡赋随计，咸薄其为人。濬愤愤不得志，乃田衣野服，隐于金凤山，学鬼谷纵横之术，欲以捭阖取贵仕。乾符中，枢密使杨复恭因使遇之，自处士荐为太常博士，累转度支员外郎。

黄巢将逼关辅，濬托疾请告，侍其母，挈族避乱商州。贼犯京师，僖宗出幸，途无供顿，卫军不得食。汉阴令李康献糗饵数百骡纲，军士始得食。僖宗召康问曰：“卿为县令，安操心及此？”康对曰：“臣为尘吏，敢有此进献？张濬员外教臣也。”帝异之，急召至行在，拜兵部郎中。未几，拜谏议大夫。

其年冬，宰相王铎至滑台，兼充天下行营都统。方征兵诸侯，奏用濬为都统判官。时王敬武初破弘霸郎，军威大振，累诏征平卢兵，敬武独不赴援。铎遣濬往说之，敬武已受伪命，

复怙强不迎诏使。濬至，谒见，责之曰：“公为天子守藩，王臣赍诏宣谕，而侮慢诏使。既未识君臣礼分，复何颜以御军民哉？”敬武愕然谢咎。既宣诏，军士按兵默然，濬并召将佐集于鞠场面谕之曰：“人生效忠仗义，所冀粗分顺逆，悬知利害。黄巢前日贩盐虏耳，公等舍累叶天子而臣贩盐白丁，何利害之可论耶？今诸侯勤王，天下响应，公等独据一州，坐观成败。贼平之后，去就何安？若能此际排难解纷，陈师鞠旅，共诛寇盗，迎奉銮舆，则富贵功名，指掌可取。吾惜公辈舍安而即危也！”诸将改容引过，谓敬武曰：“谏议之言是也。”即时出军，从濬入援京师。贼平，累迁户部侍郎。僖宗再幸山南，拜平章事、判度支。

濬初发迹，依杨复恭。及复恭失势，乃依田令孜，以至重位，而反薄复恭。及再幸山南，复恭代令孜为中尉，罢濬知政事。昭宗初在藩邸，深嫉宦官，复恭有援立大勋，恃恩任事，上心不平之。当时趋向者，多言濬有方略，能画大计，复用为宰相、判度支。上尝问濬，致理何事最急？对曰：“莫若强兵。兵强而天下服。”上由是专务搜补兵甲，欲以武功胜天下。后延英论前代为治得失，濬曰：“不必远征汉、晋之弊。臣窃见陛下春秋鼎盛，英睿如此，内外逼于强臣。臣每思之，实痛心而泣血也。”

会诛全忠诛秦宗权，安居受杀李克恭，以潞州降全忠。幽州李匡威、云州赫连铎等奏请出军讨太原。诏四品以上官议，皆言：“国祚未安，不宜生事。假如得太原，亦非国家所有。”濬议曰：“先帝频至播越，王室不宁。原其乱阶，由克用、全忠之矛盾也。请因其奏，乘全忠立功，可断两雄之势。”上曰：“收复之功，克用第一。今乘其危困而加兵，诸侯其谓我何？”濬恳论用兵之利害，盖欲示外势而挤复恭也。上旨未决。

宰臣孔纬曰：“张濬所陈，万代之利也。陛下所惜，即日之利也。以臣所料，师渡河而贼必自破。昨计度军中转饷犒劳，一二年中，必无阙事，陛下断意行之。”

既二相俱论，乃以濬为河东行营兵马都招讨宣慰使，以京兆尹孙揆副之。仍授揆昭义节度使，华州韩建为供军使，硃全忠为太原西南面招讨使，李匡威、赫连铎为太原东北面招讨使。全忠以汴军三千为濬牙队。大顺元年六月，濬率军五十二都，兼邠宁、鄆、夏杂虏共五万人骑，发自京师。昭宗御安喜楼临送，濬酒酣泣奏曰：“陛下动为贼臣掣肘，臣所以誓死愤惋，为陛下除其僭逼。”杨复恭闻之不悦。中尉内使钱于长乐，复恭奉卮酒属濬，濬辞曰：“圣人赐酒，已醉矣。”复恭戏曰：“相公握禁兵，拥大蒐，独当一面，不领复恭意作面子耶！”濬笑曰：“贼平之后，方见面子。”复恭衔之。

时汴、华、邠、岐之师渡河，会濬于晋州。汴将硃崇节权知潞州事，太原将李存孝攻之。濬虑贼平汴人据昭义，乃令孙揆分兵赴镇，中使韩归范送旌节至军。八月，揆与归范赴潞州。至潞，并为存孝擒送太原。九月，汴将葛从周弃潞州。十月，濬军至阴地，邠、岐、华三镇之师营平阳。李存孝击之，一战而败，委兵仗溃散。进攻晋州。数日，中夜濬敛众遁走。比曙，丧师殆半。存孝进收晋、绛、慈、隰等州。濬狼狈由含山逾王屋，出河清，拆屋木缚筏济河，部下离散将尽。李克用上章论诉曰：

晋州长宁关使张承晖于当道录到张濬榜并诏曰，张濬充招讨制置使，令率师讨臣，兼削臣属籍官爵者。臣诚冤诚愤，顿首，顿首！伏以宰臣张濬欺天蔽日，廊庙不容。谗臣于君，夺臣之位。凭燕帅妄奏，与汴贼结恩；矫托皇威，擅宣王命，征集师旅，挠乱乾坤。误陛下中兴之谋，资黔黎重伤之困。臣实

何罪，而陛下伐之？此则宰臣持权，面欺陛下。

况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徐方，救荆楚，收凤阙，碎泉巢，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玺。臣之属籍，懿皇所赐；臣之师律，先帝所命。臣无逆节，濬讨何名？陛下若厌逐功臣，欲用文吏，自可迁臣封邑，以侯就第。奈何加诸其罪，孰肯无词？若以臣云中之伐，获罪于时，则拓拔思恭取郾、延，硃全忠侵徐、郢，陛下何不讨之？假令李孝德不忠于主，伐之为是，则硃瑄、时溥有何罪耶？此乃同坐而异名，赏彼而诛此，使天下藩服，强者扼腕，弱者自动，流言窃议，为臣怨嗟，固非中兴之术也。

且陛下阽危之秋，则奖臣为韩、彭、伊、霍；既安之后，骂臣曰戎、羯、蕃、夷。海内握兵立事如臣者众矣，宁不惧陛下他时之骂哉？臣昨遇燕军，以礼退舍。匡威浅昧，厚自矜夸，乃言臣中矢石，覆士卒。致内外吠声一发，短谋竞陈，误陛下君臣之分。况命官选将，自有典刑，不必幸臣之弱而后取之。倘臣延期挺命，尚固一方，彼实何颜以见陛下。此则奸邪朋党，轻弄邦典，陛下凝旒端扆，何由知之？今张濬既以出军，微臣固难束手。臣便欲叫阍，轻骑面叩玉阶，诉邪佞于陛下之彤墀，纳诏命于先皇之宗庙，然后束身司败，甘处宪章。

时克用令所擒中使奉表，表至而濬败，朝廷耸震，制曰：

汉武因恭俭富庶之后，建置朔方，孙弘沮之，十不得一。而良史以弘有宰相体者，诚以爱人治国为先，拓境开疆为末。及孝宣值雄才削平之余，将议北征，魏相争之，五将寻罢。果致中兴，号为贤辅。况朕承天厌兵戈之后，人思休息之时。敢望皋、夔，共成尧日；庶几孙、魏，粗及汉年。苟易于斯，如何倚注！

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上柱国、清河郡开国伯、食邑一千二百户、充河东行营诸道兵马招讨制置等使张濬，早以盛名，称为奇士，由是再加征用，委以钧衡，谓其必致小康，克胜大任。而乃罔思守道，但欲邀功，用不诡之询谋，起无名之兵革。自云一举，止在旬时，坚请抗论，势莫能夺。轻葛亮渭滨之役，小裴度淮右之行。经功寒暄，耗费百万。虚诞彰于朝野，诈诡布于华夷，横草蔑闻，燎原愈急。俾拥旄乘驿之使，囚在虏庭；勤王奉国之军，怀归本土。忘廊庙之威重，结藩屏之仇讎。欲使海内生灵，竭其贡赋；不独河中郡邑，荡为丘墟。潜生厉阶，欲谁归咎？

于戏！征晁错之故事，思王恢之旧章，国有明文，尔当何遑？尚以爱人以礼，理体宜然。廉镇剧权，武昌善地，宜罢枢轴之务，仍停支度之司。勉自思惟，以逃后命。可检校户部尚书、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观察等使。

寻贬连州刺史，驰驿发遣。行至蓝田关不行，留华州依韩建。时朝廷微弱，竟不能诘。

乾宁二年，三镇杀韦昭度。帝召孔纬欲大用，亦以濬为兵部尚书，又领天下租庸使。三年，天子幸华州，罢濬使务，守尚书右仆射。上疏乞致仕，授左仆射致仕。乃还洛阳，居于长水县别墅。濬虽退居山墅，朝廷或有得失，必章疏上言。德王废立之际，濬致书诸藩，请图匡复。王师范青州起兵，欲取濬为谋主。事虽不果，其迹颇泄。硃全忠将图篡代，惧濬构乱四方，不欲显诛，密讽张全义令图之。乃令牙将杨麟率健卒五十人，有如劫盗，围其墅而杀之，天复三年十二月晦夜也。

永宁县吏叶彦者，张氏待之素厚。杨麟之来，彦知之，告濬第二子格曰：“相公之祸不可免，郎君宜自为谋。”格、濬父子号咷而已。濬谓格曰：“留则并命，去或可免。汝自图之，勿以吾为累，冀存后祀也。”格拜辞而去。叶彦率义士三十人，

送渡汉江而旋。格由荆江上峡入蜀。王建僭号，用为宰相。中兴平蜀，任圜携格而还。格感叶彦之惠，访之，身已歿，而厚报其家。濬第三子窜于杨行密。

自乾宁之后，贼臣内侮，王室浸微。昭宗不堪凌弱，欲简拔奇材以为相。然采于群小之论，未尝获一名人。登用之徒，无不为时嗤诮。

硃朴者，乾宁中为国子博士。腐儒木强，无他才伎。道士许岩士出入禁中，尝依朴为奸利，从容上前荐朴有经济才。昭宗召见，对以经义，甚悦，即日拜谏议大夫、平章事。在中书与名公齿，笔札议论，动为笑端。数月，岩士事败，俱为韩建所杀。

郑綮者，以进士登第，历监察、殿中，仓、户二员外，金、刑、右司三郎中。家贫求郡，出为庐州刺史。黄巢自岭表还，经淮南剽掠。綮移黄巢文牒，请不犯郡界。巢笑而从之，一郡独不被寇。天子嘉之，赐绯鱼袋。罢郡，有钱千缗，寄州帑。后郡数陷，盗不犯郑使君寄库钱。至杨行密为刺史，送所寄于京师还綮。

綮善为诗，多侮剧刺时，故落格调，时号郑五歇后体。初去庐江，与郡人别云：“唯有两行公廨泪，一时洒向渡头风。”滑稽皆此类也。

王徽为御史大夫，奏綮为兵部郎中、知台杂，迁给事中，赐金紫。僖宗自山南还，以宰相杜让能弟弘徽为中书舍人。綮以弘徽兄在中书，弟不宜同居禁近，封还制书。天子不报，綮即移病休官。无几，以左散骑常侍征还。朝政有阙，无不上章论列。事虽不行，喧传都下，执政恶之，改国子祭酒。物议以綮匡谏而置之散地，不可，执政惧，复用为常侍。

光化初，昭宗还宫，庶政未愜。綮每形于诗什而嘲之，中

人或诵其语于上前。昭宗见其激讦，谓有蕴蓄，就常奏班簿侧注云：“郑綮可礼部侍郎、平章事。”中书胥吏诣其家参谒，綮笑而问之曰：“诸君大误，俾天下人并不识字，宰相不及郑五也。”胥吏曰：“出自圣旨特恩，来日制下。”抗其手曰：“万一如此，笑杀他人。”明日果制下，亲宾来贺，搔首言曰：“歇后郑五作宰相，时事可知矣。”累表逊让，不获。既入视事，侃然守道，无复诙谐。终以物望非宜，自求引退。三月余，移疾乞骸，以太子少保致仕。光化二年卒。

时议以昭宗命台臣濬、朴、綮三人尤谬，季末之妖也。

刘崇望，字希徒。其先代郡人，随元魏孝文帝徙洛阳，遂为河南人。八代祖隋大理卿坦，生政会，辅太宗起义晋阳，官至户部尚书，封渝国公，图形凌烟阁。政会生玄意，尚太宗女南平公主，历洪、饶八州采访使。玄意生奇，位至吏部侍郎。奇生慎知，仕至获嘉令。慎知生𦉰，仕至东阿令。𦉰生藻，位终秘书郎。藻生符，进士登第，咸通中位终蔡州刺史，生八子：崇龟、崇望、崇鲁、崇谟最知名。

崇龟，咸通六年进士擢第，累迁起居舍人，礼部、兵部二员外。丁母忧免。广明元年春，郑从说罢相，镇太原，奏崇龟为度支判官、检校吏部郎中、御史中丞，赐金紫。中和三年入朝，为兵部郎中，拜给事中。大顺中，迁左散骑常侍、集贤殿学士、判院事，改户部侍郎，检校户部尚书。出为广州刺史、清海军节度、岭南东道观察处置等使，卒。

崇望，咸通十五年登进士科。王凝廉问宣歙，辟为转运巡官。户部侍郎裴坦领盐铁，辟为参佐。崔安潜镇许昌、成都，崇望昆仲四人，皆在安潜幕下。入为长安尉，直弘文馆，迁监察御史、右补阙、起居郎、弘文馆学士，转司勋、吏部二员外郎。崔安潜为吏部尚书，崇望判南曹，涤除宿弊，复清选部。

田令孜干政，藩镇怨望，河中尤甚，不修职责。僖宗在山南，以蒲坂近关，欲其效用，选使谕旨，以崇望为谏议大夫。既至，谕以大义，重荣奉诏恭顺，誓心匡复，请杀硃玫自赎。使还，上悦，召入翰林充学士，累迁户部侍郎、承旨，转兵部，在禁署四年。

昭宗即位，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累兼兵部、吏部尚书。大顺初，同列张濬画策讨太原，崇望以为不可，濬果败。濬黜，崇望代为门下侍郎、监修国史、判度支。

明年，玉山都头杨守信协杨复恭称兵阙下，阵于通化门。上陈兵于延嘉门。是夜，命崇望守度支库。明日晓，入含光门。未开，门内禁军列于左右，俟门开即劫掠两市。及闻传呼宰相来，门方启，崇望驻马慰谕之曰：“圣上在街东亲总戎事。公等禁军，何不楼前杀贼，立取功名。切不可剽掠街市，图小利以成恶名也。”将士唯唯，从崇望至长乐门。守信见兵来，即遁去，军士呼万岁。是日库市获全，军人不乱，繫崇望之方略也。寻加左仆射。

时溥与硃全忠争衡，全忠谋兼徐、泗，上表请以重臣镇徐，乃以崇望守本官，充武宁军节度使。溥不受代，行至华阴而还，拜太常卿。王重盈死，王珂、王珙争河中节钺，朝廷以宰相崔胤为河中节度使。珂，李克用之子婿也。河东进奏官薛志勤扬言曰：“崔相虽重德，如作镇河中代王珂，不如光德刘公，于我公事素也。”及三镇以兵入朝，杀害大臣，以志勤之言，责授崇望昭州司马。及王行瑜诛，太原上表言崇望无辜放逐。时已至荆南，有诏召还，拜吏部尚书。未至，王溥再知政事，兼吏部尚书，乃改崇望兵部尚书。

时西川侵寇顾彦晖，欲并东川，以崇望检校右仆射、平章事、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未至镇，召还，复为兵部尚

书。光化二年卒，时年六十二，册赠司空。

崇鲁，广明元年登进士第，郑从说奏充太原推官。时兄崇龟为节度判官，昆仲同居幕府，寻转掌书记。中和二年入朝，拜右拾遗、左补阙。景福初，以水部员外郎知制诰。二年，杜让能得罪，昭宗复命韦昭度为相，翰林学士李谿同平章事。崇鲁与崔昭纬相善。昭纬恃郃、岐之援。让能既诛之后，权归于己，昭宗师李谿为文，惧居位得宠则恩顾渐衰，乃私与崇鲁谋沮之。及谿宣制之日，出班而哭，谓昭纬曰：“朝廷虽乏贤，不可用纤人为宰辅。谿比依复恭、重遂居内职。前日杜太尉狼籍，为朝廷深耻。今则削弱如此，安可更遵覆辙乎？”由是谿命不行。谿自十一月初至岁暮，联上十表诉冤，其词诋毁，所不忍闻。明年春，复命谿为平章事。昭纬召李茂贞、王行瑜、韩建称兵入朝，杀昭度与谿。其年，太原诛王行瑜，昭纬贬官，崇鲁坐贬崖州司户。初崇鲁在外，闻崇鲁哭麻，大悲，数日不食，谓所亲曰：“吾家兄弟进身有素，未尝以声利败名。吾门不幸，生此等儿。”

崇谔，中和三年进士及第。乾宁末，为太常少卿、弘文馆直学士。

徐彦若，天后朝大理卿有功之裔。曾祖宰，祖陶，父商，三世继登进士科。商，字义声，大中十三年及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累迁侍御史，改礼部员外郎。寻知制诰，转郎中，召充翰林学士，拜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判本司事，检校户部尚书、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等使。入为御史大夫。咸通初，加刑部尚书，充诸道盐铁转运使，迁兵部尚书、东莞子、食邑五百户。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六年罢相，检校右仆射、江陵尹、荆南节度观察等使。入为吏部尚书，累迁太子太保，卒。

彦若，咸通十二年进士擢第。乾符末，以尚书郎知制诰，

正拜中书舍人。昭宗即位，迁御史中丞，转吏部侍郎，检校户部尚书，代李茂贞为凤翔陇节度使。茂贞不受代，复拜中丞，改兵部侍郎、同平章事，进加中书侍郎，累兼左仆射、监修国史。扈昭宗石门还宫，加开府仪同三司、守司空，进封齐国公，太清宫、修奉太庙等使，加弘文馆大学士，赐“扶危匡国致理功臣”名。昭宗自华还宫，进位太保、门下侍郎。时崔胤专权，以彦若在己上，欲事权萃于其门。二年九月，以彦若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广州刺史、清海军节度、岭南东道节度等使。卒于镇。

弟彦枢，位至太常少卿。

子绾，天祐初历司勋、兵部二员外，户部、兵部二郎中。

陆扆，字祥文，本名允迪，吴郡人。徙家于陕，今为陕州人。曾祖澧，位终殿中侍御史。祖师德，淮南观察支使。父鄩，陕州法曹参军。扆，兴启二年登进士第，其年从僖宗幸兴元。九月，宰相韦昭度领盐铁，奏为巡官。明年，宰相孔纬奏直史馆，得校书郎，寻丁母忧免。龙纪元年冬，召授蓝田尉，直弘文馆，迁左拾遗，兼集贤学士。中丞柳玭奏改监察御史。大顺二年三月，召充翰林学士，改屯田员外郎，赐绯。景福元年，加祠部郎中、知制诰，二年元日朝贺，面赐金紫之服。五月，拜中书舍人。

扆文思敏速，初无思虑，挥翰如飞，文理俱惬，同舍服其能。天子顾待特异。尝金銮作赋，命学士和，扆先成。帝览而嗟挹之，曰：“朕闻贞元时有陆贄、吴通玄兄弟，能作内庭文书，后来绝不相继。今吾得卿，斯文不坠矣。”

乾宁初，转户部侍郎。二年，改兵部，进阶银青光禄大夫、嘉兴男、三百户。三年正月，宣授学士承旨，寻改左丞。其年七月，改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故事，三署除拜，有光署钱以

宴旧僚，内署即无斯例。宸拜辅相之月，送学士光院钱五百贯，特举新例，内署荣之。八月，加中书侍郎、集贤殿大学士、判户部事。

九月，覃王率师送徐彦若赴凤翔。师之起也，宸坚请曰：“播越之后，国步初集，不宜与近辅交恶，必为他盗所窥。加以亲王统兵，物议腾口，无益于事，只贻后患。”昭宗已发兵，怒宸沮议，是月十九日，责授硤州刺史。师出果败，车驾出幸。四年二月，复授宸工部尚书。八月，转兵部尚书，从昭宗自华还宫。

明年正月，复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光化三年四月，兼户部尚书，进封吴郡开国公，食邑一千户。九月，转门下侍郎、监修国史。天复元年五月，进阶特进，兼兵部尚书，加食邑五百户。车驾自凤翔还京，赦后诸道皆降诏书，独凤翔无诏。宸奏曰：“凤翔近在国门，责其心迹，罪实难容。然比来职责无亏，朝廷未与之绝。一朝独无诏命，示人不广也。”崔胤怒，奏贬宸沂王傅，分司东都，削阶至正议大夫。居无何，崔胤诛，复授吏部尚书，阶封如故。从昭宗还洛。其年秋，昭宗遇弑。明年正月，责授濮州司户，与裴枢、崔远、独孤损等被害于滑州白马驿，时年五十九。

子璨，后为缙氏令。

柳璨，河东人。曾祖子华。祖公器，仆射公绰之再从弟也。父遵。璨少孤贫好学，僻居林泉。昼则采樵，夜则燃木叶以照书。性褻直，无缘饰。宗人壁、玘，贵仕于朝，鄙璨朴钝，不以诸宗齿之。光化中，登进士第。尤精《汉史》鲁国颜薨深重之。薨为中书舍人，判史馆，引为直学士，璨以刘子玄所撰《史通》讥驳经史过当，璨纪子玄之失，别为十卷，号《柳氏释史》，学者伏其优赡。迁左拾遗。公卿朝野，托为笺奏，时誉日洽。

以其博奥，目为“柳筐子”。

昭宗好文，初宠待李谿颇学。洎谿不得其死，心常惜之，求文士似谿者。或荐璨高才，召见，试以诗什，甚喜。无几，召为翰林学士。崔胤得罪前一日，召璨入内殿草制敕。胤死之日，既夕，璨自内出，前驱传呼相公来。人未见制敕，莫测所以。翌日对学士，上谓之曰：“朕以柳璨奇特，似可奖任。若令预政事，宜授何官？”承旨张文蔚曰：“陛下拔用贤能，固不拘资级。恩命高下，出自圣怀。若循两省迁转，拾遗超等入起居郎，临大位，非宜也。”帝曰：“超至谏议大夫可乎？”文蔚曰：“此命甚愜。”即以谏议大夫平章事，改中书侍郎。任人之速，古无兹例。

同列裴枢、独孤损、崔远皆宿素名德，遽与璨同列，意微轻之，璨深蓄怨。昭宗迁洛，诸司内使、宿卫将佐，皆殊全忠腹心也，璨皆将迎，接之以恩，厚相交结，故当时权任皆归之。

二年五月，西北长星竟天，扫太微、文昌、帝座诸宿，全忠方谋篡代。而妖星谪见，占者云：“君臣俱灾，宜刑杀以应天变。”蒋玄晖、张廷范谋杀衣冠宿望难制者，璨即首疏素所不快者三十余人，相次诛杀。班行为之一空，冤声载路。伤害既甚，殊全忠心恶之。会全忠授九锡，蒋玄晖等别陈意见。王殷至大梁，诬玄晖等通导宫掖，欲兴复李氏。全忠怒，捕廷范，令河南聚众，五军分裂之，兼诛璨，临刑呼曰：“负国贼柳璨，死其宜矣！”初，璨迁洛后，累兼户部尚书、守司空，进阶光禄大夫、盐铁转运使。

其弟瑀、瑊坐璨笞死。

史臣曰：呜呼！李氏之失驭也，李涉之气纷如，仁义之徒殆尽。狐鸣鸩啸，瓦解土崩。带河砺岳之门，寂无琨、逖；奋挺揭竿之类，唯效敦、玄。手未舍于棘矜，心已萌于问鼎。加

以器浮士子，鬬茸鰕儒。昧管、葛济时之才，无王、谢扶颠之业，邀功射利，陷族丧邦。濬、纬养虎于前，胤、璨剥庐于后。逐徐、薛于瘴海，置綦、朴于岩廊。殿廷有哭制之夫，辅弼走破輿之党。九畴既紊，百怪斯呈。木将朽而蠹蝎生，厉既笃而夔魑见。妖徒若此，亡国宜然。何必长星，更临衰运？

赞曰：萧召、硃玫，孔符、张濬，身世罹殃，邦家起衅。如木斯蠹，自溃于中。抵巇侮乱，安责伏戎。

列传第一百三十一

硃克融 李载义 杨志诚 张仲武 子直方
张允伸 张公素 李可举 李全忠 子匡威 匡筹

硃克融，贼泚之从孙也。祖滔，父洄。克融少为幽州军校，事节度使刘总。总将归朝，虑其有变，籍军中素有异志者，荐之阙下，时克融亦在籍中。宰相崔植、杜元颖不知兵，且无远略，谓两河无虞，遂奏勒归镇。长庆初，幽州军乱，囚其帅张弘靖。时洄废疾于家，军中素伏其谋略，至是众欲立之。洄自以老且病，推克融统军务焉。朝廷寻加检校左散骑常侍，授以符节。

宝历二年，遣使送方镇及三军时服，克融怒所赐疏弱，执中使以闻。上特优容，别命中使宣谕，仍改赐衣物，流其使杨文端等。先是，克融执中使，奏称：“窃闻陛下欲幸东都，请将兵马并丁匠五千人，修理宫阙，迎候车驾。”又上言无衣，拟于朝廷请三十万端疋，以备一岁所费，不然则三军不安。天子怒其悖慢，取宰臣裴度谋，优容之，语见别卷。克融官至检校司空、吴兴郡王。

其年五月，本州军乱，杀之，子延龄亦遇害。次子延嗣窃立，寻为大将李载义所杀。

李载义，字方谷，常山愬王之后。代以武力称，继为幽州属郡守。载义少孤，与乡曲之不令者游。有勇力，善挽强角牴。刘济为幽州节度使，见而伟之，致于亲军，从征伐。以功迁衙前都知兵马使，检校光禄大夫、兼监察御史。宝历中，幽师杀

硃克融。其子延嗣窃袭父位，不遵朝旨，虐用其人；载义遂杀之，数其罪以闻。敬宗嘉之，拜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封武威郡王，充幽州卢龙等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

未几，李同捷据沧景以邀袭父爵。载义上表，请讨同捷以自效。上嘉其诚恳，特加检校右仆射。累破贼军，以功加司空，进阶金紫。太和三年，平沧景，策勋加平章事，仍赐实封三百户。四年，契丹寇边，以兵击走之，仍虏其名王，就加太保。五年春，为其部下杨志诚所逐，因入觐。上以载义有平沧景之功，又能恭顺朝旨，再拜太保、同平章事。其年，改山南西道节度、观察等使，兼兴元尹。七年，迁北都留守，兼太原尹，充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寻加开府仪同三司。丁母忧，起复骠骑大将军，余如故。

回鹘每遣使入朝，所至强暴。边城长吏多务苟安，不敢制之以法。但严兵防守，虏益骄悍，或突入市肆，暴横无所惮。至是，有回鹘将军李暢者，晓习中国事，知不能以法制驭，益骄恣。鞭捶驿吏，贪求无已。载义因召李暢与语曰：“可汗使将军朝贡，以固舅甥之好，不当使将军暴践中华。今朝廷饗飨至厚，所以礼蕃客也。苟有不至，吏当坐死。若将军之部伍不戢，凌侮上国，剽掠庐舍，载义必杀为盗者。将军勿以法令可轻而不戒励之！”遂罢防守之兵，而使两卒司其门。虏知其心为下，无敢犯令。九年，加侍中。开成二年卒，年五十，赠太尉。

载义晚年骄恣，惨暴一方。以杨志诚复为部下所逐，过太原，载义躬身殴击，遂欲杀之，赖从事救解以免。然而擅杀志诚之妻孥及将卒。朝廷录其功，屈法不问。

杨志诚，太和五年为幽州后院副兵马使，事李载义。时朝廷赐载义德政碑文。载义延中使击鞠，志诚亦与焉，遂于鞠场

叫呼谋乱。载义奔于易州，志诚乃为本道马步都知兵马使。

文宗闻之惊，急召宰臣。时牛僧孺先至，上谓曰：“幽州今日之事可奈何？”僧孺曰：“此不足烦圣虑，臣被召疾趋气促，容臣稍缓息以对。”上良久曰：“卿以为不足忧，何也？”僧孺对曰：“陛下以范阳得失系国家休戚耶？且自安、史之后，范阳非国家所有。前时刘总向化，以土地归阙，朝廷约用钱八十万贯，而未尝得范阳尺布斗粟上供天府；则今日志诚之得，犹前日载义之得也。陛下但因而抚之，亦事之宜也。且范阳，国家所赖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今若假志诚节钺，惜其土地，必自为力。则爪牙之用，固不计于逆顺。臣固曰不足烦圣虑。”上大喜曰：“如卿之言，吾洗然矣。”寻以嘉王运遥领节度，以志诚为节度观察留后，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幽州左司马。寻改检校工部尚书、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

七年，转检校吏部尚书。诏下，进奏官徐迪诣中书白宰相曰：“军中不识朝廷体位，只知自尚书改仆射为迁，何知工部转吏部为美？且军士盛饰以待新恩，一旦复为尚书，军中必惭。今中使往彼，其势恐不得出。”及使至，其僭奔还，奏曰：“杨志诚怒不得仆射，三军亦有怨言。春衣使魏宝义、兼他使焦奉鸾，尹士恭，并为志诚縶留矣。”志诚遣将王文颖谢恩，并让官，复赐官告批答，文颖不受而归。朝廷纳裴度言，务以含垢，下诏谕之，因再遣使加尚书右仆射。

八年，为三军所逐，则立史元忠。元忠进志诚所造袞龙衣二副及被服鞍鞞，皆绣饰鸾凤日月之形，或为王字。因付御史台按问，流岭南。行至商州，杀之。

初，元忠既逐志诚，诏以通王淳遥领节度，授元忠左散骑常侍、幽州大都督府左司马、知府事，充节度留后。明年，转检校工部尚书、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后为偏将陈行泰所杀。

张仲武，范阳人也。仲武少业《左氏春秋》擲笔为蓟北雄武军使。会昌初，陈行泰杀节度使史元忠，权主留后。俄而，行泰又为次将张绛所杀，令三军上表，请降符节。时仲武遣军吏吴仲舒表请以本军伐叛。上遣宰臣询其事，仲舒曰：“绛与行泰，皆是游客，主军人心不附。仲武是军中旧将张光朝之子，年五十余，兼晓儒书，老于戎事，性抱忠义，愿归心阙廷。”李德裕因奏：“陈行泰、张绛皆令大将上奏，邀求节旄，所以必不可与。今仲武上表布诚，先陈密款，因而拔用，即似有名。”许之，乃授兵马留后，诏抚王纘遥领节度。寻改仲武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检校工部尚书、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兰陵郡王。俄而回鹘扰边。

时回鹘有将勒那颉啜拥赤心宰相一族七千帐，东逼渔阳。仲武遣其弟仲至与裨将游奉寰、王如清等，率锐兵三万人大破之。前后收其侯王贵族千余人，降三万人，获牛马、橐驼、旗纛、罽幕不可胜计。遣从事李周瞳、牙门将国从，相次献捷。诏加检校兵部尚书，兼东面招抚回鹘使。先是，奚、契丹皆有回鹘监护使，督以岁贡，且为汉谋。至是，遣裨将石公绪等谕意两部，凡戮八百余人。又回鹘初遣宣门将军等四十七人，诡词结欢，潜伺边隙。仲武使密赂其下，尽得阴谋。且欲驰入五原，驱掠杂虏。遂逗遛其使，缓彼师期。人马病死，竟不遣之。回鹘乌介可汗既败，不敢近边，乃依康居求活，尽徙余种，寄托黑车子部。

仲武由是威加北狄，表请于蓟北立《纪圣功铭》，敕李德裕为之文，其铭曰：

太和之初，赤气宵兴；开成之末，彤云暮凝。异鸟南来，胡灭之征。北夷飏扫，厥国土崩。逼迫迁徙，震我边鄙；长蛇去穴，奔鲸失水。上都蓟门，兵连千里；曾不畏天，犹为骄子。

丐我边谷，邀我王师，假我一城，建彼幡旗。归计强汉，郅支嫚辞；狼顾朔野，伏莽见羸。雁门之北，羌戎杂处，澌々群羊，茫茫大卤。纵其臬骑，惊我牧圉；暴若豺狼，疾如风雨。皇赫斯怒，羽檄征兵；谋而泉默，断乃霆声。沉机变化，动合神明，沙漠之外，虏无隐情。渔阳突骑，燕歌壮气，赳赳元戎，眈眈虎视。金鼓誓众，干旄蔽地，爰命其弟，属之大事。翩翩飞将，董我三军；稟兄之制，代帅之勤。威略火烈，胡马星分，戈回白日，剑薄浮云。天街之北，旄头已落；绝轡之野，蚩尤未缚。俾我元侯，恢弘远略；终取单于，系之徽索。阴山寝锋，亭徽弣弓，万里昆夷，九译而通。蛮夷既同，天子之功；儒臣篆美，刊石垂鸿。

仲武历官至司徒、中书门下平章事。大中年卒，谥曰庄。

子直方，以幽州节度副使袭父位。动多不法，虑为将卒所图。三年冬，托以游猎，奔赴阙庭，寻授金吾将军。直方性率暴，行豪夺之事，以罪累贬柳州司马。十一年，迁右骁卫将军，分司东都。咸通中，位至羽林统军。中和岁，贼巢犯阙，公卿恃其豪，多隐藏于第。直方纳招亡命，谋欲劫巢。或有告者，由是以兵围而害之。

张允伸，字逢昌，范阳人也。曾祖秀，檀州刺史。祖岩，纳降军使。父朝掖，赠太尉。允申世仕幽州军门，累职至押衙，兼马步都知兵马使。大中四年，戎帅周繇寝疾，表允伸为留后，朝廷可其奏，加右散骑常侍。其年冬，诏赐旌节，迁检校工部尚书。咸通九年，累加至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燕国公。

十年，徐人作乱，请以弟允皋领兵伐叛，懿宗不允。进助军米五十万石，盐二万石。诏嘉之，赐以锦彩、玉带、金银器等。冬，又加特进，兼侍中。十二年，以风恙拜章请就医药，

诏许之。以子简会检校工部尚书，充节度副大使。十三年，允伸再上表进纳所赐旌节。朝命未至，其年正月二十五日卒，年八十八。再赠太尉，谥曰忠烈。

允伸领镇凡二十三年，克勤克俭，比岁丰登。边鄙无虞，军民用义。至今谈者美之。有子十四人。

简真，幽府左司马，先允伸卒。简寿，右领军卫大将军。余或升朝籍，或为刺史、郡佐。

张公素，范阳人。咸通中，为幽州军校。事张允伸，累迁至平州刺史。允伸卒，子简会权主留后事，公素领本郡兵赴焉。三军素畏公素威望，简会知力不能制，即时出奔，遂立为帅。朝廷寻授旌节，累加至中书门下平章事。无几，李茂勋夺其位，公素归阙，贬复州司户参军。

李可举，本回鹘阿布思之族也。张仲武破回鹘，可举父茂勋与本部侯王降焉。茂勋善骑射，性沉毅，仲武器之。常遣拓边，以功封郡王，赐姓名。

咸通末，纳降军使陈贡言者，幽之宿将，人所信服。茂勋密谋劫而杀之，声云贡言举兵。张公素以兵逆击不利，公素走，茂勋入城，军民方知其非贡言也。既有其众，遂推而立之，朝廷即降符节。无几，以疾告老，授右仆射致仕，表可举自节度副使、幽州左司马加右散骑常侍，为节度留后。中和中，累官至检校太尉。

中和末，以太原李克用兵势方盛，与定州王处存密相缔结。可举虑其窥伺山东，终为己患，遂遣使构云中赫连铎乘其背，则与镇州合谋举兵，兼言易、定是燕、赵之余，云得其地则正其疆理而分之。时可举遣将李全忠攻易州。有次将刘仁恭者，多权数；攻之弥月不下，乃穴地道以入。其城既下，易州士卒稍骄。王处存引轻军三千，以羊皮蒙之，夜伏于城外，仍别于

间道以骑士伺之。燕军望见，谓之群羊，争趋焉。处存乘其无部伍，一击大败之，寻复其城。全忠遁归，惧可举罪之，收其余众，反攻幽州。可举危急，收集其族，登楼自燔而死。

李全忠，范阳人。广明中，为棣州司马。有芦生于室，一尺三节，心恶之。谓别驾张建曰：“吾室生芦，无乃怪欤？”建曰：“芦，茅类，得泽而滋，公家有茅土之庆，殆天意乎！其生三节，必传节钺者三人。公勉树功名，无忘斯言。”全忠秩满还乡里，事节度使李可举为牙将。时可举兵锋方盛，欲与镇人分易、定，遣全忠将兵攻之，为定州军大败于易水。全忠惧，率其余众掩攻幽州。可举死。三军推全忠为留后，朝廷因以节钺授之，光启元年春也。

全忠卒，子匡威自袭父位，称留后。匡威素称豪爽，属遇乱离，缮甲燕蓟，有吞四海之志。赫连铎据云中，屡引匡威与河东争云、代，并兵积年。景福初，镇州王镒诱河东将李存孝。克用怒，加兵讨之。时镒童幼，求援于燕；匡威亲率军应之。二年春，河东复出师井陘，再乞师，匡威来援。

匡威弟匡筹，妻张氏有国色。师将发，家人会别，匡威酒酣，留张氏报之。匡筹私怀忿怒，匡威军至博野，匡筹乃据城自为节度。匡威部下闻之，亡归者半。匡威退无归路，将入觐京师。时匡威留于深州，遣判官李抱贞奉章以闻。属京师大乱之后，闻匡威来朝，市人震恐，咸曰“金头王来谋社稷”，士庶有亡窜山谷者。匡威其实不行，欲图镇州，示无留意。熔以匡威再来援己，致其失师，遣使迎归府第，父事之。匡威为镒城郭缮甲，指陈方略，视镒如子。每阴谋骤施，以悦人心。镇之三军，素忠于王氏，恶其所为。会镒过匡威第慰忌辰，匡威缞衣裹甲，伏兵劫镒入牙城。镒兵逆战，燔东偏门，军士呼噪登屋，矢下如雨。镒仆墨君和乱中扶镒登屋免难，而斩匡威以

徇。

是岁，匡筹出师攻镇之乐寿、武强以报耻。匡威部曲刘仁恭归于河东。乾宁元年冬，河东听仁恭之谋，出师进讨。二月，败燕军于居庸，匡筹挈其族遁去，将赴京师。至景城，为沧州节度使卢彦威所杀，掠其輜车、妓妾。匡筹妻张氏产于路，不能进，刘仁恭获之，献于李克用，后立为夫人，嬖宠专房。李氏父子三叶，十年而亡。

史臣曰：大都偶国，乱之本也。故古先哲王建国，公侯之封，不过千乘，所以强干弱枝，防其悖慢。彼幽州者，列九围之一，地方千里而遥，其民刚强，厥田沃壤。远则慕田光、荆卿之义，近则染禄山、思明之风。二百余年，自相崇树，虽朝廷有时命帅，而土人多务逐君。习苦忘非，尾大不掉，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李载义、张仲武、张允伸因利乘便，获领旌旗，以仁守之，恭顺朝旨，亦足多也。如硃克融、杨志诚、史元忠、张公素、李可举、李全忠，以不仁得之，靡更曩志。或寻为篡夺，或仅传子孙，咸非令终，盖其宜也。

赞曰：蝎石之野，气劲人豪。二百余载，自相尊高。载义、仲武，亦多忠劳。余因篡得，不仁何逃？

列传第一百三十一

史宪诚 子孝章

何进滔 子弘敬

韩允忠 子简

乐彦祯 子从训

罗弘信 子威

史宪诚，其先出于奚虏，今为灵武建康人。祖道德，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卿、上柱国、怀泽郡王。父周洛，为魏博军校，事田季安，至兵马大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柱国、北海郡王。宪诚始以材勇，随父历军中右职，兼监察御史。元和中，田弘正讨李师道，令宪诚以先锋四千人济河，累下其城栅。复以大军齐进，乘势逐北，魏之全师迫于郛之城下。师道穷蹙，刘悟斩首投魏军。录功，超授宪诚兼中丞。

镇州王承宗死，弘正自魏移领镇州。居数月，为王廷凑所杀，遂以兵叛。朝廷以弘正子布为魏博节度使，领兵讨伐，俾复父冤。时幽州硃克融援助廷凑，布不能制，因自引决，军情嚣然。

宪诚为中军都知兵马使，乘乱以河朔旧事动其人心，诸军即拥而归魏，共立为帅，国家因而命之。时克融、廷凑并据兵为乱，宪诚喜得旄节，虽外顺朝旨，而中与硃、王为辅车之势，长庆二年正月也。

寻遣司门郎中韦文恪宣慰。时李絳为乱，与宪诚书问交通。

宪诚表请与絳节钺，仍于黎阳舫舟，示欲渡河。及见文恪，举止骄傲，其言甚悖。旋闻絳为帐下所杀，乃从改过，谓文恪曰：“宪诚蕃人，犹狗也，唯能识主。虽被棒打，终不忍离。”其狡讦如此。朝廷每为优容，寻加左仆射。敬宗即位，进秩司空。

太和二年，沧景节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同捷窃据军城，表邀符节，举兵伐之。先是，宪诚与全略婚媾，及同捷叛，复潜以粮饷为助。上屡发使申谕，寻又就加平章事。宪诚尝遣骁将至阙下，恣为张大，宰相韦处厚以语折挫之，宪诚不敢复与同捷为应。时宪诚示出师共讨同捷。及沧景平，加司徒。宪诚心不自安，乃遣子孝章入觐，又飞章愿以所管奉命。上嘉之。乃加侍中，移镇河中。宪诚素怀向背，不能以忠诚感激其众。未及出城，太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夜，为军众所害，册赠太尉。

孝章，幼聪悟好学。元和中，李醞为魏帅，取大将子弟列于军籍。孝章倡言愿效文职，醞奇之，令摄府参军。及宪诚领节钺，改土曹参军、兼监察御史，赐绯。孝章以父在镇多违朝旨，尝雪涕极谏，备陈逆顺之理。朝廷闻而嘉之，乃授检校太子左谕德、兼侍御史，充节度副使。累迁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赐紫。领本道兵同平沧景，加工部尚书。寻请赴阙，文宗慰劳甚厚，宪诚亦因恳乞朝觐。上知宪诚之入觐，自孝章之谋，遂加礼部尚书，分相、卫、澶三州别为一镇，俾孝章领之。孝章未到镇，宪诚遇害。上以孝章有忠节，起复为右金吾卫将军。间岁，授鄜坊节度使。居四年，迁于滑。一岁，入为右领军大将军，改右金吾大将军，俄授邠宁节度。

孝章历三镇，虽无异绩，而谨身畏法，以保初终。开成三年十月卒，赠右仆射。

何进滔，灵武人也。曾祖孝物，祖俊，并本州军校。父默，

夏州衙前兵马使，检校太子宾客，试太常卿。以进滔之贵，赠左散骑常侍。进滔客寄于魏，委质军门，事节度使田弘正。弘正奉诏讨郢州，破李师道，时进滔为衙内都知兵马使，以功授兼侍御史。太和三年，军众害史宪诚，连声而呼曰：“得衙内都知兵马使何端公知留后，即三军安矣。”推而立之。朝廷因授进滔左散骑常侍、魏博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为魏帅十余年，大得民情，累官至司徒、平章事卒。

子弘敬袭其位。朝廷时遣河中帅李执方、沧州帅刘约各遣使劝令归阙，别俟朝旨。弘敬不从，竟就加节制。及刘稹反，不时起兵。镇州王元逵下邢、洺二州，兵次上党，弘敬方出师压境。大中后，宣宗务其姑息，继加官爵，亦至使相。咸通初，卒。子全皞嗣之。朝廷寻降符节，累官亦至同平章事。十一年，为军人所害。子孙相继，四十余年。

韩允忠，魏州人也。旧名君雄，懿宗改赐今名。父国昌，历本州右职。会昌中，从何弘敬破刘稹，以功为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以允忠故，累赠兵部尚书。允忠少仕军门，继升裨校。潞州之役，亦与其行。咸通十一年，何全皞为军众所杀，推允忠为帅。时僖宗为普王，即降诏遥领节度，授允忠左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充节度观察留后。不数月，转检校工部尚书、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充魏博节度观察等使。累加至检校司空、同平章事。乾符元年十一月卒，年六十一。累赠太尉。

子简，自允忠初授戎帅，便为节度副使。乾符初，累官至检校工部尚书。允忠卒，即起复为节度观察留后。逾月，加检校右仆射。其后累加至侍中，封昌黎郡王。

贼巢之乱，诸葛爽受其伪命河阳节度使。时僖宗在蜀，寇盗蜂起，简据有六州，甲兵强盛，窃怀僭乱之志，且欲启其封疆，乃举兵攻河阳，爽弃城而走。简遂留兵保守，因北掠邢、

洺而归，遂移军攻郢。郢帅曹全晸出战，为简所败，死之。郢将崔君裕收合残众，保郢州。简进攻其城，半年不下，河阳复为诸葛爽所袭。简因欲先讨君裕，次及河阳，乃举兵至郢，君裕请降。寻移军复攻河阳，行及新乡，为爽军逆击，败之。简单骑奔回，忧愤。疽发背而卒，时中和元年十一月也。

乐彦祯，魏州人也。父少寂，历澶、博、贝三州刺史，赠工部尚书。彦祯少为本州军校。韩简之领节旄也，以彦祯为马步军都虞候，转博州刺史。下河阳，走诸葛爽。有功，迁澶州刺史。简再讨河阳之败也。彦祯以一军先归，魏人遂共立之。朝廷寻授检校工部尚书，知魏博留后。俄加户部尚书，充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中和四年，累加至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僖宗自蜀回，加开府仪同三司，册拜司徒。

彦祯志满骄大，动多不法。一旦征六州之众，板筑罗城，约河门旧堤，周八十里，月余而毕，人用怨咨。

又其子从训天资悖逆。王铎自滑移镇沧州，过魏郊，从训见其女妓，利之，先伏兵于漳南高鸡泊，俟铎之至，围而害之，掠其所有。时朝廷微弱，不能诘。魏人素知铎名望，议者惜之，而罪从训。从训又召亡命之徒五百余辈，出入卧内，号为“子将”，委以腹心。军人籍籍，各有异议。从训闻而忌之，易服遁出，止于近县。彦祯因命为六州都指挥使。未几，又兼相州刺史。到任之后，般犇军器，取索钱帛，使人来往，交午涂路，军府疑贰。

彦祯危愤而卒，众推都将赵文 弁知留后事。从训自相州领兵三万余人至城下，文 弁按兵不出。众怀疑惧，复害文 弁，推罗弘信为帅。弘信以兵出战，败之。从训招集余众，次于洹水。弘信遣将程公佐领兵讨击，大败之，梟从训首于军门，时文德元年春也。

罗弘信，字德孚，魏州贵乡人。曾祖秀，祖珍，父让，皆为本州军校。弘信少从戎役，历事节度使韩简、乐彦祯。光启末，彦祯子从训忌牙军，出居于外，军众废彦祯，推赵文 弁权主军州事。众复以为不便，因推弘信为帅。先是，有邻人密谓弘信曰：“某尝夜遇一白须翁，相告云，君当为土地主。如是者再三。”弘信窃异之。及废文 弁，军人聚呼曰：“孰愿为节度使者？”弘信即应之曰：“白须翁早以命我。”众乃环而视之，曰：“可也。”由是立之。僖宗闻之，文德元年四月，诏加工部尚书，权知节度留后。七月，复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充魏博节度观察处置等使。龙纪中，加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封豫章郡公。

乾宁中，硃全忠急攻兖郛，硃瑄求援于太原。太原发军，假道于魏，令大将李存信屯莘县。存信御军无法，侵魏之刍牧，弘信不平之。全忠复遣人谓之曰：“太原志吞河朔，回戈之日，贵道堪忧。”弘信乃托好于汴，出师三万攻存信，败之。太原怒，举兵攻魏，营于观音门外。汴将葛从周援之，屯于洹水。李克用子落落时为铁林军使，为从周所擒，乃退归。自是太原之师，每岁侵扰相、魏，魏人患之。

硃全忠方事兖郛，惧弘信离贰，每岁时赂遗，必卑辞厚礼答贐。全忠对魏使北面拜而受之，曰：“六兄比予倍年已上，兄弟之国，安得以常邻遇之。”弘信以为厚己，亦推心焉。弘信累官至检校太师、守侍中、临清王。光化元年九月卒，年六十三，赠太师，追封北平王，谥曰庄肃。子威。

威，字端己。文德初，授左散骑常侍，充天雄军节度副使。自龙纪至乾宁，十年之中，累加官爵。弘信卒，袭父位为留后，朝廷从而命之。天复末，累加至检校太傅、兼侍中、长沙王。天祐初，授检校太尉、守侍中，进封鄴王，赐号“忠勤宣力致

理功臣”。

魏之牙中军者，自至德中，田承嗣盗据相、魏、澶、博、卫、贝等六州，召募军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为号。皆丰给厚赐，不胜骄宠。年代浸远，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其凶戾者，强买豪夺，逾法犯令，长吏不能禁。变易主帅，有同儿戏，如史宪诚、何进滔、韩君雄、乐彦祯，皆为其所立。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害。威惩其往弊，虽以货赂姑息，而心衔之。

威嗣世之明年，正月，幽州刘仁恭拥兵十万，谋乱河朔，进陷贝州，长驱攻魏。威求援于汴。硃全忠遣将李思安屯于洹水。葛从周自邢、洺引军入魏。燕将刘守文、单可及攻汴军于内黄。思安逆战，大败之，乘胜追蹙。从周出会掩击，复败燕军，斩首三万。三年，威引汴军攻沧州以报之。自是，威感全忠援助之恩，合从景附。

天祐二年七月十三日夜，牙军裨校李公佐作乱，威仅以身免。公佐出奔沧州。自是愈惧，遣使求援于全忠，密谋破之。全忠遣李思安会魏博军，再攻沧州。全忠女妻威子廷规，先是卒。全忠遣长直军校马嗣勋选兵千人，密于輿中实兵甲入魏，言助女葬事。三年正月五日，嗣勋至，全忠亲率大军济河，言视行营于沧景。威欲因而出迎，至期，即假全忠帐下锐卒入而夹攻之。牙军颇疑，坚请不出。威恐泄其事，慰纳之。是月十四日夜，率厮养百十辈，与嗣勋合攻之。时宿于牙城者千人，迟明杀之殆尽；凡八千家，皆破其族。魏军攻沧州者，在历亭闻有变，其将史仁遇拥之，保于高唐。六州之内，皆为讎敌，累月平之。威仕梁数年后卒，年三十四，位至守太师、兼中书令，赠尚书令，谥曰贞壮。

威性明敏，达于吏道。伏膺儒术，招纳文人，聚书至万卷。每花朝月夕，与宾佐赋咏，甚有情致。钱塘人罗隐者，有当世

诗名，自号“江东生”。威遣使賂遗，叙其宗姓，推为叔父。隐亦集其诗寄之。威酷嗜其作，目己所为曰《偷江东集》凡五卷，今鄴中人士讽咏之。

史臣曰：魏、镇、燕三镇，不能制之也久矣。兵强地广，合从连衡。爵命虽假于朝廷，群臣自谋于元帅。如史宪诚等五家，其初皆因此而得之，其后亦因此而失之。盖不知取之以权，守之以仁，则远矣。若善继者，史氏、罗氏之二子有焉，其余不足观也。

赞曰：逆取顺守，古亦有之。如其逆守，灭亡必随。史、何、韩、乐，世数盛衰。足以为鉴，念兹在兹。

列传第一百三十二

王重荣 子珂

王处存 弟处直

诸葛爽 高骈

毕师 铎秦 彦时溥 硃瑄 弟瑾

王重荣，河中人。父纵，盐州刺史，咸通中有边功。重荣以父廕补军校，与兄重盈俱号骁雄，名璟军中。广明初，重荣为河中马步军都虞候。巢贼据长安，蒲帅李都不能拒，称臣于贼，贼伪授重荣节度副使。河中密迎京师，贼征求无已，军府疲于供亿，贼使百辈，填委传舍。重荣谓都曰：“吾以外援未至，诡谋附贼以纾难。今军府积实，苦被征求，复来收兵，是贼危我也。倘不改图，危亡必矣！请绝桥道，婴城自固。”都曰：“吾兵微力寡，绝之立见其患。唯公图之，愿以节钺假公。”翌日，都归行在，重荣知留后事，乃斩贼使，求援邻藩。既而贼将硃温舟师自同州至，黄郛之兵自华阴至，数万攻之。重荣戒励士众，大败之。获其兵仗，军声益振。朝廷遂授节钺，检校司空。时中和元年夏也。

俄而忠武监军杨复光率陈、蔡之师万人，与重荣合。贼将李祥守华州，重荣合势攻之，擒祥以徇。俄而硃温以同州降。贼既失同、华，狂躁益炽。黄巢自率精兵数万，至梁田坡。时重荣军华阴南，杨复光在渭北，犄角破贼；出其不意，大败贼军，获其将赵璋。巢中流矢而退。而重荣之师，亡耗殆半。惧贼复来，深忧之。谓复光曰：“军虽小捷，锐旅亡失。万一贼

党复来，其将何军以应？吾之成败，未可知也。”复光曰：“雁门李仆射，与仆家世事旧，其尊人与仆父兄同患难。仆射奋不顾身，死义知己。倘得李雁门为援，吾事济矣。”因遣使传诏征兵。明年，李克用领兵至，大败巢贼，收复京城。其倡义启导之功，实重荣居首。京师平，以功检校太尉、同平章事、琅邪郡王。

光启元年，僖宗还京。丧乱之后，六军初复，国藏虚竭。观军容使田令孜奏以安邑、解县两池榷课，直属省司，以充贍给。旧事，河中节度兼榷使，每年额输省课。重荣累表论列，既循往例，兼恃大功。令孜不许，奏请移重荣为定州节度。制下，不奉诏，令孜率禁军攻之，屯于沙苑，为重荣击败之。十二月，令孜挟天子出幸宝鸡，太原闻之，乃与重荣入援京师，遣使迎驾还宫。令孜尤惧，却劫幸山南。及硃玫立襄王称制，重荣不受命，会太原之师于河西，以图兴复。明年，王行瑜杀硃玫，僖宗反正，重荣之忠力居多。

重荣用法稍严，季年尤甚。部下常行儒者，尝有所谴罚，深衔之。光启三年六月，行儒以兵攻府第，重荣夜出于城外别墅。诘旦，为行儒所害，行儒乃推重盈为帅。重盈既立，诛行儒与其党，安集军民。

乾宁初，重盈卒，军府推行军司马王珂为留后。重盈子珙，时为陕帅，瑶为绛州刺史。珂即重荣兄重简子，出继重荣。由是争为蒲帅。瑶、珙上章论列，又与硃温书云：“珂非吾兄弟，家之苍头也。小字虫儿，安得继嗣？”珂上章云：“亡父有兴复之功。”遣使求援于太原，太原保荐于朝。珙厚结王行瑜、李茂贞、韩建为援，三镇互相表荐。昭宗诏谕之曰：“吾以太原与重荣有再造之功，已俞其奏矣。”故明年五月，茂贞等三人率兵入觐，贼害时政，请以河中授珙。珙、瑶连兵攻河中。

李克用怒，出师讨三镇。瑶、珙兵退，克用拔絳州，斩瑶，乃师于渭北。天子以珂为河中节度，授以旄钺，仍充供军粮料使。既诛王行瑜，克用以女妻之。珂亲至太原，太原令李嗣昭将兵助珂攻珙，珙每战频败。珙性惨刻，人有逾犯，必斩首置于座前，言笑自若，部下咸苦之。因其削弱，皆怀离叛。光化二年六月，部将李璠杀珙，自称留后。

光化末，硃温初伏镇、定，将图关辅，属刘季述废立之际，京师俶扰。崔胤潜乞师于汴，以图反正。温谓其将张存敬、侯言曰：“王珂恃太原之势，侮慢藩邻，骨肉相残，自大其事，尔为我持一绳以缚之。”存敬等率兵数万渡河，由含山出其不意，天复元年正月，兵攻晋、绛。珂将绛州刺史陶建钊、晋州刺史张汉瑜既无备，即开门降。温令别将何徽守晋州，扼其援路。二月，存敬大军逼河中，珂遣告急于太原。晋、绛既当兵冲，援师不能进。珂妻书告太原曰：“贼势攻逼，朝夕为俘囚，乞食大梁，大人安忍不救？”克用曰：“贼阻前途，众寡不敌，救则与尔两亡。可与王郎归朝廷。”珂计无从出，即谋归京师。又使人告李茂贞曰：“圣上初反正，诏藩镇无相侵伐，同匡王室。硃公不顾国家约束，卒遣贼臣，急攻敝邑，则硃公之心可见矣！敝邑若亡，则同、华、邠、岐非诸君所能保也。天子神器，拱手而授人矣！此自然之势也。公可与华州令公早出精锐固潼关，以应敝邑。仆自量不武，请于公之西偏求为镇守，此地请公有之。关西安危，国祚延促，系公此举也。”茂贞不答。

珂势蹙，将渡河归京师，人情离合。时河桥毁圯，凌澌鯁塞，舟楫难济。珂族舫舟有日。珂夜自慰谕守陴者，默然无应。牙将刘训夜半至珂寝门，珂叱之曰：“兵欲反耶？”训解衣袒臂曰：“公苟怀疑，训请断臂。”珂曰：“事势如何，计将安出？”训曰：“若夜出整棹待济，人必争舟。苟一夫鸣张，其

祸莫测。不如俟明旦，以情谕三军，愿从者必半，然后登舟赴阙，可以前济。不然，则召诸将校，且为款状，以缓贼军，徐图向背，策之上也。”珂然之，即登城谓存敬曰：“吾于汴王有家世事分，公宜退舍。俟汴王至，吾自听命。”存敬即日退舍。

三月，硃温自洛阳至，先哭于重荣之墓，悲不自胜，陈辞致祭，蒲人闻之感悦。珂欲面缚牵羊以见。温报曰：“太师阿舅之恩，何时可忘耶？郎君若以亡国之礼相见，黄泉其谓我何？”及珂出，迎之于路，握手歔歔，联辔而入。

居半月，以存敬守河中，珂举家徙于汴。后温令珂入觐，遣人杀之于华州传舍。自重荣初帅河中，传至珂二十年。

王处存，京兆万年县胜业里人。世隶神策军，为京师富族，财产数百万。父宗，自军校累至检校司空、金吾大将军、左街使，遥领兴元节度。宗善兴利，乘时贸易，由是富拟王者，仕宦因资而贵，侯服玉食，僮奴万指。处存起家右军镇使，累至骁卫将军、左军巡使。乾符六年十月，检校刑部尚书、义武军节度使。

明年，黄巢犯阙，僖宗出幸。处存号哭累日，不俟诏命，即率本军入援。遣二千人间道往山南，卫从车驾。时李都守河中降贼，会王重荣斩伪使，通使于处存，乃同盟誓师，营于渭北。时巢贼僭号，天下藩镇，多受其伪命，唯郑畋守凤翔，郑从谠守太原。处存、王重荣首倡义举，以招太原。俄而郑畋破贼前锋，王铎自行在至，故诸镇翻然改图，以出勤王之师。

中和元年四月，泾原行军唐弘夫败贼将林言、尚让军，乘胜进逼京师。处存自渭北亲选骁卒五千，皆以白繻为号，夜入京城。贼已遁去。京师故人见处存，遮道恸哭，欢呼塞路。军人皆释兵，争据第宅，坊市少年多带白号杂军。翌日，贼侦知，

自灞上复袭京师，市人以为王师，欢呼迎之。处存为贼所迫，收军还营。贼怒，召集两市丁壮七八万，并杀之，血流成渠。

处存家在京师，世受国恩，以贼寇未平，銮舆出狩，每言及时事，未尝不喑呜流涕，诸军义之。前后遣使十辈迎李克用，既奕世姻好，特相款昵。洎收京师，王铎第其功；勤王举义，处存为之最；收城破贼，克用为之最。以功检校司空。后又遣大将张公庆率劲兵三千，合诸军灭贼巢于泰山，以功检校司徒。

田令孜讨王重荣，诏处存为河中节度。处存上章申理，言：“重荣无罪，有大功于国，不宜轻有除改，以摇藩镇之心。”

“初，幽、镇两藩，兵甲强盛，易定于其间，疲于侵寇。及匡威得志骄盈，恆欲兼并之。赖与太原姻好，每为之援。处存亦睦邻以礼，优抚军民，折节下士，人多归之，以至抗衡列镇。累加侍中、检校太尉。乾宁二年九月卒，年六十五，赠太子太师，谥曰忠肃。

三军以河朔旧事，推其子副大使郃为留后。朝廷从而命之。授以旄钺，寻加检校司空、同平章事，累至太保。光化三年七月，汴将张存敬进寇幽州，旋入祁沟。郃遣马步都将王处直将兵拒之，为存敬所败，退营沙河。汴人进击，营于怀德驿。处直之众奔挠，城中大恐。十月，郃委城携族奔于太原，太原累表授检校太尉。天复初，卒于晋阳。

其弟鄴，克用以女妻之，历岚、石、洺三州刺史、大同军防御使。天祐中卒。

处直，字允明，处存母弟也。初为定州后院军都知兵马使。汴人入寇，处直拒战不利而退；三军大噪，推处直为帅。及郃出奔，乃权留后事。汴将张存敬攻城，梯冲云合，处直登城呼曰：“敝邑于朝廷未尝不忠，于藩邻未尝失礼，不虞君之涉吾地，何也？”硃温遣人报之曰：“何以附太原而弱邻道？”处

直报曰：“吾兄与太原同时立勋王室，地又亲邻，修好往来，常道也。请从此改图。”温许之。仍归罪于孔目吏梁问，出绢十万匹，牛酒以犒汴军。存敬修盟而退。温因表授旄钺，检校左仆射。天祐元年，加太保，封太原王。后仕伪梁，授北平王，检校太尉。不数岁，复于庄宗。后十余年，为其子都废归私第，寻卒，年六十一。

诸葛爽，青州博昌人。役属县为伍伯，为令所笞，乃弃役，以里讴自给。会庞勋之乱，乃委身为徐卒，累军功至小校。官军讨徐，庞勋势蹙，率百余人与泗州守将阳群归国。累授汝州防御使。李琢为招讨使，讨沙陀于云州，表爽为副。广明元年，贼陷京师，诏爽率代北行营兵马，赴难关中。爽军屯栎阳。潼关不守，车驾出幸，爽乃降贼。巢以爽为河阳节度使。巢贼败，复表归国，进位检校司徒。

时魏博韩简军势方盛。中和元年四月，魏人攻河阳，大败爽军于修武，爽弃城遁走。简令大将守河阳。乃出师讨曹全戣于郢州。十月，孟州人复诱爽，爽自金商率兵千人，复入河阳。乃犒劳魏人，令赵文 弁率之而去。十一月，爽攻新乡。简自郢来逆战，军于获嘉西北。时简将引魏人入趋关辅，诛除巢孽，自有图王之志，三军屡谏不从。偏将乐彦祯因众心摇，说激之，牙军奔归魏州。爽军乘之。简乡兵八万大败，奔腾乱死，清水为之不流。明年正月，简为牙军所杀，爽军由是大振。

及巢贼将败，爽复归国。爽虽起群盗，既贵之后，善于为理；所至法令澄清，人无怨叹，人士以此多之。光启二年，爽卒，帐中将刘经、张言以爽子仲方为孟帅。俄而蔡贼孙儒率众攻之，城陷于贼，仲方归于汴，儒遂据孟州。

高骈，字千里，幽州人。祖崇文，元和初功臣，封南平王，自有传。父承明，神策虞候。骈，家世仕禁军，幼而朗拔，好

为文，多与儒者游；喜言理道。两军中贵，翕然称重，乃縻之勇爵，累历神策都虞候。会党项羌叛，令率禁兵万人戍长武城。时诸将御羌无功，唯骈伺隙用兵，出无不捷。懿宗深嘉之。西蕃寇边，移镇秦州，寻授秦州刺史、本州经略使。

先是，李琢为安南都护，贪于货贿，虐赋夷獠，人多怨叛；遂结蛮军合势攻安南，陷之。自是累年亟命将帅，未能收复。五年，移骈为安南都护。至则匡合五管之兵，期年之内，招怀溪洞，诛其首恶，一战而蛮卒遁去，收复交州郡邑。又以广州馈运艰涩，骈视其水路，自交至广，多有巨石梗途，乃购募工徒，作法去之。由是舟楫无滞，安南储备不乏，至今赖之。天子嘉其才，迁检校工部尚书、郢州刺史、天平军节度观察等使。治郢之政，民吏歌之。

南诏蛮寇嵩州，渡泸肆掠。乃以骈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观察等使。蜀土散恶，成都比无垣墉，骈乃计每岁完葺之费，罄之以砖甃。雉堞由是完坚。传檄云南，以兵压境，讲信修好，不敢入寇。进位检校尚书右仆射、江陵尹、荆南节度观察等使。乾符四年，进位检校司空、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浙江西道观察等使，进封燕国公。

时草贼王仙芝陷荆襄，宋威率诸道师讨逐，其众离散过江表。天子以骈前镇郢，军民畏服，仙芝徒党，郢人也，故授骈京口节钺，以招怀之。寻授诸道兵马都统、江淮盐铁转运等使。骈令其将张璘、梁缙分兵讨贼，前后累捷，降其首领数十人。贼南趋岭表，天子嘉之。六年冬，进位检校司徒、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兵马都统、盐铁转运使如故。骈至淮南，缮完城垒，招募军旅，土客之军七万。乃传檄征天下兵，威望大振。朝廷深倚赖之，进位检校太尉、同平章事。

既而黄巢贼合仙芝残党，复陷湖南、浙西州郡，众号百万。巢据广州，求天平节钺。朝廷议欲以南海节钺授之。宰相卢携与骈素善，以骈前在浙西已立讨贼之效，今方集诸道之师于淮甸，不宜舍贼，以弱士心。郑畋议且宜假贼方镇以纾难。二人争论于朝，以言词不逊，由是两罢之。骈方持兵柄，闻朝议异同，心颇不平之。

广明元年夏，黄巢之党自岭表北趋江淮，由采石渡江。张璠勒兵天长，欲击之。骈怨朝议有不附己者，欲贼纵横河洛，令朝廷耸振，则从而诛之。大将毕师铎曰：“妖贼百万，所经镇戍若蹈无人之境。今朝廷所恃者都统，破贼要害之地，唯江淮为首。彼众我寡，若不据津要以击之，俾北渡长淮，何以扼束？中原陷覆必矣！”骈骇然曰：“君言是也。”即令出军。有爱将吕用之者，以左道媚骈，骈颇用其言。用之惧师铎等立功，即夺己权，从容谓骈曰：“相公勋业高矣，妖贼未殄，朝廷已有间言。贼若荡平，则威望震主，功居不赏，公安税驾耶？为公良画，莫若观衅，自求多福。”骈深然之，乃止诸将，但握兵保境而已。

其年冬，贼陷河洛。中使促骈讨贼，冠盖相望。骈终逗挠不行。既而两京覆没，卢携死。骈大阅军师，欲兼并两浙，为孙策三分之计。天子在蜀，亟命出师。中和二年五月，雉雠于扬州廨舍，占者云：“野鸟入室，军府将空。”骈心恶之。其月，尽出兵于东塘，结垒而处，每日教阅，如赴难之势。仍与浙西周宝书，请同入援京师。宝大喜，即点阅，将赴之，遣人侦之，知其非实。骈在东塘凡百日，复还广陵，盖襁雠雠之异也。

僖宗知骈无赴难意，乃以宰臣王铎为京城四面诸道行营兵马都统，崔安潜副之，韦昭度领江淮盐铁转运使。增骈阶爵，

使务并停。骈既失兵柄，又落利权，攘袂大诟，累上章论列，语词不逊。其末章曰：

臣伏奉诏命，令臣自省，更勿依违者。臣仰天诉地，自泪交流；如剑戟攒心，若汤火在己。只如黄巢大寇，围逼天长小城，四旬有余，竟至败走。臣散征诸道兵甲，尽出家财赏给，而诸道多不发兵，财物即为己有。纵然遣使征得，敕旨不许过淮。其时黄巢残凶，才及二万，经过数千里，军镇尽若无人。只如潼关已东，止有一径，其为险固，甚于井陉。岂有狂寇奔冲，略无阻碍，即百二之地，固是虚言。神策六军，此时安在？陛下苍黄西出，内官奔命东来，黎庶尽被杀伤，衣冠悉遭屠戮。今则园陵开毁，宗庙荆榛，远近痛伤，遐迩嗟怨。

虽然，奸臣未悟，陛下犹迷，不思宗庙之焚烧，不痛园陵之开毁。臣之痛也，实在于斯！此事见之多年，不独知于今日。况自萑蒲盗起，朝廷征用至多，上至帅臣，下及裨将，以臣所料，悉可坐擒，用此为谋，安能办事？陛下今用王铎，尽主兵权，诚知狂寇必歼，巢巢即覆。臣读《礼》至宣尼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使子路出延射曰：“溃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不入于射也。”严诚如斯，图功也，岂宜容易？陛下安忍委败军之将，陷一儒臣？崔安潜到处贪残，只如西川，可为验矣，委之副贰，讵可平戎？况天下兵骄，在处僭越，岂二儒士，能戢强兵，万一乖张，将何救助？愿陛下下念黎庶，上为宗祧，无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耻！臣但虑寇生东土，刘氏复兴，即轺道之灾，岂独往日！乞陛下稍留神虑，以安宗社。

今贤才在野，憊人满朝，致陛下为亡国之君，此等计将安出？伏乞戮卖官鬻爵之辈，征鲠直公正之臣，委之重难，置之左右，克复宫阙，莫尚于斯！若此时谤诽忠臣，沉埋烈士，匡

复宗社，未见有期！臣受国恩深，不觉语切，无任忧惧之至。

诏报骈曰：

省表具悉。卿一门忠孝，三代勋庸，铭于景钟，焕在青史。卿承祖父之训，袭弓冶之基，起自禁军，从微至著。始则囊锥露颖，稍有知音；寻则天骥呈才，急于试效。自秦州经略使，授交趾节旄，联翩宠荣，汗漫富贵，未尝断绝，仅二十年。

卿报国之功，亦可悉数。最显赫者，安南拒蛮，至今海隅尚守。次则汶阳之日，政声洽平。洎临成都，胁归驃信，三载之内，亦无侵袭。创筑罗城，大新锦里，其为雄壮，实少比侔。渚宫不暇于施为，便当移镇；建鄴才闻于安静，旋即渡江。自到广陵，并钟多垒，即亦招降草寇，救援临淮。大约昭灼功勋，不大于此数者。朝廷累加渥泽，靡吝徽章，位极三公，兵环大镇。铜盐重务，綰握约及七年；都统雄藩，幅圆几于万里。朕瞻如太华，倚若长城，凡有奏论，无不依允，其为托赖，岂愧神明？

自黄巢肆毒咸京，卿并不离隋苑。岂金陵苑水，能遮鹅鹳之雄；风伯雨师，终阻帆樯之利？自闻归止，宁免郁陶。卿既安住芜城，郑畋以春初入觐，遂命上相，亲领师徒，因落卿都统之名，固亦不乖事例。仍加封实，贵表优恩。何乃疑忿太深，指陈过当，移时省读，深用震嗟。聊举诸条，粗申报复。

卿表云：“自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负陛下”者。朕拔卿汶上，超领剑南，荆、润、维、扬，联居四镇。綰利则牢盆在手，主兵则都统当权。直至京北、京南、神策诸镇，悉在指挥之下，可知董制之雄。而乃贵作司徒，荣为太尉，以为不用，何名为用乎？

卿又云：“若欲俯念旧勋，伫观后效，何不以王铎权位，与臣主持，必能纠率诸侯，诛锄群盗”者。朕缘久付卿兵柄，

不能翦灭元凶。自天长漏网过淮，不出一兵袭逐，奄残京国，首尾三年；广陵之师，未离封部，忠臣积望，勇士兴讥。所以擢用元臣，诛夷巨寇，心期貔武，便扫欃枪。卿初委张璘，请放却诸道兵士，辛勤召置，容易放还，璘果败亡，巢益颠越。卿前年初夏，逞发神机，与京中朝贵书，题云：“得灵仙教导，芒种之后，贼必荡平。”寻闻围逼天长，必谓死在卿手，岂知鱼跳鼎釜，狐脱网罗，遽过长淮，竟为大憖。都统既不能御遏，诸将更何以枝梧？果致连犯关河，继倾都邑。从来倚仗之意，一旦控告无门，凝睇东南，惟增凄惻。及朕蒙尘入蜀，宗庙污于贼庭，天下人心，无不雪涕。既知历数犹在，讴谣未移，则怀忠拗怒之臣，贮救难除奸之志，便须果决，安可因循？况恩厚者其报深，位重者其心急。此际天下义举，皆望淮海率先。岂知近辅儒臣，先为首唱；而穷边勇将，誓志平戎，关东寂寥，不见干羽。洎乎初秋览表，方云仲夏发兵，便诏军前，并移汶上。喜闻兵势，渴见旌幢。寻称宣润阻艰，难从天讨。谢玄破苻坚于淝水，裴度平元济于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将！

卿又云：“若不斥逐邪佞，亲近忠良，臣既不能保家，陛下岂能安国？忽当今日，弃若寒灰”者。未委谁是忠良，谁为邪佞？终日宠荣富贵，何尝不保其家；无人扞御冠戎，所以不安其国。岂有位兼将相，使带铜盐，自谓寒灰，真同浪语。

卿又云：“不通园陵之开毁，不念宗庙之焚烧，臣实痛之，实在兹也。”且龟玉毁于椟中，谁之过也？鲸鲵漏于网外，抑有其由！卿手握强兵，身居大镇，不能遮围擒戮，致令脱漏猖狂，虽则上系天时，抑亦旁由人事。朕自到西蜀，不离一室之中，屏弃笙歌，杜绝游猎，蔬食适口，布服被身，焚香以望园陵，雪涕以思宗庙，省躬罪己，不敢遑安。“奸臣未悟”之言，谁人肯认？“陛下犹迷”之语，朕不敢当！

卿又云：“自来所用将帅，上至帅臣，下及裨将，以臣所料，悉可坐擒，用此为谋，安能集事”者。且十室之邑，犹有忠信，天下至大，岂无英雄？况守固城池，悉严兵甲，纵非尽美，安得平欺？卿尚不能缚黄巢于天长，安能坐擒诸将？只如拓拔思恭、诸葛爽辈，安能坐擒耶？勿务大言，不堪垂训。

卿又云：“王铎是败军之将，兼征引鬻相射义”者。昔曹沫三败，终复鲁讎；孟明再奔，竟雪秦耻。近代汾阳尚父，咸宁太师，亦曾不利鼓鼙，寻则功成钟鼎。安知王铎不立大勋？

卿又云：“无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耻。但虑寇生东土，刘氏复兴，即轺道之灾，岂独往日”者。我国家景祚方远，天命未穷，海内人心，尚乐唐德。朕不荒酒色，不亏刑名，不结怨于生灵，不贪财于宇县。自知运历，必保延洪。况巡省已来，祯祥荐降；西蜀半年之内，声名又以备全。塞北、日南，悉来朝贡；黠戛、善阇，并至梯航。但虑天宝、建中，未如今日；清宫复国，必有近期。卿云“刘氏复兴”，不知谁为其首？遽言“刮席之耻”，比朕于刘盆子耶？仍忧“轺道之灾”，方朕于秦子婴也？虽称直行，何太罔诬！三复斯言，尤深骇异。

卿又云：“贤才在野，憊人满朝，致陛下为亡国之君，此子等计将安出？伏乞戮卖官鬻爵之辈，征鯁直公正之臣”者。且唐、虞之世，未必尽是忠良；今岩野之间，安得不遗贤彦？朕每令铨择，亦遣访求。其于选将料兵，安人救物，但属收复之业，讲求理化之基，自有长才，同匡大计。卖官鬻爵之士，中外必不有之，勿听狂辞，以资游说。且朕远违宫阙，寄寓巴邛，所失恩者甚多，尚不兴怨，卿落一都统，何足介怀？况天步未倾，皇纲尚整，三灵不昧，百度犹存。但守君臣之轨仪，正上下之名分，宜遵教约，未可隳凌。朕虽冲人，安得轻侮！

但以知卿岁久，许卿分深，贵存终始之恩，忽贮猜嫌之虑。所宜深省，无更过言！

骈始以兵权，欲临藩镇，吞并江南；一朝失之，威望顿灭，阴谋自阻。故累表坚论，欲其复故。明年四月，王铎与诸道之师败贼关中，收复京城。骈闻之，悔恨万状。而部下多叛，计无所出，乃托求神仙，屏绝戎政，军中可否，取决于吕用之。

光启初，僖宗再幸山南。李福僭号，伪授骈中书令、诸道兵马都统、江淮盐铁转运等使。骈方怨望，而甘于伪署，称藩纳贿，不绝于途；晏安自得，日以神仙为事。吕用之又存暨工诸葛殷、张守一有长年之术，骈并署为牙将。于府第别建道院，院有迎仙楼、延和阁，高八十尺，饰以珠玑金钿。侍女数百，皆羽衣霓服，和声度曲，拟之钧天。日与用之、殷、守一三人授道家法篆，谈论于其间，宾佐罕见其面。

府第有隋炀帝所造门屋数间，俗号中书门，最为宏壮，光启元年，无故自坏。明年，淮南饥，蝗自西来，行而不飞，浮水缘城而入府第。道院竹木，一夕如翦，经像幢节，皆啮去其首。扑之不能止。旬日之内，蝗自食啖而尽。

其年九月，雨鱼。是月十日夜，大星陨于延和阁前，其声如雷，火光烁地。自二年十一月雨雪阴晦，至三年二月不解。比岁不稔，食物踊贵，道殍相望，饥骸蔽地。是月，浙西周宝为三军所逐。骈喜，以为妖异当之。

三月，蔡贼过淮口，骈令毕师铎出军御之。师铎与高邮镇将张神剑、郑汉璋等，率行营兵反攻扬州。四月，城陷，师铎囚骈于道院，召宣州观察使秦彦为广陵帅。既而蔡贼杨行密自寿州率兵三万，乘虚攻城。城中米斗五十千，饿死大半。骈家属并在道院，秦彦供给甚薄，薪蒸亦阙。奴仆彻延和阁 阑槛煮革带食之，互相篡啖。骈召从事卢说谓之曰：“予三朝为国，

粗立功名。比摆脱尘埃，自求清静，非与人世争利。一旦至此，神道其何望耶？”掩涕不能已。

初，师铎之入城也，爱将申及谓骈曰：“逆党人数不多，即日弛于防禁，愿奉令公潜出广陵，依投支郡，以图雪耻，贼不足平也。若持疑不决，及旦夕不得在公左右。”骈怯惧，不能行其谋。九月，师铎出城战败，虑骈为贼内应，又有尼奉仙，自言通神，谓师铎曰：“扬府灾，当有大人死应之，自此善也。”秦彦曰：“大人非高令公耶？”即令师铎以兵攻道院。侍者白骈曰：“有贼攻门。”曰：“此秦彦来。”整衣候之。俄而，乱卒升阶，曳骈数之曰：“公上负天子恩，下陷扬州民，淮南涂炭，公之罪也。”骈未暇言，首已堕地矣。

骈既死，左右奴客逾垣而遁，入行密军。行密闻之，举军缟素，绕城大哭者竟日；仍焚纸奠酒，信宿不已。骈与儿侄死于道院，都一坎瘞之，裹之以氈。行密入城，以骈孙俞为判官，令主丧事。葬送未行而俞卒，后故吏邝师虔收葬之。

初，师铎入城，吕用之、张守一出奔杨行密，诈言所居有金。行密入城，掘其家地下，得铜人，长三尺余，身被桎梏，钉其心，刻“高骈”二字于胸，盖以魅道厌胜蛊惑其心，以至族灭。

毕师铎者，曹州冤胸人。乾符初，与里人王仙芝啸聚为盗，相与陷曹、郢、荆、襄。师铎善骑射，其徒自为“鹞子”。仙芝死，来降高骈。初败黄巢于浙西，皆师铎、梁纘之效也，颇宠待之。

骈末年惑于吕用之，旧将俞公楚、姚归礼皆为用之谗构见杀。师铎意不自安，有爱妾复为用之所夺。

光启三年三月，蔡贼杨行密逼淮口，骈令师铎率三百骑戍高邮。戍将张神剑亦怒用之，两人谋自安之计。用之伺知，亟

请召还。师铎母在广陵，遣信令师铎遁去。或谓师铎曰：“请杀神剑，并高邮之兵趋府，令公必杀用之为解。”又曰：“不如投徐州，则身存而家保。”师铎曰：“非计也。吕用之诳惑主帅，涂炭生民，七八年来，鬼怨人怒。今日之事，安知天不假予诛妖乱而康淮甸耶？”又曰：“郑汉璋是我归顺时副使，常切齿于用之，今率精兵在淮口。闻吾此举，即乐从也。”乃趋淮口，与汉璋合，得兵千人。又相与至高邮，问计于张神剑。神剑曰：“公见事晚耶？用之一妖物耳，前受襄王伪命，作镇广州，迟留不行，志图淮海节镇。令公已夺其魄，彼一旦成事，焉能北面事妖物耶！”即割臂血为盟，推师铎为盟主，称大丞相。移檄郡县，以诛用之、守一、殷为名，乃署其卒长唐宏、王朗、骆玄真、倪详、逯本、赵简等，分董其卒三千人。

四月，趋广陵，营于大明寺，扬州大骇。吕用之分兵城守，高骈登延和阁，闻鼓噪声怪之。用之曰：“师铎兵士回戈，止遏不得，适已随宜处置，公幸勿忧。苟不听，徒劳玄女一符耳。”师铎陈兵数日，用之屡出战，师铎忧其不克，求救于宣州秦彦曰：“苟得广陵，则迎公为帅。”彦令牙将秦稠，率兵三千助之。师铎门客毕慕颜自城中出，曰：“人心已离，破之必矣！”秦稠军至，兵威渐振。骈闻甚忧，谓用之曰：“吾以心腹仗尔，不能驾驭此辈，误我何多？百姓遭罹饥馑，不可虐用。吾自枉手札喻师铎，可令大将一人自行。”用之即以其党许戡送骈书。师铎怒曰：“梁纘、韩问何在？令尔来耶！”即斩之。用之选劲兵自卫。一日至道院，骈叱去之。乃令犹子杰握牙兵，令师铎母作书，遣大将古锬与师铎子出城喻之。师铎令子还，白曰：“不敢负令公恩德，正为淮南除弊。但斩用之、守一，即日退还高邮。”秦稠攻西南隅，城中应之，即日城陷。吕用之由参佐门遁走。骈闻师铎至，改服俟之，与师铎交拜，如宾

主之仪。即日署为节度副使，汉璋、神剑皆署职事。

秦稠点阅府库，监守之，仍密召彦于宣州。或谓师铎曰：“公昨举兵诛二妖物，故人情乐从。今军府已安，以事理论之，公宜还政高公，自典兵马，戎权在手，取舍自由，藩邻闻之，不失大义。议者皆言秦稠破城之日，已召秦彦。彦若为帅，兵权非足下有也。公感其援，但以金玉报之，阻其渡江，最为上策。若秦彦作帅，则杨行密朝闻夕至。如高令复帅，外寇必自卷怀。”师铎犹豫未决，而秦彦军至。

五月，彦为节度使，署师铎为行军司马，移居牙外，心颇不悦。是月，杨行密引军攻扬州，彦兵拒战继败。八月，师铎与郑汉璋出军万人击行密，皆大败而还，自是不复出。九月，师铎杀高骈。十月，秦彦、师铎突围而遁。十一月，秦彦、师铎引蔡贼孙儒之兵三万围扬州。行密求救于汴，硃全忠遣大将李璠率师淮口，以为声援。孙儒以广陵未下，而汴卒来，又虑秦彦、师铎异志。四年正月，孙儒斩秦彦、师铎于高邮之南，郑汉璋亦死焉。

秦彦者，徐州人，本名立。为卒，隶徐军。乾符中，坐盗系狱，将死，梦人谓之曰：“尔可随我。”及寤，械破，乃得逸去，因改名彦。乃聚徒百人，杀下邳令，取其资装入黄巢军。巢兵败于淮南，乃与许勣俱降高骈，累奏授和州刺史。中和二年，宣歙观察使窦滂病，彦以兵袭取之。遂代滂为观察使，朝廷因而命之。

光启三年，扬州牙将毕师铎囚其帅高骈，惧外寇来侵，乃迎彦为帅。彦召池州刺史赵锽知宣州事，自率众入扬州。师铎推彦为帅。

五月，寿州刺史杨行密率兵攻彦，遣其将张神剑令统兵屯湾头山光寺。行密屯大云寺，北跨长岗，前临大道，自杨子江

北至槐家桥，栅垒相联。秦彦登城望之，惧形于色。令秦稠、师铎率劲卒八千出斗，为行密所掩，尽没。稠死之。彦急求援于苏州刺史张雄。雄率兵赴之，屯于东塘。重围半年，城中刍粮并尽，草根木实、市肆药物、皮囊革带，食之亦尽。外军掠人而卖，人五十千。死者十六七，纵存者鬼形鸟面，气息奄奄。张雄多军粮，相约交市。城中以宝贝市米，金一斤，通犀带一，得米五升。雄军得货，不战而去。九月，毕师铎出战，又败。自是日与秦彦相对嗟惋。问神尼奉仙何以获济，尼曰：“走为上计也。”十月，彦与师铎突围投孙儒，并为所杀。

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自师铎、秦彦之后，孙儒、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富扫地矣！

时溥，彭城人，徐之牙将。黄巢据长安，诏征天下兵进讨。中和二年，武宁军节度使支详遣溥与副将陈璠率师五千赴难。行至河阴，军乱，剽河阴县回。溥招合抚谕，其众复集，惧罪，屯于境上。详遣人迎犒，悉恕之，溥乃移军向徐州。既入，军人大呼，推溥为留后，送详于大彭馆。溥大出资装，遣陈璠援详归京。详宿七里亭，其夜为璠所杀，举家屠杀。溥以璠为宿州刺史，竟以违命杀详。溥诛璠，又令别将帅军三千赴难京师。天子还宫，授之节钺。

及黄巢攻陈州，秦宗权据蔡州，与贼连结。徐、蔡相近，溥出师讨之。军锋益盛，每战屡捷。黄巢之败也，其将尚让以数千人降溥，后林言又斩黄巢首归徐州，时溥功居第一，诏授检校太尉、中书令、钜鹿郡王。宗权未平，仍授溥徐州行营兵马都统。

蔡贼平，硃全忠与之争功，遂相嫌怨。淮南乱，朝廷以全忠遥领淮南节度，以平孙儒、行密之乱。汴人应援，路出徐方，

溥阻之。全忠怒，出师攻徐。自光启至大顺六七年间，汴军四集，徐、泗三郡，民无耕稼，频岁水灾，人丧十六七。溥窘蹙，求和于汴。全忠曰：“移镇则可。”然之。朝廷以尚书刘崇望代溥，以溥为太子太师。溥惧出城见害，不受代。汴将庞师古陈兵于野，溥求援于兖州。硃瑾出兵救之，值大雪，粮尽而还。城中守陴者饥甚，加之病疫。汴将王重师、牛存节夜乘梯而入，溥与妻子登楼自焚而卒，景福二年四月也。地入于汴。

硃瑄，宋州人。父庆，盗盐抵法。瑄逃于青州，为王敬武牙卒。中和初，黄巢据长安，诏征天下兵。敬武遣牙将曹全晟率兵三千赴难关西，以瑄为军候。会青州警急，敬武召全晟还，路由郢州。时郢帅薛崇为草贼王仙芝所杀，郢将崔君裕权知州事。全晟知其兵寡，袭杀君裕，据有郢州，自称留后。以瑄有功，署为濮州刺史，留将牙军。

光启初，魏博韩简欲兼并曹郢，以兵济河收郢。全晟出兵逆战，为魏军所败，全晟死之。瑄收合残卒，保州城。韩简攻围半年，不能拔。会魏军乱，退去。朝廷嘉之，授以节钺。

时瑄有众三万。其弟瑾，勇冠三军，有争天下之心。秦宗权之盛也，屡侵郑、汴。硃全忠为贼所攻，甚窘，求救于瑄。瑄令硃瑾出师援之。击败秦宗权，全忠乃与瑄情极隆厚。

全忠狡谲翻覆，虎视藩邻。会宗权诛，乃急攻徐州。时溥求援于瑄，瑄与全忠书，请释溥修好，伪许之。瑄以恩及全忠，遣使让之，又令硃瑾出军援溥。及徐、泗平，全忠乃移兵攻郢。三四年间，每春秋入其境剽掠，人不得耕织，民为俘者十五六，瑄御备殫竭。景福末，与弟瑾合两镇之兵，与汴人大战于鱼山下，瑄、瑾俱败，兵士陷没。汴将硃友裕以长堑围之。乾宁四年正月，城中食竭，瑄与妻荣氏出奔，至中都，为野人所害，传首汴州。荣氏至汴州为尼。

硃瑾，瑄之母弟，骁果善战。初，乾符末，朝廷以将军齐克让为兖州节度。瑾将袭取之，乃求婚于克让。及亲迎，瑾选勇士卫从，礼会之夜窃发，逐克让，遂据城称留后。朝廷不获已，以节钺授之。及硃瑄平，汴人移兵攻兖，经年食尽，瑾出城求食。比还，为别将所拒，不得入。乃渡淮依杨行密。行密宠待之，用为寿州刺史，大败汴军于清口，自此全忠不敢以兵渡淮。瑾，杨溥时谋乱，为徐知训所杀。

史臣曰：疾风知劲草，世乱见忠臣，诚哉是言也！土运中微，贼巢僭越，藩伯勤王，赴难者，率有声而无实。唯重荣斩贼使于近关，处存举义师于安喜，横身泣赴，不顾祸患，遂得义徒云合，逆党势穷。宜乎服冕乘轩，传家胙土。而重荣伤于峻法，严而少恩，祸发舆台，诚悲枉横。高骈起家禁旅，颇立功名，玩寇崇妖，致兹狼籍。后来勋德，可诫前军。瑄、溥不以善取，固宜凶终。瑾持此狼心，安逃虎口？王纲之紊，群盗及兹，复何言哉！

赞曰：王者抚运，居安虑危。不以德处，即为盗窥。乾坤荡覆，生聚流离。读骈章疏，可为涕洟！

列传第一百三十三

外戚

独孤怀恩 窦德明 侄怀贞 族弟孝谌 孝谌子希城 希球
希瓘 希瓘从父弟维鎰 长孙敞 从父弟操 赵持满附
武承嗣 子延秀 从父弟三思 三思子崇训 从祖弟懿宗
攸暨 攸暨妻太平公主 从父弟攸绪 薛怀义附
韦温王 仁皎 子守一
吴淑 弟湊
窦觿 柳晟王 子颜

自古后族，能以德礼进退、全宗保名者，鲜矣。盖恃宫掖之宠，接宴私之欢，高爵厚禄骄其内，声色服玩惑于外；莫知师友之训，不达危亡之道。故以中才处之，罕不覆败；亦由重植之木，自然颠披也。明哲之君，知骄侈之易满，荣宠之难保；授任各当其才，禄位不过其量；告之以天命不易，诫之以大义灭亲；使居无过之地，永享不赉之福，与国终始，不失其所以亲也。《易》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又曰：“妇子嘻嘻，失家节也。”与其爱而失节，曷若惧而致福？魏氏惩汉人之败，著矫枉之法：幼主嗣位，母后不得临朝；外氏无功，时主不得封爵。虽曰刻薄，而卞、甄之族，竟无大过。皇唐受命，长孙、窦氏以勋贤任职，而武氏、韦氏以盈满致覆。夫废兴者，岂天

命哉，盖人事也！窦威、长孙无忌各自有传，其余载其得失，为《外戚传》，以存鉴诫焉。独孤怀恩，元贞皇后弟之子也。父整，隋涿郡太守。怀恩幼时，以献皇后之侄，养于宫中。后仕为鄆县令。高祖平京城，授长安令。在职严明，甚得时誉。及高祖受禅，擢拜工部尚书。时虞州刺史韦义节击尧君素于蒲州，而义节文吏怯懦，频战不利。高祖遣怀恩代总其众。怀恩督兵城下，为贼所拒，频战不利。高祖切让之，因是怨望。高祖尝戏之曰：“弟姑子悉为天子，次当舅子乎？”怀恩遂自以为符命，每扼腕曰：“我家岂女独富贵耶？”由是阴谋异计。

时虞乡南山多群盗。刘武周将宋金刚寇陷涪州，高祖悉发关中卒以隶太宗，屯于柏壁。怀恩遂与解县令荣静、前五原县主簿元君宝谋引王行本兵及武周连和，与山贼劫永丰仓而断柏壁粮道，割河东地以陷武周。事临发，会夏县人吕崇茂杀县令，据县起兵，应武周。高祖遣怀恩与永安王孝基、陕州总管于筠、内史侍郎唐俭攻崇茂。宋金刚潜兵来袭，诸将尽没。君宝与开府刘让亦同陷于贼中，遂泄怀恩之谋。既而怀恩逃归，高祖复令率师攻蒲州。唐俭在贼中，说贼将尉迟敬德，请使让还，连和罢兵，遂使发其事。会尧君素为其下所杀，小帅王行本以蒲州降，怀恩勒兵入据其城。高祖将济河，已御舟矣，会让至，乃使召怀恩，怀恩不知事已泄，轻舟来赴。及中流而执之，收其党按验，遂诛之，时年三十六，籍没基家。

窦德明，太穆顺圣皇后兄之孙也。祖照，尚后魏文帝女义阳公主，封钜鹿公。父彦，袭父封，仕隋为西平郡守。德明少师事陈留王孝逸，颇涉文史。会汉王谅作乱，遣其将慕容良攻黎州。德明时年十八，募得五千人，倍道而进，号令严整，一战破之。以功累拜齐王府属，坐事免。及义师围长安，永安王孝基、襄邑王神符、江夏王道宗及高祖之婿窦诞、赵慈景并系狱，

隋将卫文升、阴世师欲杀之。德明谓文升曰：“罪不在此辈，杀之无伤于彼，适足招怨。”文升乃止。及谒见高祖，竟不自言，时人称其长者。武德初，拜考功郎中。从太宗击王世充，频有战功，封显武男。贞观初，历常、爱二州刺史。寻卒。

弟德玄，高宗时为左相。德玄子怀贞。

怀贞，少有名誉，时兄弟宗族，并以舆马为事，怀贞独折节自修，衣服俭素。圣历中为清河令，治有能名。俄历越州都督、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所在皆以清干著称。

神龙二年，累迁御史大夫，兼检校雍州长史。时韦庶人及安乐公主等干预朝政。怀贞每谄顺委曲取容，改名从一，以避后父之讳，自是名称日损。庶人微时乳母王氏，本蛮婢也，特封莒国夫人，嫁为怀贞妻。俗谓乳母之婿为阿浑，怀贞每因谒见之次及进表疏，列在官位，必曰“皇后阿浑”，时人或以“国浑”呼之，初无惭色。宦官用权，怀贞尤所畏敬，每视事听讼，见无须者，误以接之。监察御史魏传弓尝以内常侍辅信义，尤纵暴，将奏劾之。怀贞曰：“辅常侍深为安乐公主所信任，权势甚高，言成祸福，何得辄有弹纠？”传弓曰：“今王纲渐坏，君子道消，正由此辈擅权耳！若得今日杀之，明日受诛，无所恨。”怀贞无以答，但固止之。

韦庶人败，左迁濠州司马。寻擢授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以附会太平公主，累拜侍中、兼御史大夫，代韦安石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赐爵魏国公。

睿宗为金仙、玉真二公主创立两观，料功甚多，时议皆以为不可。唯怀贞赞成其事，躬自监役。怀贞族弟詹事司直维鋈谓怀贞曰：“兄位极台衮，当思献可替否，以辅明主。奈何校量瓦木，厕迹工匠之间，欲令海内何所瞻仰也？”怀贞不能对，而监作如故。时人为之语曰：“奚仆射前为韦氏国浑，后作公

主邑丞。”言怀贞伏事公主，同于邑官也。

先天二年，太平公主逆谋事泄，怀贞惧罪，投水而死。追戮其尸，改姓毒氏。

德明族弟孝谌。

孝谌，刑部尚书诞之子，昭成顺圣皇后父也。则天时，历太常少卿、润州刺史。长寿二年，后母庞氏被酷吏所陷，诬与后咒诅不道，孝谌左迁罗州司马而卒。

子希城、希球、希瓘，并流岭南。神龙初，随例雪免。景云年，追赠李谌太尉、邠国公，希城袭爵。玄宗即位，加赠孝谌太保，希城等以舅氏，甚见优宠。

希城累迁太子少傅、豳国公，寻卒。

希球官至太子宾客，封冀国公，开元二十七年卒。及卒，谥曰靖。

希瓘初赐爵毕国公，后改名 曳。初为左散骑常侍，及希球卒，因授开府仪同三司。玄宗以早失太后，尤重外家，曳兄弟三人皆国公，食实封。

曳子鐸，又尚玄宗女永昌长公主，恩宠赐赀，实为厚矣。而兄弟皆贪鄙，过自封植，曳又甚之。

天宝七年，有窦勉潜交巫祝，勉犯法，曳坐信其诡说，被停官，放归田园。寻以尊老，又授开府仪同三司，依旧朝会。十三载十二月卒，玄宗哭于行在，赠司徒。财货钜万。

璿 曳从父弟维鎔，好学，以撰著为业。时宗族咸以外戚，崇饰舆马，维鎔独清俭自守。中书令张说、黄门侍郎卢藏用、给事中裴子余皆与之亲善。官至水部郎中卒。撰《吉凶礼要》二十卷，行于代。

长孙敞，文德顺圣皇后之叔父也。仕隋为左卫郎将。炀帝幸江都，留敞守京城禁苑。及义旗入关，率子弟迎谒于新丰，

从平京城，以功除将作少监。出为杞州刺史。贞观初，坐赃免。太宗以后亲，常令内给绢以供私费。寻拜宗正少卿致仕，加金紫光禄大夫，累封平原郡公。卒，赠幽州都督，谥曰良，陪葬昭陵。

敞从父弟操，周大司徒、薛国公览之子也。武德中，为陕东道行台金部郎中，出为陕州刺史。自州东引水入城，以代井汲，百姓于今利之。贞观中，历洛州刺史、益州都督府长史，并有善政。二十三年，以子詮尚太宗女新城公主，拜岐州刺史。永徽初，加金紫光禄大夫，赐爵乐寿男。寻卒，赠吏部尚书、并州都督，谥曰安。

詮官至尚书奉御。詮即侍中韩瑗妻弟也。及瑗得罪，事连于詮，减死配流嵩州。詮至流所，县令希旨杖杀之。

詮之甥有赵持满者，工书善射，力搏猛兽，捷及奔马；而亲仁爱众，多所交结，京师无贵贱皆爱慕之。初为凉州长史，尝逐野马，自后射之，无不洞于胸腋，边人深伏之。许敬宗惧其作难，诬与詮及无忌同反。及拷讯，终无异词，且曰：“身可杀，辞不可夺。”吏竟代为款以杀之。

武承嗣，荊州都督士彠之孙，则天顺圣皇后兄子也。初，士彠娶相里氏，生元庆、元爽。又娶杨氏，生三女：长适越王府功曹贺兰越石，次则天，次适郭氏。士彠卒后，兄子惟良、怀运及元爽等遇杨氏失礼。及则天立为皇后，追赠士彠为司徒、周忠孝王，封杨氏代国夫人。贺兰越石早卒，封其妻为韩国夫人。寻又加赠士彠为太尉，杨氏改封为荣国夫人。时元庆仕为宗正少卿，元爽为少府少监，惟良为卫尉少卿。荣国夫人恨其畴日薄己，讽皇后抗疏请出元庆等为外职，佯为退让，其实恶之也。于是元庆为龙州刺史，元爽为濠州刺史，惟良为始州刺史。元庆至州病卒，元爽自濠州又配流振州而死。

乾封年，惟良与弟淄州刺史怀运，以岳牧例集于泰山之下。时韩国夫人女贺兰氏在宫中，颇承恩宠。则天意欲除之，讽高宗幸其母宅，因惟良等献食，则天密令人以毒药贮贺兰氏食中，贺兰氏食之，暴卒，归罪于惟良、怀运，乃诛之。仍讽百僚抗表请改其姓为虺氏，绝其属籍。元爽等缘坐配流岭外而死，乃以韩国夫人之子敏之为士矱嗣，改姓武氏，累拜左侍极、兰台太史，袭爵周国公。仍令鸿集学士李嗣真、吴兢之徒，于兰台刊正经史，并著撰传记。

敏之既年少色美，燕于荣国夫人，恃宠多愆犯，则天颇不悦之。咸亨二年，荣国夫人卒，则天出内大瑞锦，令敏之造佛像追福，敏之自隐用之。又司卫少卿杨思俭女有殊色，高宗及则天自选以为太子妃，成有定日矣，敏之又逼而淫焉。及在荣国服内，私释袞经，著吉服，奏妓乐。时太平公主尚幼，往来荣国之家，宫人侍行，又尝为敏之所逼。俄而奸污事发，配流雷州，行至韶州，以马缰自缢而死。

承嗣，元爽子也。敏之死后，自岭南召还，拜尚衣奉御，袭祖爵周国公。俄迁秘书监。则天临朝，追尊士矱为忠孝太皇，置崇先府官属，五代祖已下，皆为王。嗣圣元年，以承嗣为礼部尚书。寻除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垂拱中，转春官尚书，依旧知政事。载初元年，代苏良嗣为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兼知内史事。

天授元年，于东都创置武氏七庙，追尊周文王为始祖文皇帝，王子武为睿祖康皇帝，云武氏之先也。后五代祖赠太原靖王居常为严祖成皇帝，高祖赠赵肃恭王克己为肃祖章敬皇帝，曾祖赠魏康王俭为烈祖昭安皇帝，祖赠周安成王华为显祖文穆皇帝，考忠孝太皇为太祖孝明高皇帝，妣皆随帝号曰皇后。元庆为梁宪王，元爽为魏德王。又追封伯父及兄弟俱为王，诸姑

姊为长公主。于是封承嗣为魏王，元庆子夏官尚书三思为梁王，后从父兄子纳言攸宁为建昌王，太子通事舍人攸归为九江王，司礼卿重规为高平王，左卫亲府中郎将载德为颍川王，右卫将军攸暨为千乘王，司农卿懿宗为河内王，左千牛中郎将嗣宗为临川王，右卫勋二府中郎将攸宜为建安王，尚乘直长攸望为会稽王，太子通事舍人攸绪为安平王，攸止为恆安王。又封承嗣男延基为南阳王，延秀为淮阳王，三思男崇训为高阳王，崇烈为新安王，后兄子赠陈王承业男延晖为嗣陈王，延祚为咸安王。

承嗣尝讽则天革命，尽诛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承嗣从父弟三思又盛赞其计，天下于今冤之。俄又赐承嗣实封千户，仍监修国史。承嗣自为次当为皇储，令凤阁舍人张嘉福讽谕百姓抗表陈请，则天竟不许。如意元年，授特进。寻拜太子太保，罢知政事。承嗣以不得立为皇太子，怏怏而卒，赠太尉、并州牧，谥曰宣。

子延基袭爵，则天避其父名，封为继魏王。寻与其妻永泰郡主及懿德太子等，话及张易之兄弟出入宫中，恐有不利，后忿争不协，泄之，则天闻而大怒，咸令自杀。复以承嗣次子延义为继魏王。

中宗即位，侍中敬晖等以唐室中兴，武氏诸王宜削其王爵，乃率群官上表曰：

臣闻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归乎有德；皇极者，域中之大宝，必顺乎天命。历考前古，祥观帝业，皆不并兴，莫有二主。故三皇氏没而五帝氏兴，夏、商氏衰而周、汉氏作。何则？帝王之历数，心应乎五行，水盛则火衰，木衰则金盛。天地之运也，合乎四时，春往则夏来，暑退则寒集。则知五行之数也，帝王不可违，违之则宗社不安，生人不理。四时之序，天地不能变，变之则霜露不均，水旱交错。

自有隋失御，海内崩离，天历之重，归于唐室。万方乐业，荷拨乱之功；三圣重光，布生成之德。可谓有功于四海，有德于蒸人。自弘道遏密，生灵降祸，百辟哀号，如丧考妣。

则天皇后临御帝图，明目达聪，躬亲庶绩。则有谗邪凶孽，诬惑睿德，构害宗枝，诛夷殆尽。英藩贤戚，百不一存，余类在者，投窜荒裔。冤酷人神，感伤天地，忠臣义士，实所痛心。自天授之际，时称改革，武家子侄，咸树封建，十余年间，实亦荣极。于时唐室藩屏，岂得并封，故知事有升降，时使然也。

今则天皇帝厌倦万机，神器大宝，重归陛下。百姓讴歌，欣复唐业，上至卿士，下及苍生，黄发之伦，童儿之辈，莫不欢欣舞抃，如见父母。岂不以唐家恩德，感幽祇之心；陛下仁明，顺天下之望？今皇业重构，圣祚中兴，神祇之道，有助于先德矣！黎人之诚，无负于陛下矣！臣又闻之，业不两盛，事不两大，故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前圣之格言，先哲之明诫。自皇明反正，天命惟新，武家诸王，封建依旧，生者既加茅土，死者仍追赋邑，万姓失望，卿士寒心，何则？开辟以来，罕有斯理，帝王之道，实无此法。陛下纵欲开恩，以行私惠，岂可违五行之历数乎？乖四时之寒暑乎？

又海内众情，朝廷窃议，为武氏诸王身计，亦适将有损。何则？处之未得其所，居之实恐不安，陛下虽欲宠之，翻乃陷之，不遵古典故也。且唐历有归，周命已去；爵重则难保，禄薄则易全。又则天皇帝亲政之时，武氏诸王，亦分外职。今居京辇，不降旧封，天下之心，窃将不可。陛下纵欲敦崇外戚，曲流恩贷，奈宗庙社稷之计何？奈卿士黎庶之议何？

伏愿陛下为社稷之远图，割私情之小爱，内崇经邦之要，外顺遐迩之心，岂不固宗社之基，允人灵之愿？则陛下巍巍之业，贯三光而洞九泉。亲亲之义，上有伦而下有序。臣特承荣

宠，思竭丹赤，既为唐臣，实为唐计，伏乞圣慈，俯垂矜纳。

中书舍人岑义之词也。上答曰：

朕尝因暇景，博览前修，帝籍皇图，略稽其迹。至若二灵肇判，三才聿兴，骊连粟陆之辰，尊卢大庭之日，时犹朴略，未著图书。洎乎出震应期，画八卦而成象；炎皇御历，播百谷以兴农。车服创于轩辕之朝，历象建于唐尧之代，封建之事，阙尔无闻。自周汉已来，方崇蕃屏。至于三微更王，五运迭兴，以古揆今，事迹有爽。

比者别宗抚历，异姓兴邦，伏以则天大圣皇帝，内辅外临，将五十载，在朕躬则为慈母，于士庶即是明君。往者垂拱之中，嗣皇临政，当此之际，鲁卫并存。及乎全节兴妖，琅邪构逆，灾连七国，衅结三监，既行大义之怀，遂有泣诛之事。周唐革命，盖为从权，子侄封王，国之常典。卿等表云“天授之际，武家封建，唐家藩屏，岂得并封”者，至如千里一房，不预逆谋，还依姓李，无改旧惠，岂非善恶区分，申明逆顺矣？今以圣上乖豫，高枕怡神，委政朕躬，纂承丕绪。昨者二月之首，攸暨等屡请削封，朕独断襟怀，不依来请。昔汉祖以布衣取天下，犹封异姓为王，况朕以累圣开基，岂可削封外族？群公等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抗表紫庭，用申丹恳者。然以赏罚之典，经国大纲，攸暨、三思，皆悉预告凶竖，虽不亲冒白刃，而亦早献丹诚，今若却除旧封，便虑有功难劝。

于是降封梁王三思为德静郡王，量减实封二百户，定王、驸马都尉攸暨为乐寿郡王，河内郡王懿宗为耿国公，建昌郡王攸宁为江国公，会稽郡王攸望为鄴国公，临川郡王嗣宗为管国公，建安郡王攸宜为息国公，高平郡王重规为郃国公，继魏王延义为魏国公，安平郡王攸绪为巢国公，高阳郡王、驸马都尉崇训为酆国公，淮阳郡王延秀为桓国公，咸安郡王延祚为咸安

郡公。

中宗时，嗣宗至曹州刺史，攸宜工部尚书，重规岐州刺史，相次病卒。攸望至太常卿，左迁春州司马而死。延秀伏诛后，武氏宗属缘坐诛死及配流，殆将尽矣。先天二年，制削士彧帝号，依旧追赠太原王，妻杨氏亦削后号，依旧为太原王妃。

延秀，承嗣第二子也。则天时，突厥默啜上言有女请和亲，制延秀与阎知微俱往突厥，将亲迎默啜女为妻。既而默啜执知微，入寇赵、定等州，故延秀久不得还。神龙初，默啜更请通和，先令延秀送款，始得归，封恒国公，又授左卫中郎将。时武崇训为安乐公主婿，即延秀从父兄，数引至主第。延秀久在蕃中，解突厥语，常于主第，延秀唱突厥歌，作胡旋舞，有姿媚，主甚喜之。及崇训死，延秀得幸，遂尚公主。

主，韦后所生男女中最小。初，中宗迁于房州，欲达州境，生于路次。性惠敏，容质秀绝。中宗、韦后爱宠日深，恣其所欲，奏请无不允许。恃宠横纵，权倾天下，自王侯宰相已下，除拜多出其门。所营第宅并造安乐佛寺，拟于宫掖，巧妙过之。令杨务廉于城西造定昆池于其庄，延袤数里。出降之时，以皇后仗发于宫中，中宗与韦后御安福门观之，灯烛供拟，彻明如昼。延秀拜度日，授太常卿，兼右卫将军、驸马都尉，改封恒国公，实封五百户。废休祥宅，于金城坊造宅，穷极壮丽，帑藏为之空竭。崇训子数岁，因加金紫光禄大夫、太常卿同正员、左卫将军，封镐国公，赐实封五百户，以嗣其父。公主产男满月，中宗、韦后幸其第，就第放赦，遣宰臣李峤、文士宋之问、沈佺期、张说、阎朝隐等数百人赋诗美之。

延秀既恃恩，放纵无所忌惮。又公主府仓曹符凤知延秀有不臣之心，遂说曰：“今天下苍生，犹以武氏为念，大周必可再兴。按讖书云‘黑衣神孙披天裳’，驸马即神皇之孙也。”

每劝令著皁袄子以应之。及韦庶人败，延秀与公主在内宅，格战良久。皆斩之。后追贬为悖逆庶人。

三思，元庆子也。少以后族累转右卫将军。则天临朝，擢拜夏官尚书。及革命，封梁王，赐实封一千户。寻拜天官尚书。证圣元年，转春官尚书，监修国史。圣历元年，检校内史。二年，进拜特进、太子宾客，仍并依旧监修国史。

三思略涉文史，性倾巧便僻，善事人，由是特蒙信任。则天数幸其第，赏赐甚厚。时薛怀义、张易之、昌宗皆承恩顾。三思与承嗣每折节事之。怀义欲乘马，承嗣、三思必为之执辔。又赠昌宗诗，盛称昌宗才貌是王子晋后身，仍令朝士递相属和。三思又以则天厌居深宫，又欲与张易之、昌宗等扈从驰骋，以弄其权。乃请创造三阳宫于嵩高山，兴泰宫于万寿山，请则天每岁临幸，前后工役甚众，百姓怨之。

神龙初，进拜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加实封五百户，固辞不受。未几，随例降封为德静郡王，量减实封二百户。寻拜左散骑常侍，则天遗制令复其所减实封。

初，敬晖等立功后，掌知国政，三思虑其更为己患，而令其子崇训因安乐公主构诬敬晖等，并流于岭表而死。自是三思威权日盛，军国政事，多所参综。敬晖等所斥黜者，皆能引复旧职，令百官复修则天之法。时人皆言其阴怀篡逆，以比曹孟德、司马仲达。

雍州人韦月将、高轸等并上疏言三思父子必为逆乱。三思知而求索其罪。有司希旨，奏：“月将坐当弃市，轸配流岭外。”黄门侍郎宋璟执奏云：“月将所犯，不合至死。”三思怒，竟斥宋璟为外职。三思既猜嫉正士，尝言“不知何等名作好人，唯有向我好者，是好人耳。”又与其所亲兵部尚书宗楚客、将作大匠宗晋卿、太府卿纪处讷、鸿胪卿甘元柬递相引致，干黷

时政。侍御史周利用、冉祖雍，太仆丞李悛，光禄丞宋之逊，监察御史姚绍之等五人，常为其耳目，时人呼为“三思五狗”。

中宗寻又制：武氏崇恩庙，一依天授时旧礼享祭，其吴陵、顺陵，并置官员，皆三思意也。

三思既与韦庶人及上官昭容私通，尝忌节愍太子，又因安乐公主密谋废黜之。三年七月，太子率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发左右羽林兵，杀三思及其子崇训于其第，并杀其亲党十余人。俄而事变，太子既死，中宗为三思举哀，废朝五日，赠太尉，追封梁王，谥曰宣。安乐公主又以节愍太子首致祭于三思及崇训灵柩前。睿宗践祚，以三思父子俱有逆节，制令斫棺暴尸，平其坟墓。

崇训，三思第二子也。则天时，封为高阳郡王。长安中，尚安乐郡主。时三思用事于朝，欲宠其礼。中宗为太子在东宫，三思宅在天津桥南，自重光门内行亲迎礼，归于其宅。三思又令宰臣李峤、苏味道，词人沈佺期、宋之问、徐彦伯、张说、阎朝隐、崔融、崔湜、郑愔等赋《花烛行》以美之。其时张易之、昌宗、宗楚客兄弟贵盛，时假词于人，皆有新句。崇训授左卫中郎将。神龙元年，拜驸马都尉，迁太常卿，兼左卫将军。降封酆国公，仍赐实封五百户，寻徙封镐国公。二年，兼太子宾客，摄左卫将军。及为节愍太子所杀，优制赠开府仪同三司，追赠鲁王，谥曰忠。

懿宗，则天伯父士逸之孙也。父元忠，高宗时仕至仓部郎中。天授年，封士逸为蜀王，懿宗封为河内郡王，历迁洛州长史、左金吾卫大将军。万岁通天年中，契丹贼帅孙万荣寇河北，命懿宗为大总管讨之。军次赵州，用闻贼将至冀州，懿宗惧，便欲弃军而遁。人或谓曰：“贼众极多，然其军无辎重，以抄掠为资，若按兵以守，势必离散，因而击之。可有大功也。”

懿宗不听，遂退据相州，时人嗤其怯懦。由是贼众进屠赵州而去。寻又令懿宗安抚河北诸州。

先是，百姓有胁从贼众，后得归来者。懿宗以为同反，总杀之。仍生剖取其胆，后行刑，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初。孙万荣别帅何阿小攻陷冀州，亦多屠杀士女。至是，时人号懿宗与阿小为两何，为之语曰：“唯此两何，杀人最多。”懿宗又自天授已来，尝受中旨，推鞠制狱，王公大臣，多被陷成其罪，时人以为周兴、来俊臣之亚焉。神龙初，随例降爵，封耿国公，累转怀州刺史，寻卒。

攸暨，则天伯父士让孙也。天授中，封士让为楚王，攸暨封千乘郡王。赐爵实封三百户。兄攸宁为建昌郡王，实封四百户。攸宁历迁凤阁侍郎、纳言、冬官尚书，病卒。

攸暨初为右卫中郎将，尚太平公主，授驸马都尉。累迁右卫将军，进封定王，又加实封三百户。俄又改安定郡王，历迁司礼卿、左散骑常侍，加特进。神龙中，拜司徒，复封定王，实封满一千户，固辞不拜。寻而随例降封乐寿郡王，拜右散骑常侍，加开府仪同三司。延秀等诛后，又降封楚国公。延和元年卒，赠太尉、并州大都督，追封定王。寻以公主谋逆，令平毁其墓。

太平公主者，高宗少女也。以则天所生，特承恩宠。初，永隆年降驸马薛绍。绍，垂拱中被诬告与诸王连谋伏诛，则天私杀攸暨之妻以配主焉。公主丰硕，方额广颐，多权略，则天以为类己，每预谋议，宫禁严峻，事不令泄。公主亦畏惧自检，但崇饰邸第。二十余年，天下独有太平一公主，父为帝，母为后，夫为亲王，子为郡王，贵盛无比。永淳已前朝制，亲王食实封八百户，有至一千户；公主出降三百户，公主加五十户。太平食汤沐之邑一千二百户，圣历初加至三千户。

神龙元年，预诛张易之谋有功，进号镇国太平公主，相王加号安国相王，并食实封通前五千户，赏赐不可胜纪。公主孳氏二男二女，武氏二男一女，并食实封。又相王、卫王重俊、成王千里宅，遣卫士宿卫，环其所居，十步置一仗舍，持兵巡徼，同于宫禁。太平、长宁、安乐三公主，置铺一如亲王。二年正月，置公主府。景龙二年，公主男崇简、崇敏、崇行，同授三品，与渔阳王兄弟四人同制。时中宗仁善，韦后、上官昭容用事禁中，皆以为智谋不及公主，甚惮之。公主日益豪横，进达朝士，多至大官，词人后进造其门者，或有贫窘，则遗之金帛，士亦翕然称之。

及唐隆元年六月，韦后作逆称制，伪尊温王。玄宗居临淄邸，愤之，将清内难。公主又预其谋，令男崇简从之。及立温王，数日，天下之心归于相府，难为其议。公主入启幼主，以王室多故，资于长君，乃提下幼主，因与玄宗、大臣尊立睿宗。公主频著大勋，益尊重，乃加实封五千户，通前满一万户。公主子崇行、崇敏、崇简三人，封异姓王；崇行国子祭酒，四人九卿三品。每入奏事，坐语移时，所言皆听。荐人或骤历清职，或至南北衙将相，权移人主。军国大政，事必参决，如不朝谒，则宰臣就第议其可否。

公主由是滋骄，田园遍于近甸膏腴，而市易造作器物，吴、蜀、岭南运送，相属于路。绮疏宝帐，音乐舆乘，同于宫掖。侍儿披罗绮，常数百人，苍头监姬，必盈千数。外州供狗马玩好滋味，不可纪极。有胡僧惠范，家富于财宝，善事权贵，公主与之私，奏为圣善寺主，加三品，封公，殖货流于江剑。公主惧玄宗英武，乃连结将相，专谋异计。其时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门，常元楷、李慈掌禁兵，常私谒公主。

先天二年七月，玄宗在武德殿，事渐危逼，乃勒兵诛其党

窦怀贞、萧至忠、岑羲等，公主遽入山寺，数日方出，赐死于家。公主诸子及党与死者数十人。籍其家，财货山积，珍奇宝物，侔于御府，马牧羊牧田园质库，数年征敛不尽。惠范家产亦数十万贯。

攸绪，惟良子也。少有志行。天授中封安平郡王，历迁殿中监，出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圣历中，弃官隐于嵩山，以琴书药饵为务。中宗即位，以车安备礼征之，降书曰：

朕闻大隐忘情，不去朝市，至人无迹，何所凝滞。王高标峻尚，雅操孤贞；有咸一之用，弘体二之德；学究深远，理实精微。草芥貂蝉，锱铢纓绂；磨松山而辞竹苑，去硃邱而卧清溪；逍遥林壑，傲睨箕颍，有年岁矣。

朕虔膺圣历，重阐皇基；保义邦家，宁辑区宇；求贤采彦，俯谷窥山。王之所居，接近嵩岳，长望高烈，思满风烟。驻驂乔岩，追寻大隗；鸣銮峒岫，询访广成；机务殷繁，有怀莫遂。今遣国子司业杜慎盈以礼命征辟，扫夔、龙之弟，虚稷、契之筵，神化丹青，朕之志也。岂以黄屋之贵，倾彼白云之心？通变之宜，希从降志；延贮闾阖，若在汾阳。

攸绪应召至都，授太子宾客。寻请归嵩山，制从之，令京官五品已上餞送于定鼎门外。

及三思、延秀等构逆，诸武多坐诛戮，唯攸绪以隐居不预其祸，时论美之。睿宗即位，又降敕曰：“顷以贼臣结党，后族擅权，扇动宫闱，肆行鸩毒。灵祇所感，奸恶伏诛；今得宗社乂安，天地交泰。卿久厌簪绂，早慕林泉，守道不回，见几而作，兴言高尚，有足嘉称。但怒用不迁，罪无相及，为善有验，卿之谓与！或虑惊疑，故令慰谢。”其见重如此。寻征为太子宾客，不就。开元二年，攸绪又请就庐山居止，制不许。仍令州县数加存问，不令外人侵扰。十一年卒，年六十九。

薛怀义者，京兆鄠县人，本姓冯，名小宝。以鬻台货为业，伟形神，有膂力，为市于洛阳，得幸于千金公主侍儿。公主知之，入宫言曰：“小宝有非常材用，可以近侍。”因得召见，恩遇日深。则天欲隐其迹，便于出入禁中，乃度为僧。又以怀义非士族，乃改姓薛，令与太平公主婿薛绍合族，令绍以季父事之。自是与洛阳大德僧法明、处一、惠俨、稜行、感德、感知、静轨、宣政等在内道场念诵。怀义出入乘厩马，中官侍从，诸武朝贵，匍匐礼谒，人间呼为薛师。

垂拱初，说则天于故洛阳城西修故白马寺，怀义自护作。寺成，自为寺主。颇恃恩狂蹶，其下犯法，人不敢言。右台御史冯思勳屡以法劾之；怀义遇勳于途，令从者殴之，几死。又于建春门内敬爱寺别造殿宇，改名佛授记寺。

垂拱四年，拆乾元殿，于其地造明堂，怀义充使督作。凡役数万人，曳一大木千人，置号头，头一，千人齐和。明堂大屋凡三层，计高二百尺。又于明堂北起天堂，广袤亚于明堂。怀义以功拜左威卫大将军，封梁国公。

永昌中，突厥默啜犯边，以怀义为清平道大总管，率军击之，至单于台，刻石纪功而还。加辅国大将军，进右卫大将军，改封鄂国公、柱国，赐帛二千段。

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则天革命称周，怀义与法明等九人并封县公，赐物有差，皆赐紫袈裟、银龟袋。其伪《大云经》颁于天下寺，各藏一本，令升高座讲说。则天将革命，诛杀宗属诸王，唯千金公主以巧媚善进奉独存；抗疏请以则天为母，因得曲加恩宠，改邑号为延安大长公主，加实封，赐姓武氏。以子克义娶魏王武承嗣女，内门参问，不限早晚，见则尽欢。

长寿二年，默啜复犯塞，又以怀义为代北道行军大总管，

以李多祚、苏宏晖为将。未行，改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以内史李昭德为行军长史，凤阁侍郎、平章事苏味道为行军司马，契苾明、曹仁师、沙吒忠义等十八将军以讨之。未行，虜退，乃止。

怀义后厌入宫中，多居白马寺，刺血画大像，选有臂力白丁度为僧，数满千人。侍御史周矩疑其奸，奏请劾之，不许。固请之，则天曰：“卿且退，朕即令去。”矩至台，薛师亦至，乘马蹋阶而下，便坦腹于床。矩召台吏，将按之，遽乘马而去。矩具以闻，则天曰：“此道人风病，不可苦问。所度僧任卿勘当。”矩按之，穷其状以闻，诸僧悉配远州。迁矩天官员外郎，竟为薛师所构，下狱，免官。

后有御医沈南璆得幸，薛师恩渐衰，恨怒颇甚。证圣中，乃焚明堂、天堂，并为灰烬，则天愧而隐之，又令怀义充使督作。乃于明堂下置九州鼎，铸铜为十二属形象，置于本辰位，皆高一丈，怀义率人作号头安置之。

其后益骄傲，则天恶之，令太平公主择臂力妇人数十，密防虑之。人有发其阴谋者，太平公主乳母张夫人令壮士缚而缢杀之，以辇车载尸送白马寺。其侍者僧徒，皆流窜远恶处。

韦温，中宗韦庶人从父兄也。父玄俨，高宗末官至许州刺史。玄俨弟玄贞，初为普州参军，以女为皇太子妃，擢拜豫州刺史。中宗嗣位，妃为后。及帝降为庐陵王，玄贞配流钦州而死。后母崔氏，为钦州首领宁承兄弟所杀。

玄贞有四子：洵、浩、洞、泚，亦死于容州。后二妹，逃窜获免，间行归长安。

及中宗复位，韦氏复为皇后。其日，追赠玄贞为上洛郡王。左拾遗贾虚已上疏谏曰：“孔子曰：‘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且非李氏而王，自古盟书所弃。今陛下创制谋始，垂范将来，为皇王令图，子孙明镜。匡复未几，后族有私，臣虽庸愚，尚

知未可；史官执简，必是直书。今万姓颀然，闻一善令，莫不途歌里颂，延颈向风，欣然慕化，日恐不及。陛下奈何行私惠，使樵夫议之。即先朝赠太原王，殷鉴不远。同云生于肤寸，寻木起于蘖栽，诚可惜也。涣汗既行，难改成命，臣望请皇后抗表固辞，使天下知弘让之风，彤管著冲谦之德，是则巍巍圣鉴，无得而称。”疏奏不省。

寻又追赠玄贞为太师、雍州牧、益州大都督；玄俨为特进、并州大都督、鲁国公。遣使迎玄贞及崔氏丧柩归京师。又遣广州都督周仁轨率兵讨斩宁承兄弟，以其首祭于崔氏。擢拜仁轨左羽林大将军，赐爵汝南郡公，食实封五百户。及玄贞等柩将至，上与后登长乐宫，望丧而泣。加赠玄贞为酆王，谥曰文献，仍号其庙曰褒德，陵曰荣先。各置官员，并给户一百人守卫洒扫。又赠玄贞子洵为吏部尚书、汝南郡王，浩太常卿、武陵郡王，洞卫尉卿、淮南郡王，泚太仆卿、上蔡郡王，亦遣使迎其丧柩于京师。

温，神龙中累迁礼部尚书，封鲁国公。弟湑，左羽林将军，封曹国公。后妹夫陆颂为国子祭酒，冯太和为太常少卿，太和寻卒，又适嗣虢王邕。湑子捷，尚成安公主，温从祖弟濯，尚定安公主，皆拜驸马都尉。

景龙三年，温迁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仍遥授扬州大都督。温等既居荣要，燿灼朝野，时人比之武氏。湑及陆颂相次病卒，赙赠甚厚。及中宗崩，后令温总知内外兵马，守援宫掖。又引从子播、族弟璇、弟捷、濯等，分掌屯营及左右羽林军。临淄王讨韦氏，温等皆坐斩，宗族无少长皆死，语在《韦庶人传》。睿宗即位，仍令削平玄贞及洵等坟墓。

王仁皎，玄宗王庶人父也。景龙中，官至长上果毅。玄宗即位，以后父，历将作大匠、太仆卿，迁开府仪同三司，封祁

国公。仁皎不预朝政，但厚自奉养，积子女财货而已。开元七年卒，赠太尉，官供葬事。柩车既发，上于望春亭遥望之，令张说为其碑文，玄宗亲书石焉。子守一。

守一与后双生。守一与玄宗有旧，及上登极，以清阳公主妻之。从讨萧至忠、岑羲等有功，自尚乘奉御迁殿中少监，特封晋国公，累转太子少保。父卒，袭爵祁国公。十一年，坐与庶人潜通左道，左迁柳州司马，行至蓝田驿，赐死。守一性贪鄙，积财巨万，及籍没其家，财帛不可胜计。

吴淑，章敬皇后之弟也，濮州濮阳人。祖神泉，位终县令。父令珪，益州郫县丞。宝历二年，代宗始封拜外族，赠神泉司徒，令珪太尉，令珪母弟前宣城令令瑶为开府仪同三司、太子家令，封濮阳郡公；中郎将令瑜为开府仪同三司、太子谕德、济阳郡公。淑时为盛王府录事参军，拜开府仪同三司、太子詹事、濮阳郡公。以元舅迁鸿胪少卿、金吾将军。建中初，迁大将军。淑虽居戚属，恭逊谦和，人皆重之。

泾师之乱，从幸奉天，卢杞、白志贞谓德宗曰：“臣细观硃泚心迹，必不至为戎首，伫当效顺。宜择大臣一人，入京师慰谕，以观其心。”上召从幸群臣言之，皆惮其行。淑起奏曰：“不以臣才望无堪，臣愿北行。”德宗甚悦。淑退而谓人曰：“人臣食君之禄，死君之难，临危自计，非忠也。吾忝戚属，今日委身于贼，诚知必死，不欲圣情嫌于无人犯难也。”即日赍诏见泚，深陈上待属之意。时泚逆谋已定，貌虽从命，而心已异，乃留淑于客省，竟被害。上闻之，悲悼不已，赠太子太傅，赐其家实封二百户，一子五品正员官，敕收城日葬事官给。弟湊。

湊，宝历中与兄淑同日开府，授太子詹事，俱封濮阳郡公。湊以兄弟三品，固辞太过，乞授卑官。乃以湊检校太子宾客，

兼太子家令，充十宅王使。累转左金吾卫大将军。

奏小心谨慎，智识周敏，特承顾问，偏见委信。大历中，滑帅令狐彰、汴帅田神功相次歿于理所，时藩方兵骄，乘戎帅丧亡，人情多梗。代宗命奏衔命抚慰，至必委曲说谕，随所欲为之奏请，皆得军民和协，帝深重之。

宰臣元载弄权，招致贿赂，丑迹日彰。帝恶之，将加之法，恐左右泄漏，无与言者，唯与奏密计图之。及收载于内侍省，同列王缙，其党杨炎、王昂、韩洄、包佶、韩会等，皆当从坐籍没。奏谏救百端，言“法宜从宽，缙等从坐，理不至死。若不降以等差，一例极刑，恐亏损圣德。”由是缙等得减死，流贬之。

大历末，丁继母丧免。建中初，起为右卫将军，兼通州刺史。贞元初，入为太子宾客，出为福州刺史、御史中丞、福建观察使。为政勤俭清苦，美誉日闻。宰相窦参以私怨恶之，数加譖毁，又言奏风病，不任趋驰。德宗召奏至京师，对于别殿，上令殿上行走，以验其病否，由是悟参之诬，因是恶参。寻以奏为陕州大都督府长史、陕虢观察使，以代参之党李翼。会刘玄佐卒，以奏检校兵部尚书、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军节度使。

时汴州军乱，杀牙将曹金岸、县令李迈，谋立玄佐子士宁。上将遣兵送奏赴镇，召宰臣议。窦参深沮其行，恐军中拒命，乃召奏回，授右金吾卫大将军，而以梁宋节钺授士宁。

贞元十四年春夏旱，谷贵，人多流亡。京兆尹韩皋以政事不理黜官。上召奏，面授京兆尹，即日令视事，经宿方下制。奏孜孜为理，以勤俭为务，人乐其政。时宫中选内官买物于市，倚势强买物，不充价，人畏而避之，呼为“宫市”。掌赋者多与中贵人交结假借，不言其弊。奏为京尹，便殿从容论之，曰：

“物议以中人买物于市，稍不便于人，此事甚细，虚掇流议。凡宫中所须，责臣可办，不必更差中使。若以臣府县外吏，不合预闻宫中所须，则乞选内官年高谨重者，充宫市令，庶息人间论议。”又奏：“掌闲彊骑、飞龙内园、芙蓉及禁军诸司等使，杂供手力资课太多，量宜减省。”上多从之。

初，府掾吏以奏起自戚藩，不谙簿领，凡有疑狱难决之事，多候奏将出时方呈，冀免指撻瑕病。奏虽仓卒阅视，必指其奸幸之处，下笔决断，无毫厘之差。掾吏非大过，不行笞责；而召面按问，诘责而释之。吏尤惕厉，庶务咸举。

文敬太子、义章公主相继薨殁，上深追念，葬送之仪颇厚。召集工役，载土筑坟，妨民农务。奏候上顾问，极言之。宗属门吏以奏论谏太繁，恐上厌苦，每以简约规之。奏曰：“圣上明哲，忧劳四海，必不以公主、太子之钟念而忽疲民。但人多顺旨不言，若再三启谏，必动宸情，则生民受赐。长吏不言，是为阿旨。如穷民上诉，罪在何人？”议者重之。以能政，兼兵部尚书。官街树缺，所司植榆以补之，奏曰：“榆非九衢之玩。”亟命易之以槐。及槐阴成而奏卒，人指树而怀之。

奏于德宗为老舅，汉魏故事，多退居散地，才免罪戾而已。奏自贞元已来，特承恩顾，历中外显贵，虽圣奖隆深，亦由奏小心办事，奉职有方故也。

奏既疾，不召巫医，药不入口，家人泣而勉之。对曰：“吾以凡才，滥因外戚进用，起家便授三品，历显位四十年，寿登七十，为人足矣，更欲何求？古之以亲戚进用者，罕有善终，吾得归全以待先人，幸也。”德宗知之，令御医进药，不获已，服之。贞元十六年四月卒，时年七十一，赠尚书左仆射，罢朝一日。

龔餽，昭成皇后族侄。父光，华原尉。餽以亲廕，释褐右

卫率府兵曹参军。鄜坊节度臧希让奏为判官，累授监察殿中侍御史、检校工部员外郎、坊州刺史。兴元元年，讨李怀光于河中，诏觐以坊州兵七百人屯郃阳。贼平，以功兼御史中丞。迁同州刺史，入朝为户部侍郎。

觐无他才伎，为吏有计数，又以韩滉子婿，故藩府辟召，遂历牧守。宰相窦参，觐再从侄。参少依觐，及参秉政，力荐于朝，故有贰卿之拜。数月，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充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既非德举，人咸薄之。赴镇旬日，暴卒，诏赠礼部尚书。

柳晟者，肃宗皇后之甥。母和政公主。父潭，官至太仆卿、驸马都尉。晟少无检操，代宗于诸甥之中，特加抚鞠，俾与太子、诸王同学，授诗书，恩宠罕比。累试太常卿。

德宗即位，以与晟幼同砚席，尤亲之。泾师之乱，从幸奉天，晟密启曰：“愿受诏入京城，游说群贼，冀其携贰。”德宗壮而许之。晟与贼帅多有旧，出入其门说诱之。事泄，为硃泚所擒，械之于狱。晟有力，乃于狱中穿垣破械而遁，落发为僧，间道归行在。迁将作少监。元和初，检校工部尚书、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罢镇入朝，以违诏进奉，为御史元稹所劾，诏宥之。俄充入回鹘册立使，复命，迁左金吾卫大将军。元和十三年卒，赠太子少保。

王子颜，琅邪临沂人，庄宪皇后之父也。祖思敬，少从军，累试太子宾客。父难得，有勇决，善骑射，天宝初为河源军使。吐蕃赞普王子郎支都有勇，乘谗真马，宝钿装鞍，出阵求斗，无敢与校者。难得挟枪奋马突前，刺杀郎支都，斩其首，传于京师。军还，玄宗召见之，令于殿前乘马挟枪作刺郎支都之状。赐以锦袍金带，累拜金吾将军同正员。

天宝七载，从哥舒翰击吐蕃于积石，虜吐谷浑王子悉弄参

及子婿悉颊藏而还，累拜左武卫将军、关西游奕使。九载，击吐蕃，收五桥，拔树敦城，补白水军使。十三载，从收九曲，加特进。

禄山之叛，从哥舒翰战于潼关；关门不守，从肃宗幸灵武。时行在阙军赏，难得进绢三千疋及金银器等。至德初，试卫尉卿、兴平军使，兼凤翔都知兵马使。进收京城，与贼军战。其下靳元曜战酣堕马，难得驰救之，贼射之中眉，皮穿披下鄣目。难得自拔去箭，并皮掣洛，驰马复战，血流被面，而抗贼不已。肃宗深嘉之。从郭子仪攻安庆绪于相州，累封琅邪郡公，英武军使。宝应二年卒，赠潞州大都督。

子颜少从父征役，累官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卫尉卿，生而后卒。顺宗内禅，以后生宪宗皇帝，褒赠先代：思敬司徒，难得太傅，子颜太师。

颜子重荣，官至福王傅；用，官至太子宾客、金吾将军。

赞曰：戚里之贤，避宠畏权。不恤祸患，鲜能保全。福盈者败，势压者颠。武之惟良，明于自然。

列传第一百三十四

宦官

杨思勳 高力士 李辅国 程元振 鱼朝恩 刘希暹 贾明观
窦文场 霍仙鸣 俱文珍 吐突 承璀 王守澄 田令孜
杨复光 杨复恭

唐制有内侍省，其官员：内侍四人；内常侍六人；内谒者监六人；内给事八人；谒者十二人；典引十八人；寺伯二人；寺人六人。别有五局：掖廷局掌宫人簿籍；宫闱局掌宫内门禁，其属有掌扇、给使等员；奚官局掌宫人疾病死丧；内仆局掌宫中供帐灯烛；内府局主中藏给纳。五局有令丞，皆内官为之。

贞观中，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内侍是长官，阶四品。至永淳末，向七十年，权未假于内官，但在阁门守御，黄衣廩食而已。则天称制，二十年间，差增员位。中宗性慈，务崇恩贷，神龙中，宦官三千余人，超授七品以上员外官者千余人，然衣硃紫者尚寡。

玄宗在位既久，崇重宫禁，中官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得门施棨戟。开元、天宝中，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皇子十宅院，皇孙百孙院。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大率宫女四万人，品官黄衣已上三千人，衣硃紫者千余人。后李辅国从幸灵武，程元振翼卫代宗，怙宠邀君，乃至守三公，封王爵，干预国政，亦未全握兵权。代宗时，子仪北伐，亲王东讨，遂特立观军容宣慰使，命鱼朝恩为之，然自有统帅，亦监领而已。

德宗避泾师之难，幸山南，内官窦文场、霍仙鸣拥从。贼平之后，不欲武臣典重兵，其左右神策、天威等军，欲委宦者主之。乃置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员，分掌禁兵，以文场、仙鸣为两中尉，自是神策亲军之权，全归于宦者矣。自贞元之后，威权日炽，兰锜将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元和之季，毒被乘舆。长庆缢隆，徒郁枕干之愤；临轩暇逸，旋忘涂地之冤。而易月未除，滔天尽怒。甲第名园之赐，莫匪伶官；殊袍紫绶之荣，无非巷伯。是时高品白身之数，四千六百一十八人，内则参秉戎权，外则临监藩岳。文宗包祖宗之耻，痛肘腋之仇，思翦厉阶，去其太甚。宋申锡言未出口，寻以破家；李仲言谋之不臧，几乎败国。何、窦之徒转蹙，让、珪之势尤狂，五十余年，祸胎逾煽，昭宗之季，所不忍闻。

臣遍览前书，考兹覆辙，试言大较，庶竭其源。何者？自书契已来，不无阉寺，况垂之天象，备见职官。即如秦皇、汉武，宫闱之内，宦官以侍宴游。但英睿之君，措置斯得；及荒僻之主，奢荡是求。委番、聚、蹶、橘之徒，饰姬姜狗马之玩，外言不入，惟欲是从。虽并列五侯，犹为赏薄；遍封万户，尚嫌恩疏。苟思捧日之勤，遂据回天之势。及三纲错乱，四海崩离。袁本初之入北宫，无须殆尽；石冉闵之攻鄴下，内竖咸诛。旋至殄瘁邦家，不独感伤和气，淫刑斯逞，可为伤心。向使不假威权，但趋帷宸，何止四星终吉，抑亦万乘延洪！昔贤为社鼠之喻，不其然乎？

今录杨思勖已下所行事，以为鉴诫云。

杨思勖，本姓苏，罗州，石城人。为内官杨氏所养，以阉，从事内侍省。预讨李多祚功，超拜银青光禄大夫，行内常侍。思勖有膂力，残忍好杀。从临淄王诛韦氏，遂从王为爪士，累

迁右监门卫将军。

开元初，安南首领梅玄成叛，自称“黑帝”。与林邑、真腊国通谋，陷安南府。诏思勳将兵讨之。思勳至岭表，鸠募首领子弟兵马十余万，取伏波故道以进，出其不意。玄成遽闻兵至，惶惑计无所出，竟为官军所擒，临阵斩之，尽诛其党与，积尸为京观而还。

十二年，五溪首领覃行璋作乱，思勳复受诏率兵讨之，生擒行璋，斩其党三万余级。以军功累加辅国大将军。后从东封，又加骠骑大将军，封虢国公。

十四年，邕州贼帅梁大海拥兵、横等数州反叛。思勳又统兵讨之，生擒梁大海等三千余人，斩余党二万余级，复积尸为京观。

十六年，泷州首领陈行范、何游鲁、冯璘等聚徒作乱，陷四十余城。行范自称帝，游鲁称定国大将军，璘称南越王，割据岭表。诏思勳率永、连、道等兵及淮南弩手十万人进讨。兵至泷州，临阵擒游鲁、冯璘，斩之。行范潜窜深州，投云际、盘辽二洞。思勳悉众攻之，生擒行范，斩之。斩其党六万级，获口马金玉巨万计。思勳性刚决，所得俘囚，多生剥其面，或髡发际，掣去头皮；将士已下，望风慑惮，莫敢仰视，故所至立功。内给事牛仙童使幽州，受张守珪厚赂。玄宗怒，命思勳杀之。思勳缚架之数日，乃探取其心，截去手足，割肉而啖之，其残酷如此。二十八年卒，时年八十余。

高力士，潘州人，本姓冯。少阉，与同类金刚二人，圣历元年岭南讨击使李千里进入宫。则天嘉其黠惠，总角修整，令给事左右。后因小过，撻而逐之。内官高延福收为假子。延福出自武三思家，力士遂往来三思第。岁余，则天复召入禁中，隶司宫台，廩食之。长六尺五寸，性谨密，能传诏敕，授宫闱

丞。

景龙中，玄宗在藩，力士倾心奉之，接以恩顾。及唐隆平内难，升储位，奏力士属内坊，日侍左右，擢授朝散大夫、内给事。先天中，预诛萧、岑等功，超拜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同正员。开元初，加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

玄宗尊重宫闱，中官稍称旨，即授三品将军，门施棨戟，故杨思勖、黎敬仁、林招隐、尹凤祥等，贵宠与力士等。杨则持节讨伐，黎、林则奉使宣传，尹则主书院。其余孙六、韩庄、杨八、牛仙童、刘奉廷、王承恩、张道斌、李大宜、硃光辉、郭全、边令诚等，殿头供奉、监军、入蕃、教坊、功德主当，皆为委任之务。监军则权过节度，出使则列郡辟易。其郡县丰贍，中官一至军，则所冀千万计，修功德，市鸟兽，诣一处，则不啻千贯，皆在力士可否。故帝城中甲第，畿甸上田、果园池沼，中官参半于其间矣。

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玄宗常曰：“力士当上，我寝则稳。”故常止于宫中，稀出外宅。若附会者，想望风采，以冀吹嘘，竭肝胆者多矣。宇文融、李林甫、李适之、盖嘉运、韦坚、杨慎矜、王鉷、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因之而取将相高位，其余职不可胜纪。肃宗在春宫，呼为二兄，诸王公主皆呼“阿翁”，驸马辈呼为“爷”。力士于寝殿侧帘帷中休息，殿侧亦有一院，中有修功德处，雕莹璀璨，穷极精妙。力士谨慎无大过，然自宇文融已下，用权相噬，以紊朝纲，皆力士之由。又与时消息，观其势候，虽至亲爱，临覆败皆不之救。

力士义父高延福夫妻，正授供奉。岭南节度使于潘州求其本母麦氏送长安，令两媼在堂，备于甘脆。金吾大将军程伯献与力士结为兄弟，麦氏亡，伯献于灵筵散发，具纓经，受宾吊。

答。十七年，赠力士父广州大都督，麦氏越国夫人。

开元初，瀛州吕玄晤作吏京师，女有姿色，力士娶之为妇，擢玄晤为少卿、刺史，子弟皆为王傅。吕夫人卒，葬城东，葬礼甚盛。中外争致祭赠，充溢衢路；自第至墓，车马不绝。

天宝初，加力士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进封渤海郡公。七载，加骠骑大将军。力士资产殷厚，非王侯能拟。于来庭坊造宝寿佛寺、兴宁坊造华封道士观，宝殿珍台，侔于国力。于京城西北截澧水作碾，并转五轮，日破麦三百斛。初，宝寿寺钟成，力士斋庆之，举朝毕至。凡击钟者，一击百千；有规其意者，击至二十杵，少尚十杵。

其后又有华州袁思艺，特承恩顾。然力士巧密，人悦之；思艺骄傲，人士疏惧之。十四载，置内侍省内侍监两员，秩正三品，以力士、思艺对任之。玄宗幸蜀，思艺走投禄山，力士从幸成都，进封齐国公。从上皇还京，加开府仪同三司，赐实封五百户。

上元元年八月，上皇移居西内甘露殿，力士与内官王承恩、魏悦等，因侍上皇登长庆楼，为李辅国所构，配流黔中道。力士至巫州，地多荠而不食，因感伤而咏之曰：“两京作芹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不同，气味终不改。”

宝应元年三月，会赦归，至朗州，遇流人言京国事，始知上皇厌代。力士北望号恸，呕血而卒。代宗以其耆宿，保护先朝，赠扬州大都督，陪葬泰陵。

李辅国，本名静忠，闲厩马家小兒。少为阉，貌陋，粗知书计。为仆，事高力士，年且四十余，令掌厩中簿籍。天宝中，闲厩使五銖嘉其畜牧之能，荐入东宫。禄山之乱，玄宗幸蜀；辅国侍太子扈从，至马嵬，诛杨国忠。辅国献计太子，请分玄宗麾下兵，北趋朔方，以图兴复。辅国从至灵武，劝太子即帝

位，以系人心。肃宗即位，擢为太子家令，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事，以心腹委之。仍赐名护国，四方奏事，御前符印军号，一以委之。辅国不茹荤血，常为僧行，视事之隙，手持念珠，人皆信以为善。从幸凤翔，授太子詹事，改名辅国。

肃宗还京，拜殿中监，闲廐、五坊、宫苑、营田、栽接、总监等使。又兼陇右群牧、京畿铸钱、长春宫等使，勾当少府、殿中二监都使。至德二年十二月，加开府仪同三司，进封郾国公，食实封五百户。

宰臣百司，不时奏事，皆因辅国上决。常在银台门受事，置察事子数十人，官吏有小过，无不伺知，即加推讯。府县按鞫，三司制狱，必诣辅国取决，随意区分，皆称制敕，无敢异议者。每出则甲士数百人卫从。中贵人不敢呼其官，但呼五郎。宰相李揆，山东甲族，位居台辅，见辅国执子弟之礼，谓之五父。肃宗又为辅国娶故吏部侍郎元希声侄擢女为妻。擢弟挹，时并引入台省，擢为梁州长史。辅国判元帅行军司马，专掌禁兵，赐内宅居止。

上皇自蜀还京，居兴庆宫，肃宗自夹城中起居。上皇时召伶官奏乐，持盈公主往来宫中，辅国常阴候其隙而间之。上元元年，上皇尝登长庆楼，与公主语。剑南奏事官过朝谒，上皇令公主及如仙媛作主人。

辅国起微贱，贵达日近，不为上皇左右所礼，虑恩顾或衰，乃潜画奇谋以自固。因持盈待客，乃奏云：“南内有异谋。”矫诏移上皇居西内，送持盈于玉真观，高力士等皆坐流窜。

二年八月，拜兵部尚书，余官如故。诏群臣于尚书省送上，赐御府酒馔、太常乐，武士戎服夹道，朝列毕会。辅国骄恣日甚，求为宰臣，肃宗曰：“以公勋力，何官不可，但未允朝望，如何？”辅国讽仆射裴冕联章荐己。肃宗密谓宰臣萧华曰：

“辅国欲带平章事，卿等欲有章荐，信乎？”华不对。问裴冕，曰：“初无此事，吾臂可截，宰相不可得也。”华复入奏，上喜曰：“冕固堪大用。”辅国衔之。宝应元年四月，肃宗寝疾，宰臣等不可谒见，辅国诬奏华专权，请黜之。上不许，辅国固请不已。乃罢华知政事，守礼部尚书。及帝崩，华竟被斥逐。

代宗即位，辅国与程元振有定策功，愈恣横。私奏曰：“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代宗怒其不逊，以方握禁军，不欲遽责。乃尊为尚父，政无巨细，皆委参决。五月，加司空、中书令，食实封八百户。程元振欲夺其权，请上渐加禁制，乘其有间，乃罢辅国判元帅行军事，其闲廐已下使名，并分授诸贵，仍移居外。辅国始惧，茫然失据。诏进封博陆王，罢中书令，许朝朔望。辅国欲入中书修谢表，阍吏止之曰：“尚父罢相，不合复入此门。”乃气愤而言曰：“老奴死罪，事朗君不了，请于地下事先帝。”上犹优诏答之。十月十八日夜，盗入辅国第，杀辅国，携首臂而去。诏刻木首葬之，仍赠太傅。

程元振，以宦者直内侍省，累迁至内射生使。宝应末，肃宗晏驾，张皇后与太子有怨，恐不附己，引越王系入宫，欲令监国。元振知其谋，密告李辅国，乃挟太子，诛越王并其党与。代宗即位，以功拜飞龙副使、右监门将军、上柱国，知内侍省事。寻代辅国判元帅行军司马，专制禁兵，加镇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封保定县侯，充宝应军使。九月，加骠骑大将军，封邠国公，赠其父元贞司空。母郗氏，赵国夫人。是时元振之权，甚于辅国，军中呼为“十郎”。

元振常请托于襄阳节度使来瑱，瑱不从。及元振握权，征瑱入朝。瑱迁延不至。广德元年，破裴 í，遂入朝，拜兵部尚书。元振欲报私憾，诬瑱之罪，竟坐诛。宰臣裴冕为肃宗山陵使，有事与元振相违，乃发小吏赃私，贬冕施州刺史。来瑱名

将，裴冕元勋，二人既被诬陷，天下方镇皆解体。元振犹以骄傲自处，不顾物议。

九月，吐蕃、党项入犯京畿，下诏征兵，诸道卒无至者。十月，蕃军至便桥，代宗苍黄出幸陕州；贼陷京师，府库荡尽。及至行在，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切谏诛元振以谢天下，代宗顾人情归咎，乃罢元振官，放归田里，家在三原。

十二月，车驾还京。元振服纈麻于车中，入京城，以规任用。与御史大夫王昇饮酒，为御史所弹。诏曰：

族谈错立，法尚不容；同恶阴谋，议当从重。有一于此，情实难原。程元振性惟凶悞，质本庸愚，蕞尔之身，合当万死。顷已宽其严典，念其微劳，屈法伸恩，放归田里。仍乖克己，尚未知非；既忘含煦之仁，别贮觊觎之望。敢为啸聚，仍欲动摇，不令之臣，共为睥睨；妄谈休咎，仍怀怨望。束兵裹甲，变服潜行，无顾君亲，将图不轨。按验皆是，无所逃刑，首足异门，未云塞责。朕犹不忘薄效，再舍罪人；特宽斧钺之诛，俾正投荒之典。宜长流榛州百姓，委京兆府差纲递送；路次州县，差人防援，至彼捉拘，勿许东西。纵有非常之赦，不在会恩之限。凡百僚庶，宜体朕怀。

鱼朝恩，天宝末以宦者入内侍省，初为品官，给事黄门。性黠惠，善宣答，通书计。至德中，常令监军事。九节度讨安庆绪于相州，不立统帅，以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观军容使名，自朝恩始也。以功累加左监门卫大将军。时郭子仪频立大功，当代无出其右；朝恩妒其功高，屡行间谍；子仪悉心奉上，殊不介意。肃宗英悟，特察其心，故朝恩之间不行。自相州之败，史思明再陷河洛，朝恩常统禁军镇陕，以殿东夏。广德元年，西蕃入犯京畿，代宗幸陕。时禁军不集，征召离散，比至华阴，朝恩大军遽至迎奉，六师方振。由是深加宠异，改

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时四方未宁，万务事殷，上方注意勋臣，朝恩专典神策军，出入禁中，赏赐无算。

朝恩性本凡劣，恃勋自伐，靡所忌惮。时引腐儒及轻薄文士于门下，讲授经籍，作为文章，粗能把笔释义，乃大言于朝士之中，自谓有文武才干，以邀恩宠。上优遇之，加判国子监事，光禄、鸿胪、礼宾、内飞龙、闲廐等使。赴国子监视事，特诏宰臣、百僚、六军将军送上，京兆府造食，教坊赐乐。大臣群官二百余人，皆以本官备章服充附学生，列于监之廊下，侍诏给钱万贯充食本，以供学生厨料。朝恩恣横，求取无厌，凡有奏请，以先允为度，幸臣未有其比。

大历二年，朝恩献通化门外赐庄为寺，以资章敬太后冥福；仍请以章敬为名，复加兴造，穷极壮丽。以城中材木不足充费，乃奏坏曲江亭馆、华清宫观楼及百司行廨、将相没官宅给其用，土木之役，仅逾万亿。三年，让判国子监事，加韩国公。

章敬太后忌日，百僚于兴唐寺行香，朝恩置斋饌于寺外之车坊，延宰臣百僚就食。朝恩恣口谈时政，公卿惕息。户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衍以正言折之。朝恩不悦，乃罢会。

后尝释奠于国子监。宰臣百僚皆会，朝恩讲《易》，征《鼎卦》“覆餗”之义，以讥元载。载心衔之，阴图除去之。上以朝恩太横，亦恶之。载欲伺其便，巧中伤之；乃用腹心崔昭为京兆尹，伺朝恩出处。昭不吝财赂，潜与朝恩党陕州观察使皇甫温相结，温与昭协。自是朝恩动静，载皆知之，巨细悉以闻。上益怒，朝恩未之察，日以骄横。载奏加朝恩实封，又加皇甫温权位，以肆其欲。

五年，朝恩所昵武将刘希暹微有过忤，上讽之。诏罢朝恩观军容使，加实封通前一千户。朝恩始疑，然每朝谒，恩顾如常，亦不以载为意。会寒食宴近臣，朝恩入谒。先是，每宴罢，

必出还营，是日有诏留之。朝恩始惧，言颇悖慢，上亦以旧恩不之责。是日朝恩还第，自经而卒。刘希暹亦下狱赐死。

希暹，出自戎伍，有膂力，形貌光伟，以骑射闻。朝恩用之为神策都虞候，封交河郡王。善候朝恩意旨，深被委信。累迁至太仆卿，与兵马使王驾鹤同掌禁兵，所为不法。讽朝恩于北军置狱，召坊市凶恶少年，罗织城内富人，诬以违法，捕置狱中，忍酷考讯，录其家产，并没于军。或有举选之士，财货稍殷，客于旅舍，遇横死者非一。坊市苦之，谓之“入地牢”。捕贼吏有贾明观者，尤凶蠹，以屡置大狱，家产巨万。希暹党之，地在禁密，人无敢言者。朝恩死，上宽宥之。以素志非顺，虑不见容，常自疑惧。与王驾鹤联职，希暹辞多不逊。驾鹤纯谨，上信任之，至是以希暹语上闻，乃诛之。

贾明观者，本万年县捕贼吏。事希暹，恣为凶恶，毒甚豺狼。朝恩、希暹既死，元载复受明观奸谋，潜容之，特奏令江西效力。明观将出城，百姓数万人怀砖石候之，载令市吏止约。明观在洪州二年，观察使魏少游容之。及路嗣恭代少游，至郡之日，召明观笞杀之。识者减魏之名，多路之正。

朝恩素待礼部尚书裴士淹，户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二人亦坐贬官。

窦文场、霍仙鸣者，始在东宫事德宗。初鱼朝恩诛后，内官不复典兵，德宗以亲军委白志贞。志贞多纳豪民赂，补为军士，取其佣直，身无在军者，但以名籍请给而已。泾师之乱，帝召禁军御贼，志贞召集无素，是时并无至者，唯文场、仙鸣率诸宦者及亲王左右从行。志贞贬官，左右禁旅，悉委文场主之。从幸山南，两军渐集。

德宗还京，颇忌宿将，凡握兵多者，悉罢之。禁旅文场、仙鸣分统焉。贞元十二年六月，特立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

员，以帅禁军。乃以文场为左神策护军中尉，仙鸣为右神策护军中尉，右神威军使张尚进为右神策中护军，内谒者监焦希望为左神策中护军，自文场等始也。

时窦、霍之权，振于天下，藩镇节将，多出禁军，台省清要，时出其门。文场累加骠骑大将军。是岁仙鸣病，帝赐马十匹，令于诸寺为僧斋以祈福。久病不愈，十四年，仓卒而卒。上疑左右小使正将食中加毒，配流者数十人。仙鸣死后，以开府内常侍第五守亮为右军中尉。文场连表请致仕，许之。

十五年已后，杨志廉、孙荣义为左右军中尉，亦踵窦、霍之事，怙宠骄恣。贪利冒宠之徒，利其纳贿，多附丽之。至于贞元末，宦官复盛。顺宗即位，王叔文用事，与韦执谊谋夺神策军权，乃用宿将范希朝为京西北禁军都将。事未行，为内官俱文珍等所排，叔文贬而止。

俱文珍，贞元末宦官，后从义父姓，曰刘贞亮。性忠正，刚而蹈义。顺宗即位，风疾不能视朝政，而宦官李忠言与牛美人侍病。美人受旨于帝，复宣之于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与朝士柳宗元、刘禹锡、韩日华图议，然后下中书，俾韦执谊施行，故王之权振天下。叔文欲夺宦者兵权，每忠言宣命，内臣无敢言者，唯贞亮建议与之争。知其朋徒炽，虑隳朝政，乃与中官刘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等谋，奏请立广陵王为皇太子，勾当军国大事。顺宗可之。贞亮遂召学士卫次公、郑絪、李程、王涯入金銮殿，草立储君诏。及太子受内禅，尽逐叔文之党，政事悉委旧臣，时议嘉贞亮之忠荃。累迁至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元和八年卒，宪宗思其翊戴之功，赠开府仪同三司。

吐突承璀，幼以小黄门直东宫，性敏慧，有才干。宪宗即位，授内常侍，知内省事，左监门将军。俄授左军中尉、功德

使。四年，王承宗叛，诏以承璀为河中、河南、浙西、宣歙等道赴镇州行营兵马招讨等使，内侍省常侍宋惟澄为河南、陕州、河阳已来馆驿使，内官曹淮玉、刘国珍、马江朝等分为河北行营粮料馆驿等使。谏官、御史上疏相属，皆言自古无中贵人为兵马统帅者，补阙独孤郁、段平仲尤激切。宪宗不获已，改为充镇州已来招抚处置等使。及承璀率禁军上路，帝御通化门楼，慰谕遣之。出师经年无功，乃遣密人告王承宗，令上疏待罪，许以罢兵为解。仍奏昭义节度使卢从史素与贼通，许为承宗求节钺。乃诱潞州牙将乌重胤谋执从史送京师。及承宗表至，朝廷议罢兵，承璀班师，仍为禁军中尉。段平仲抗疏极论承璀轻谋弊赋，请斩之以谢天下，宪宗不获已，降为军器使。俄复为左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

时弓箭库使刘希先取羽林大将军孙璿钱二十万，以求方镇，事发赐死，辞相告讦，事连承璀，乃出为淮南节度监军使。

太子通事舍人李涉，性狂险，投匭上书，论希先、承璀无罪，不宜贬戮。谏议大夫、知匭事孔戣，见涉疏之副本，不受其章。涉持疏于光顺门欲进之，戣上疏论其纤邪，贬涉硤州司仓。上待承璀之意未已，而宰相李絳在翰林，时数论承璀之过，故出之。八年，欲召承璀还，乃罢絳相位。承璀还，复为神策中尉。惠昭太子薨，承璀建议请立澧王宽为太子，宪宗不纳，立遂王宥。穆宗即位，衔承璀不佑己，诛之。敬宗时，中尉马存亮论承璀之冤，诏雪之，仍令假子士晔以礼收葬。

王守澄，元和末宦者。宪宗疾大渐，内官陈弘庆等弑逆。宪宗英武，威德在人，内官秘之，不敢除讨，但云药发暴崩。时守澄与中尉马进潭、梁守谦、刘承偕、韦元素等定册立穆宗皇帝。长庆中，守澄知枢密事。

初，元和中，守澄为徐州监军，遇翼城医人郑注，出入节

度使李醞家。注敏悟过人，博通典艺，棋奕医卜，尤臻于妙，人见之者，无不欢然。注尝为李醞煮黄金，服一刀圭，可愈痿弱重腿之疾，复能反老成童。醞与守澄服之，颇效。守澄知枢密，荐引入禁中，穆宗待之亦厚。注多奇诡，每与守澄言必通夕。

文宗即位，守澄为骠骑大将军，充右军中尉。注复得幸于文宗，后依倚守澄，大为奸弊。文宗以元和逆党尚在，其党大盛，心常愤惋，端居不怡。翰林学士宋申锡尝独对探知，上略言其意，申锡请渐除其逼。帝亦以申锡沉厚有方略，为其事可成，乃用为宰相。申锡谋未果，为注所察，守澄乃令军吏豆卢著诬告申锡与漳王谋逆，申锡坐贬。

宰相李逢吉从子训，与注交通，训亦机诡万端，二人情义相得，俱为守澄所重。复引训入禁中，为上讲《周易》既得幸，又探知帝旨，复以除宦官谋中帝意。帝以训才辩纵横，以为其事必捷，待以殊宠，自流入中用为学官，充侍进学士。时仇士良有翊上之功，为守澄所抑，位未通显。训奏用士良分守澄之权，乃以士良为左军中尉；守澄不悦，两相矛盾。训因其恶。

太和九年，帝令内养李好古齎鸩赐守澄，秘而不发，守澄死，仍赠扬州大都督。其弟守涓为徐州监军，召还，至中牟，诛之。守澄蒙养训、注，反罹其祸，人皆快其受佞，而恶训、注之阴狡。

李训既杀守澄，复恶郑注，乃奏用注为凤翔节度使。训欲尽诛宦官，乃与金吾将军韩约、新除太原节度使王璠、新除邠宁节度使郭行余、权御史中丞李孝本、权京兆尹罗立言谋。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御宣政殿，百僚班定，韩约不奏平安，乃奏曰：“臣当仗廨内石榴树，夜来降甘露，请陛下幸仗舍观之。”帝乘辇趋金吾仗。中尉仇士良与诸官先往石榴树观之，

伺知其诈；又闻幕下兵仗声，苍黄而还，奏曰：“南衙有变。

“遂扶帝辇入阁门。李训从辇大呼曰：“邠宁、太原之兵，何不赴难？卫乘舆者，人赏百千！”于是谁何之卒，及御史台从人，持兵入宣政殿院，宦官死者甚众。辇既入阁门，内官呼万岁。俄而士良等率禁兵五百余人，露刃出东上阁逢人即杀，王涯、贾餗、舒元舆、李训等四人宰相及王璠、郭行余等十一人，尸横阙下。自是权归士良与鱼弘志。至宣宗即位，复诛其太甚者，而阉寺之势，仍握军权之重焉。

田令孜，本姓陈。咸通中，从义父入内侍省为宦者。颇知书，有谋略，自诸司小使监诸镇用兵，累迁神策中尉、左监门卫大将军。乾符中，盗起关东。诸军诛盗，以令孜为观军容、制置左右神策、护驾十军等使。京师不守，从僖宗幸蜀。鸾舆反正，令孜颇有匡佐之功，时令孜威权振天下。

时关中寇乱初平，国用虚竭，诸军不给。令孜请以安邑、解县两池榷盐课利，全隶神策军。诏下，河中王重荣抗章论列，言使名久例隶当道，省赋自有常规。令孜怒，用王处存为河中节度使，重荣不奉诏。令孜率禁兵讨之。重荣引太原军为援，战于沙苑，禁军大败。京师复乱，僖宗出幸宝鸡，又移幸山南，方镇皆憾令孜生事。令孜惧，引前枢密杨复恭代己，从幸梁州，求为西川监军。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即令孜之弟也。

昭宗即位，三川大乱。诏宰相韦昭度镇西川，陈敬瑄不受代。令孜引阆州刺史王建为援，建素以父事令孜。时建方乱东川，闻其召也，以西蜀可图，欣然赴之。建以所领千余兵至汉州，陈敬瑄以建雄豪难制，辞而遣之。建曰：“十军阿父召予，及门而拒，邻藩闻之，孰肯相容？为予报令公，建至此，无所归也。”遂遣使上表，请讨陈敬瑄以自效。朝廷嘉之，即命昭度为招讨，入蜀加兵，经年无功，昭度还京。建遂绝栈道，不

通诏使。岁中急击成都，陈敬瑄计窘，遣令孜出城，与建通和。建竟自为蜀帅，令孜以义父之故，依倚仍旧监军事。既而陈敬瑄遇鸩，令孜亦为建所杀。

杨复光，内常侍杨玄价之养子也。幼以宦者入内侍省，慷慨负节义，有筹略，为小黄门，监镇兵征讨。乾符中，贼渠黄巢之犯江西，复光为排阵使，遣判官吴彦弘入城喻朝旨，巢即令其将尚君长奉表归国。招讨使宋威害其功，并兵击贼，巢怒，复作剽。朝廷诛尚君长，怨怒愈深。宋威战败，复光总其兵权，进攻洪州，擒贼将徐唐莒。诏以荆南节度使王铎为招讨，代宋威。复光监忠武军，屯于邓州，以遏贼冲。

京师陷贼，节度使周岌受伪命，贼使往来旁午。岌尝夜宴，急召复光。左右曰：“周公归贼，必谋害内侍，不如勿往。”复光曰：“事势如此，义不图全。”即赴之。酒酣，岌言本朝事，复光因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义，而规利害，非丈夫也。公自匹夫享公侯之贵，岂舍十八叶天子而北面臣贼，何恩义利害之可言乎！”声泪俱发，岌亦为之流涕。岌曰：“吾不能独力拒贼，貌奉而心图之，故召公。”沥酒为盟。是夜，复光遣其养子守亮杀贼使于传舍。

时秦宗权叛岌，据蔡州。复光得忠武之师三千入蔡州，说宗权，俾同义举。宗权遣将王淑率众万人从复光收荆襄。次邓州，王淑逗留不进，复光斩之，并其军，分为八都。鹿晏弘、晋晖、李师泰、王建、韩建等，皆八都之大将也。进攻南阳，贼将硃温、何勤来逆战。复光败之，进收邓州，献捷行在，中和元年五月也。复光乘胜追贼，至蓝桥，丁母忧还。寻起复，受诏充天下兵马都监，押诸军入定关辅。王重荣为东面招讨使，复光以兵会之。

二年七月，至河中。贼将硃温守同州，复光遣使谕之。九

月，温以所部来降。时贼将李翔守华州，巢寇益盛，王重荣忧之。谓复光曰：“臣贼则负国，拒战则兵微，今日成败，未可知也，公其图之。”复光曰：“雁门李仆射以雄武振北陲，其家尊与吾先世同患难。李雁门奋不顾身，自播迁已来，征兵未至者，盖太原阻路也。如以朝旨谕郑公，诏到，其军必至。”重荣曰：“善！”王铎遣使奉墨诏之太原，太原以兵从之。及收京城，三败巢贼，复光与其子守亮、守宗等身先犯难，功烈居多。其年六月，卒于河中，时年四十二。

复光虽黄门近幸，然慷慨有大志，善抚士卒；及死之日，军中恸哭累日。身后平贼立功者，多是复光部下门人故将也。

诸假子：守亮，兴元节度使；守宗，忠武节度使；守信，商州防御使；守忠，洋州节度使；其余以守为名者数十人，皆为牧守将帅。

杨复恭，贞元末中尉杨志廉之后。志廉子钦义，大中朝为神策中尉。钦义子三人：玄翼、玄价、玄寔。

玄翼，咸通中掌枢密；玄寔乾符中为右军中尉；玄价，河阳监军。

复恭，即玄翼子也。以父，幼为宦者，入内侍省。知书，有学术，每监诸镇兵。庞勋之乱，监阵有功，自河阳监军入为宣徽使。咸通十年，玄翼卒，起复为枢密使。时黄巢犯阙，左军中尉田令孜为天下观军容制置使，专制中外。复恭每事力争得失，令孜怒，左授复恭飞龙使，乃称疾退于蓝田。

僖宗自蜀还京，田令孜出师失律，车驾再幸山南，复用复恭为枢密使，寻代令孜为右军中尉。时行在制置，内外经略，皆出于复恭。车驾还京，授观军容使，封魏国公。

僖宗晏驾，迎寿王践祚。文德元年，加开府、金吾上将军，专典禁兵，既军权在手，颇擅朝政。昭宗恶之，政事多访于宰

臣。故韦昭度、张浚、杜让能每有陈奏，即举大中故事，稍抑宦者之权。上性明察，由是偏听之衅生焉。国舅王琬，颇居中任事，复恭恶之，奏授黔南节度。至吉柏江，覆舟而没，物议归咎于复恭，上每切齿道复恭。复恭假子天威军使守立，权勇冠于六军，人皆避之。上欲罪复恭，惧守立为乱，乃谓复恭曰：“吾要卿家守立在左右，可进来。”乃赐姓李，名顺节，恩宠特异，势侔枢要。乃与复恭争权，每中伤其阴事，授顺节镇海军节度使、同平章事。

大顺二年九月，诏复恭致仕，赐杖履。复恭既失势，欲退止商山别居，第在昭化里，近玉山营。假子守信为玉山军使，守信时候复恭于其第，或诬告云玉山军使与复恭谋乱，诏李顺节率禁军攻之。昭宗御延喜楼。守信以兵拒之，顺节屡败。际晚，守信、复恭挈其族出通化门，趋兴元。守信令部将张绾殿其后，绾战败，被擒。复恭至兴元，节度使杨守亮乃纠合诸守义兄弟举兵，以讨顺节为名。天子诏李茂贞、王行瑜讨之。

明年，守亮兵败，复恭与守亮挈其族，将奔太原，入商山。至乾元县，为华州兵所获，执送京师，皆梟首于市。李茂贞收兴元，进复恭前后与守亮私书六十纸，内诉致仕之由云：“承天是隋家旧业，大侄但积粟训兵，不要进奉。吾于荆榛中援立寿王，有如此负心，门生天子，既得尊位，乃废定策国老。”其不逊如是。后复恭假子彦博奔太原，收复恭骸骨，葬于介休县之抱腹山。

复恭之后，宦者西门重遂为右军中尉。李茂贞初并山南，兵众强盛，干预朝政，宰相杜让能与重遂等谋诛之。师兴，为茂贞所败，重遂被诛，乃以内官骆全瓘、刘景宣为左右军中尉。

乾宁二年春，李茂贞、王行瑜以兵入朝，杀宰相韦昭度、李溪。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率师渡河，讨邠、岐二帅，军于渭北。

骆全瓘与茂贞宿卫将阎圭，胁天子幸岐州，昭宗苍黄幸莎城。茂贞以太原问罪，乃诛全瓘、阎圭以自解。昭宗幸华州，宦官稍微。

及光化还宫，内官景务修、宋道弼复专国政，宰相崔胤深恶之，中外不睦。宰相徐彦若、王搏有度量，见其阴险相倾，惧危时事，尝奏曰：“人君当务大体，平心御物，无有偏私。偏任偏听，古人所患。今中官怙宠，道路目之，皆知此弊，然未能卒改。俟多难渐平，以道消息之。陛下勿泄圣谟，启其奸诈。”崔胤知搏所奏，颇衔之，他日见上，曰：“王搏奸邪，已为敕使外应，不可在相位。”二年六月，贬搏官，赐死于蓝田。道弼、务修亦赐死。以枢密使刘季述、王奉先为两军中尉，出徐彦若镇南海。

崔胤秉政而排摈宦官，季述等外结藩侯，以为党援。十一月六日，季述矫诏以皇太子监国，遂废昭宗。居东内，夺传国宝授太子。昭宗以何皇后宫。数人随行，幽于东宫。季述手持银镵，于上前以镵画地数上罪状，云：“某时某事，你不从我言，其罪一也。”其悖逆如此。乃令李师虔以兵围之。镵锡镗其肩镵。时方凝冽，嫔御无被，哭声闻于外。穴墙通食者两月。十二月晦，崔胤等谋反正，诛季述、奉先，复迎昭宗即位，改元天复元年。

其岁十一月，硃全忠寇河中华州，陷之；京师震恐。中尉韩全海请上且幸凤翔。全忠追逼乘輿，兵围凤翔者累年。三年正月，茂贞杀两军中尉韩全海、张弘彦、枢密使袁易简、周敬容等二十二人，皆斩首，以布囊贮之，令学士薛贻矩送于全忠求和。是月，全忠迎驾还长安，诏以崔胤为宰相，兼判六军诸卫。

胤奏曰：“高祖、太宗承平时，无内官典军旅。自天宝以

后，宦官浸盛。贞元、元和，分羽林卫为左、右神策军，使卫从，令宦官主之，唯以二千人为定制。自是参掌枢密。由是内务百司，皆归宦者，上下弥缝，共为不法：大则倾覆朝政，小则构扇藩方。车驾频致播迁，朝廷渐加微弱，原其祸作，始自中人。自先帝临御已来，陛下纂承之后，朋侪日炽，交乱朝纲，此不翦其本根，终为国之蠹贼。内诸司使务宦官主者，望一切罢之，诸道监军使，并追赴阙廷，即国家万世之便也。”诏曰：

宦官之兴，肇于秦、汉。赵高、阎乐，竟灭嬴宗；张让、段珪，遂倾刘祚。肆其志则国必受祸，悟其事则运可延长。朕所以断在不疑，祈天永命者也。

先皇帝嗣位之始，年在幼冲，群竖相推，奄专大政。于是毒流宇内，兵起山东，迁幸三川，几沦神器。回銮之始，率土思安，而田令孜妒能忌功，迁摇近镇，陈仓播越，患难相仍。洎朕纂承，益相侮慢，复恭、重遂逞其祸，道弼、季述继其凶；幽辱朕躬，凌胁孺子。天复返正，罪己求安，两军内枢，一切假借。韩全诲等每怀愤惋，曾务报仇；视将相若血仇，轻君上如木偶。未周星岁，竟致播迁；及在岐阳，过于羈縻。上忧宗社倾坠，下痛民庶流离，茫然孤居，无所控告。

全忠位兼二柄，深识朕心，驻兵近及于三年，独断方诛于元恶。今谢罪郊庙，即宅宫闱，正刑当在于事初，除恶宜绝其根本。先朝及朕，五致播迁，王畿之氓，减耗大半；父不能庇子，夫不能室妻。言念于兹，痛深骨髓，其谁之罪？尔辈之由！

帝王之为治也，内有宰辅卿士，外有藩翰大臣，岂可令刑余之人，参预大政？况此辈皆朕之家臣也，比于人臣之家，则奴隶之流。恣横如此，罪恶贯盈，天命诛之，罪岂能舍？横尸伏法，固不足矜，含容久之，亦所多愧。其第五可范已下，并宜赐死。其在畿甸同华、河中，并尽底处置讫。诸道监军使已

下，及管内经过并居停内使，敕到并仰随处诛夷讫闻奏。已令准国朝故事，量留三十人，各赐黄绢衫一领，以备宫内指使，仍不得辄有养男。其左右神策军，并令停废。

是日，诸司宦官百余人，及随驾凤翔群小又二百余人，一时斩首于内侍省，血流涂地。及宫人宋柔等十一人，两街僧道与内官相善者二十余人，并笞死于京兆府。内诸司一切罢之，皆归省寺。自是京城并无宦宫，天子每宣传诏命，即令宫人出入。崔胤虽复仇快志，国祚旋亦覆亡，悲夫！

赞曰：崇墉大厦，壮其楹础。殿邦御侮，亦俟明德。宵人意褊，动不量力。投鼠败器，良堪太息。

列传第一百三十五

良吏上

韦仁寿 陈君宾 张允济 李桐客 李素立
孙至远 至远子畬
薛大鼎 贾敦颐
弟敦实
李君球 崔知温 高智周 田仁会
子归道 韦机 孙岳 岳子景骏
权怀恩 叔祖万纪
冯元常 弟元淑
蒋俨 王方翼 薛季昶

汉宣帝曰：“使政平讼息，民无愁叹，与我共理，其惟良二千石乎！”故汉代命官，重外轻内，郎官出宰百里，郡守入作三公。世祖中兴，尤深吏术，慎选名儒为辅相，不以吏事责功臣；政优则增秩赐金，绩负则论输左校。选任之道，皇汉其优。

隋政不纲，彝伦斯紊。天子事巡游而务征伐，具僚逞侧媚而窃恩权。是时朝廷无正人，方岳无廉吏。跨州连郡，莫非豺虎之流；佩紫怀黄，悉奋爪牙之毒。以至土崩不救，旋踵而亡。

武德之初，余风未殄。太宗皇帝削平乱迹，湔洗污风，唯思稼穡之艰，不以珠玑为宝。以是人知耻格，俗尚贞修，太平

之基，率由兹道。洎天后、玄宗之代，贞元、长庆之间，或以卿士大夫涖方州，或以御史、郎官宰畿甸，行古道也，所病不能。

自武德已还，历年三百，其间岳牧，不乏循良。今录其政术有闻，为之立传，所冀表吏师而儆不恪也。

韦仁寿，雍州万年人也。大业末，为蜀郡司法书佐，断狱平恕，其得罪者皆曰：“韦君所断，死而无恨。”高祖入关，遣使定巴蜀，使者承制拜仁寿夬州都督府长史。时南宁州内附，朝廷每遣使安抚，类皆受贿，边人患之，或有叛者。高祖以仁寿素有能名，令检校南宁州都督，寄听政于越巂，使每岁一至其地以慰抚之。仁寿将兵五百人至西洱河，承制置八州十七县，授其豪帅为牧宰，法令清肃，人怀欢悦。及将还，酋长号泣曰：“天子遣公镇抚南宁，何得便去？”仁寿以城池未立为辞，诸酋长乃相与筑城，立廨舍，旬日而就。仁寿又曰：“吾奉诏但令巡抚，不敢擅住。”及将归，蛮夷父老各挥涕相送。因遣子弟随之入朝，贡方物，高祖大悦。仁寿复请徙居南宁，以兵镇守。有诏特听以便宜从事，令益州给兵送之。刺史窦轨害其功，托以蜀中山獠反叛，未遑远略，不时发遣。经岁余，仁寿病卒。

陈君宾，陈鄱阳王伯山子也。仕隋为襄国太守。武德初，以郡归款，封东阳公，拜邢州刺史。贞观元年，累转邓州刺史。州邑丧乱之后，百姓流离。君宾至才期月，皆来复业。二年，天下诸州并遭霜涝，君宾一境独免。当年多有储积，蒲、虞等州户口，尽入其境逐食。太宗下诏劳之曰：

朕以隋末乱离，毒被海内；率土百姓，零落殆尽，州里萧条，十不存一；寤寐思之，心焉若疚。是以日昃忘食，未明求衣，晓夜孜孜，惟以安养为虑。每见水旱降灾，霜雹失所，抚

躬责己，自惭德薄。恐贫乏之黎庶，不免饥馁；倾竭仓廩，普加賑恤。其有一人绝食，若朕夺之，分命庶僚，尽心匡救。去年关内六州及蒲、虞、陕、鼎等复遭亢旱，禾稼不登，粮储既少，遂令分房就食。比闻刺史以下及百姓等并识朕怀，逐粮户到，递相安养，回还之日，各有赢粮。乃别赍布帛，以申赠遗，如此用意，嘉叹良深。一则知水旱无常，彼此递相拯贍，不虑凶年。二则知礼让兴行，轻财重义，四海士庶，皆为兄弟。变浇薄之风，敦仁慈之俗，政化如此，朕复何忧。其安置客口，官人支配得所，并令考司录为功最。养户百姓，不吝财帛，已敕主者免今年调物。宜知此意，善相劝勉。

其年，入为太府少卿，转少府少监。九年，坐事除名。后起授虔州刺史，卒。

张允济，青州北海人也。隋大业中为武阳令，务以德教训下，百姓怀之。元武县与其邻接，有人以牝牛依其妻家者八九年，牛孳产至十余头；及将异居，妻家不与，县司累政不能决。其人诣武阳质于允济。允济曰：“尔自有令，何至此也？”其人垂泣不止，具言所以。允济遂令左右缚牛主，以衫蒙其头，将诣妻家村中，云捕盗牛贼，召村中牛悉集，各问所从来处。妻家不知其故，恐被连及，指其所诉牛曰：“此是女婿家牛也，非我所知。”允济遂发蒙，谓妻家人曰：“此即女婿，可以牛归之。”妻家叩头服罪。元武县司闻之，皆大惭。又尝道逢一老母种葱者，结庵守之。允济谓母曰：“但归，不烦守也。若遇盗，当来告令。”老母如其言，居一宿而葱大失。母以告允济。悉召葱地十里中男女毕集，允济呼前验问，果得盗葱者。曾有行人候晓先发，遗衫于路，行十数里方觉。或谓曰：“我武阳境内，路不拾遗，但能回取，物必当在。”如言果得。远近称之。政绩尤异。

迁高阳郡丞，时无郡将，允济独统大郡，吏人畏悦。及贼帅王须拔攻围，时城中粮尽，吏人取槐叶藁节食之，竟无叛者。贞观初，累迁刑部侍郎，封武城县男。出为幽州刺史，寻卒。

李桐客，冀州衡水人也。仕隋为门下录事。大业末，炀帝幸江都，时四方兵起，谋欲徙都丹阳，召百僚会议。公卿希旨，俱言“江右黔黎，皆思望幸，巡狩吴会，勒石纪功，复禹之迹，今其时也。”桐客独议曰：“江南卑湿，地狭州小，内奉万乘，外给三军，吴人力屈，不堪命。且逾越险阻，非社稷之福。”御史奏桐客谤毁朝政，仅而获免。后隋灭，从宇文文化及至黎阳，转没窦建德。建德平，太宗召授秦府法曹参军。贞观初，累迁通、巴二州。所在清平流誉，百姓呼为慈父。后卒于家。

李素立，赵州高邑人，北齐梁州刺史义深曾孙也。祖駮，散骑常侍。父政藻，隋水部郎中，大业末充使淮南，为盗所杀。素立，武德初为监察御史。时有犯法不至死者，高祖特命杀之，素立谏曰：“三尺之法，与天下共之，法一动摇，则人无所措手足。陛下甫创鸿业，遐荒尚阻，奈何輶轳之下，便弃刑书？臣忝法司，不敢奉旨。”高祖从之。自是屡承恩顾。素立寻丁忧，高祖令所司夺情，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拟雍州司户参军。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拟秘书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高祖曰：“此官清而复要。”

贞观中，累转扬州大都督府司马。时突厥铁勒部相率内附，太宗于其地置瀚海都护府以统之，以素立为瀚海都护。又有阙泥孰别部，犹为边患。素立遣使招谕降之。夷人感其惠，率马牛以馈素立，素立唯受其酒一杯，余悉还之。为建立廨舍，开置屯田。久之，转绵州刺史。永徽初，迁蒲州刺史，及将之任，所余粮储及什物，皆令州司收之，唯赍己之书籍而去。道病卒，高宗闻而特为废朝一日，谥曰平。

其孙至远，有重名。长寿中为天官郎中。内史李昭德重其才，荐于则天，擢令知流内选事。或劝至远谢其私恩，至远曰：“李公以公见用，岂得以私谒也。”竟不谢，遂为昭德所衔，因事出为壁州刺史卒。

至远子畬，初为汜水主簿。处事敏速，有声称，虽村童厕养之辈，一阅之后，无不知替代姓名者。累转国子司业。事母甚谨，闺门邕睦，累代同居。每岁时拜庆，长幼男女，咸有礼节。及妻卒，时母已先病，畬恐伤母意，约家人不令哭声使闻于母，朝夕定省，不曾见其忧念之色，士友甚以此称之。及母终，过毁，卒于丧。

至远弟从远，景云中历黄门侍郎、太府卿。

素立从兄子游道，则天时官至冬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

薛大鼎，蒲州汾阳人，周太子少傅博平公善孙也。父粹，隋介州长史。汉王谅谋反，授绛州刺史，谅败伏诛。大鼎以年幼免死，配流辰州，后得还乡里。义旗初建，于龙门谒高祖，因说：“请勿攻河东，从龙门直渡，据永丰仓，传檄远近，则足食足兵。既总天府，据百二之所，斯亦拊背扼喉之计。”高祖深然之。时将士咸请先攻河东，遂从众议。授大将军府察非掾。

贞观中，累转鸿胪少卿、沧州刺史。州界有无棣河，隋末填废。大鼎奏开之，引鱼盐于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达沧海鱼盐至。昔日徒行今骋驰，美哉薛公德滂被。”

“大鼎又以州界卑下，遂决长芦及漳、衡等三河，分泄夏潦，境内无复水害。时与瀛州刺史贾敦颐、曹州刺史郑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称为“铛脚刺史”。

永徽四年，授银青光禄大夫，行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明年卒。有二子：克构、克勤。

克构，天授中官至麟台监。克勤，历司农少卿，为来俊臣所陷伏诛。克构坐配流岭表而死。

贾敦颐，曹州冤句人也。贞观中，历迁沧州刺史。在职清洁，每入朝，尽室而行，唯弊车一乘，羸马数匹；羈勒有阙，以绳为之，见者不知其刺史也。二十三年，转瀛州刺史。州界滹沱河及滹水，每岁泛滥，漂流居人，敦颐奏立堤堰，自是无复水患。

永徽五年，累迁洛州刺史。时豪富之室，皆籍外占田；敦颐都括获三千余顷，以给贫乏。又发奸摘伏，有若神明。寻卒。弟敦实。

敦实，贞观中为饶阳令，政化清静，老幼怀之。时敦颐复授瀛州刺史。旧制，大功以上不复连官。朝廷以其兄弟在职，俱有能名，竟不迁替。咸亨元年，累转洛州长史，甚有惠政。时洛阳令杨德干杖杀人吏，以立威名，敦实曰：“政在养人，义须存抚，伤生过多，虽能亦不足贵也。”常抑止德干，德干亦为之稍减。四年，迁太子右庶子。

初敦颐为洛州刺史，百姓共树碑于大市通衢；及敦实去职，复刻石颂美，立于兄之碑侧，时人号为“棠棣碑”。敦实后为怀州刺史。永淳初，以年老致仕。及病笃，子孙迎医视之，敦实曰：“未闻良医能治老也。”终不服药。垂拱四年卒，时年九十余。

子膺福，先天中，历左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坐预襄怀贞等谋逆伏诛。

李君球，齐州平陵人也。父义满，属隋乱，纠合宗党，保固村闾，外盗不敢侵逼，以功累授齐郡通守。武德初，远申诚款，诏以其宅为譚州，仍拜为总管，封平陵郡公。

君球少任侠，颇涉书籍。贞观中，齐州都督齐王据州城举

兵作乱，君球与兄子行均守县城。事平，太宗闻而嘉之，擢授游击将军，仍改其本县为全节县。君球累补左骁卫、义全府折冲都尉。

龙朔三年，高宗将伐高丽，君球上疏谏曰：

臣闻心之病者，不能缓声；事之急者，不能安言；性之慈者，不能隐情。且食君之禄者，死君之事。今臣食陛下之禄矣，其敢爱身乎？臣闻《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兵者，凶器，战者，危事，故圣主明王重行之也。爱人力之尽，恐府库之殫，惧社稷之危，生中国之患。故古人云：“务广德者昌，务广地者亡。”昔秦始皇好战不已，至于失国，是不爱其内而务其外故也。汉武远讨朔方，殆乎万里，广拓南海，分为八郡；终于户口减半，国用空虚。至于末年，方垂哀痛之诏，自悔其失。

彼高丽者，僻侧小丑，潜藏山海之间，得其人不足以彰圣化；弃其地不足以损天威。何至于疲中国之人，倾府库之实，使男子不得耕耘，女子不得蚕织！陛下为人父母，不垂恻隐之心，倾其有限之资，贪于无用之地。设令高丽既灭，即不得不发兵镇守，少发则兵威不足，多发则人心不安，是乃疲于转戍，万姓无聊生也。万姓无聊，即天下败矣！天下既败，陛下何以自安？故臣以为征之不如不征，灭之不如不灭。

书奏不纳。

寻迁蔚州刺史。未行，改为兴州刺史。累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政尚严肃，人吏惮之，盗贼屏迹，高宗频降书劳勉。时有吐谷浑犯塞，以君球素有威重，转为灵州都督。寻卒官。

崔知温，许州鄆陵人。祖枢，司农卿。父义真，陕州刺史。知温初为左千牛。麟德中，累转灵州都督府司马。州界有浑、斛薛部落万余帐，数侵掠居人，百姓咸废农业，习骑射以备之。

知温表请徙于河北，斛薛不愿迁移。时将军契苾何力为之言于高宗，遂寝其奏。知温前后十五上诏，竟从之，于是百姓始就耕获。后斛薛入朝，因过州谢曰：“前蒙奏徙河北，实有怨心。然牧地膏腴，水草不乏，部落日富，始荷公恩。”拜伏而去。

知温四迁兰州刺史。会有党项三万余众来寇州城，城内胜兵既少，众大惧，不知所为。知温使开城门延贼，贼恐有伏，不敢进。俄而将军权善才率兵来救，大破党项之众。善才因其降，欲尽坑之，以绝后患，知温曰：“弗逆克奔，古人之善战。诛无噍类，祸及后昆。又溪谷峥嵘，草木幽蔚，万一变生，悔之何及！”善才然其计，又欲分降口五百人以与知温。知温曰：“向论安危之策，乃公事也，岂图私利哉！”固辞不受。党项余众由是悉来降附。

知温累迁尚书左丞，转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修国史。永隆二年七月，迁中书令。永淳三年三月卒，年五十七，赠荊州大都督。

子泰之，开元中官至工部尚书。

少子谔之。谔之，神龙初为将作少匠，预诛张易之有功，封博陵县侯，赐实封二百户。开元初，累迁少府监。

知温兄知悌。知悌，高宗时官至户部尚书。

高智周，常州晋陵人。少好学，举进士。累补费县令，与丞、尉均分俸钱，政化大行，人吏刊石以颂之。寻授秘书郎、弘文馆直学士，预撰《瑶山玉彩》、《文馆辞林》等。三迁兰台大夫。时孝敬在东宫，智周与司文郎中贺凯、司经大夫王真儒等，俱以儒学诏授为侍读。总章元年，请假归葬其父母，因谓所亲曰：“知进而不知退，取患之道也。”乃称疾去职。

俄起授寿州刺史，政存宽惠，百姓安之。每行部，必先召学官。见诸生，试其讲诵，访以经义及时政得失，然后问及垦

田狱讼之事。咸亨二年，召拜正谏大夫，兼检校礼部侍郎。寻迁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修国史。俄转御史大夫，累表固辞烦剧之任，高宗嘉其意，拜右散骑常侍。又请致仕，许之。永淳二年十月，卒于家，年八十二，赠越州都督府。

智周少与乡人蒋子慎善，同诣善相者，曰：“明公位极人臣，而胤嗣微弱；蒋侯官禄至薄，而子孙转盛。”子慎后累年为建安尉卒，其子绘来谒智周。智周已贵矣，曰：“吾与子父有故，子复有才。”因以女妻之。永淳中，为缙氏尉、郑州司兵卒。

绘子捷，举进士。开元中，历台省，仕至湖、延二州刺史。子贵，赠扬州大都督。

捷子冽、涣，并进士及第。冽，历礼、吏、户部三侍郎，尚书左丞；涣，天宝末给事中，永泰初右散骑常侍。高氏殄灭已久，果符相者之言。初，冽兄弟在父艰，庐于墓侧，植松柏千余株，又同时荣贵，人推其友爱。

冽子链，涣子铢，亦进士举。

田仁会，雍州长安人。祖轨，隋幽州刺史、信都郡公。父弘，陵州刺史，袭信都郡公。仁会，武德初应制举，授左卫兵曹，累迁左武侯中郎将。贞观十八年，太宗征辽发后，薛延陀数万骑抄河南，太宗令仁会及执失思力率兵击破之，逐北数百里，延陀脱身走免。太宗嘉其功，降玺书慰劳。

永徽二年，授平州刺史，劝学务农，称为善政。转郢州刺史，属时旱，仁会自曝祈祷，竟获甘泽。其年大熟，百姓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诚为人上天闻。田中致雨山出云，仓廩既实礼义申。但愿常在不患贫。”五迁胜州都督。州界有山贼阻险，劫夺行李，仁会发骑尽捕杀之。自是外户不闭，盗贼绝迹。入为太府少卿。

麟德二年，转右金吾将军，所得禄俸，估外有余，辄以纳官，时人颇讥其邀名。仁会强力疾恶，昼夜巡警，自宫城至于衢路，丝毫越法，无不立发。每日庭引百余人，躬自阅罚，略无宽者。京城贵贱，咸畏惮之。

时有女巫蔡氏，以鬼道惑众，自云能令死者复生，市里以为神明，仁会验其假妄，奏请徙边。高宗曰：“若死者不活，便是妖妄；若死者得生，更是罪过。”竟依仁会所奏。

仁会，总章二年迁太常正卿，咸亨初又转右卫将军，以年老致仕。仪凤四年卒，年七十八，谥曰威。神龙中，以子归道赠户部尚书。

归道，弱冠明经举。长寿中累补司宾丞，仍通事舍人内供奉。久之，转左卫郎将。

圣历初，突厥默啜遣使请和，制遣左豹韬卫将军阎知微入蕃，册为立功报国可汗。默啜又遣使入朝谢恩，知微遇诸途，便与之绯袍、银带，兼表请蕃使入都日，大备陈设。归道上言曰：“突厥背恩积稔，悔过来朝，宜待圣恩，宽其罪戾，解辮削衽，须稟天慈。知微擅与袍带，国家更将何物充赐？望反初服，以俟朝恩。且小蕃使到，不劳大备之仪。”则天然之。

及默啜将至单于都护府，乃令归道摄司宾卿迎劳之。默啜又奏请六胡州及单于都护府之地，则天不许。默啜深怨，遂拘縶归道，将害之。归道辞色不挠，更责以无厌求请，兼喻其祸福，默啜意稍解。会有制赐默啜粟三万石、杂彩五万段、农器三千事，并许之结婚。于是归道得还，遂面陈默啜不利之状，请加防御，则天纳焉。顷之，默啜果叛，挟阎知微入寇赵、定等州。擢拜归道夏官侍郎，甚见亲委。累迁左金吾将军、司膳卿，兼押千骑。未几，除尚方监，加银青光禄大夫。转殿中监，仍令依旧押千骑，宿卫于玄武门。

敬晖等讨张易之、昌宗也，遣使就索千骑。归道既先不预谋，拒而不与。及事定，晖等将诛之，归道执辞免，令归私第。中宗嘉其忠壮，召拜太仆少卿，骤除殿中少监、右金吾将军。岁余病卒，赠辅国大将军，追封原国公，中宗亲为文以祭之。

子宾庭，开元中为光禄卿。

韦机，雍州万年人。祖元礼，隋浙州刺史。父恪，洛州别驾。机，贞观中为左千牛胄曹，充使往西突厥，册立同俄设为可汗。会石国反叛，路绝，三年不得归。机裂裳录所经诸国风俗物产，名为《西征记》及还，太宗问蕃中事，机因奏所撰书。太宗大悦，擢拜朝散大夫，累迁至殿中监。

显庆中为檀州刺史。边州素无学校，机敦劝生徒，创立孔子庙，图七十二子及自古贤达，皆为之赞述。会契苾何力东讨高丽，军众至檀州，而滦河泛涨，师不能进，供其资粮，数日不乏。何力全师还，以其事闻。高宗以为能，超拜司农少卿，兼知东都营田，甚见委遇。有宦者于苑中犯法，机杖而后奏。高宗嗟赏，赐绢数十疋，谓曰：“更有犯者，卿即鞭之，不烦奏也。”

上元中，迁司农卿，检校园苑。造上阳宫，并移中桥从立德坊曲徙于长夏门街，时人称其省功便事。有道士硃钦遂为天后所使，驰传至都，所为横恣。机囚之，因密奏曰：“道士假称中宫驱使，依倚形势，臣恐亏损皇明，为祸患之渐。”高宗特发中使慰谕机，而钦遂配流边州，天后由是不悦。

仪凤中，机坐家人犯盗，为宪司所劾，免官。永淳中，高宗幸东都，至芳桂宫驿，召机，令白衣检校园苑。将复本官，为天后所挤而止，俄令检校司农少卿事，会卒。

子余庆。余庆官至右骁卫兵曹，早卒。余庆子岳。

岳亦以吏干著名，则天时，累转汝州司马。会则天幸长安，

召拜尚舍奉御，从驾还京，因召见。则天谓曰：“卿是韦机之孙，勤干固有家风也。卿之家事，朕悉知之。”因问家人名，赏慰良久。寻拜太原尹。岳素不习武，固辞边任。由是忤旨，左迁宋州长史，历海、虢二州刺史，所在皆著威名。睿宗时，入为殿中少监，甚承恩顾。及窦怀贞、李晋等伏诛，以岳尝与交往，为姜皎所陷，左迁渠州别驾，稍迁陕州刺史。开元中，卒于颍州别驾。岳子景骏。

景骏明经举，神龙中，累转肥乡令。县北界漳水，连年泛溢。旧堤迫近水漕，虽修筑不息，而漂流相继。景骏审其地势，拓南数里，因高筑堤。暴雨至，堤南以无患，水去而堤北称为腴田。漳水旧有架柱长桥，每年修葺，景骏又改造为浮桥。自是无复水患，至今赖焉。时河北饥，景骏躬抚合境村闾，必通贍恤，贫弱独免流离。及去任，人吏立碑颂德。

开元中，为贵乡令。县人有母子相讼者，景骏谓之曰：“吾少孤，每见人养亲，自恨终天无分，汝幸在温清之地，何得如此？锡类不行，令之罪也。”因垂泣呜咽，仍取《孝经》付令习读之。于是母子感悟，各请改悔，遂称慈孝。

累转赵州长史，路由肥乡，人吏惊喜，竞来犒饯，留连经日。有童稚数人，年甫十余岁，亦在其中，景骏谓曰：“计吾为此令时，汝辈未生，既无旧恩，何殷勤之甚也？”咸对曰：“此间长宿传说，县中廨宇、学堂、馆舍、堤桥，并是明公遗迹。将谓古人，不意亲得瞻睹，不觉欣恋倍于常也。”其为人所思如此。

十七年，迁房州刺史。州带山谷，俗参蛮夷，好淫祀而不修学校。景骏始开贡举，悉除淫祀。又通狭路，并造传馆，行旅甚以为便。二十年，转奉先令，未行而卒。

权怀恩，雍州万年人，周荆州刺史、千金郡公景宣玄孙也。

其先自天水徙家焉。祖弘寿，大业末为临汾郡司仓书佐。高祖镇晋阳，引判留守事。以从义师之功，累转秦王府长史，太宗遇之甚厚。又从平王世充，拜太仆卿。累封卢国公卒，谥曰恭。父知让，袭爵，官至博州刺史。

怀恩初以廕授太子洗马。咸亨初，累转尚乘奉御，袭爵卢国公。时有奉乘安毕罗善于调马，甚为高宗所宠。怀恩奏事，遇毕罗在帝左右戏无礼，怀恩退而杖之四十。高宗知而嗟赏之，谓侍臣曰：“怀恩乃能不避强御，真良吏也。”即日拜万年令。为政清肃，令行禁止，前后京县令无及之者。后历庆、莱、卫、邢四州刺史，洛州长史。

怀恩姿状雄毅，束带之后，妻子不敢仰视。所历皆以威名御下，人吏重足而立。俄出为宋州刺史。时汴州刺史杨德干亦以严肃与怀恩齐名。至是怀恩路由汴州，德干送之出郊，怀恩见新桥中途立木以禁车过者，谓德干曰：“一言处分岂不得，何用此为？”德干大惭，时议以为不如怀恩也。转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寻卒。

侄楚璧，官至左领军卫兵曹参军。开元十年，驾在东都，楚璧乃与故兵部尚书李迥秀男齐损、从祖弟金吾淑、陈仓尉、卢玢及京城左屯营押官长上折冲周履济、杨楚剑、元令琪等举兵反。立楚璧兄子梁山，年十五，诈称襄王男，号为光帝。拥左屯营兵百余人，梯上景风门，逾城而入，踞长乐恭礼门。入宫城，求留守、刑部尚书王志愔，不获。属天晓，屯营兵自相翻覆，尽杀梁山等。传首东都，楚璧并坐籍没。

怀恩叔祖万纪。万纪性强正，好直言。贞观中，为治书侍御史，以公事奏劾魏征、温彦博等，太宗以为不避豪贵，甚礼之。迁尚书左丞，封冀氏男，再转齐王祐府长史。祐既失德，数匡正之，竟为祐所杀，语在《祐传》祐既死，赠万纪齐州都

督、武都公，谥曰敬。

子玄福，高宗时为兵部侍郎。

冯元常，相州安阳人，自长乐徙家焉，北齐右仆射子琮曾孙也。举明经。高宗时，累迁监察御史，为剑南道巡察使，兴利除害，蜀土赖焉。永淳中，为尚书左丞。元常清鉴有理识，甚为高宗之所赏。尝密奏“中宫权重，宜稍抑损”，高宗虽不能用，深以其言为然。则天闻而甚恶之。及临朝，四方承旨，多献符瑞。嵩阳令樊文进瑞石，则天命于朝堂示百官。元常奏言：“状涉谄伪，不可诬罔士庶。”则天不悦，出为陇州刺史。

俄而天下岳牧集乾陵会葬，则天不欲元常赴陵所，中途改授眉州刺史。剑南先时光火贼夜掠居人，昼潜山谷。元常至，喻以恩信，许其首露，仍切加捕逐，贼徒舍器械，面缚自陈者相继。又转广州都督，便道之任，不许诣都。

寻属安南首领李嗣仙杀都护刘延祐，剽陷州县，敕元常讨之。率士卒济南海，先驰檄示以威恩，喻以祸福。嗣仙徒党多相率归降，因纵兵诛其魁首，安慰居人而旋。虽屡有政绩，则天竟不赏之。寻为酷吏周兴所陷，追赴都，下狱死。

元常闺门雍肃，雅有礼度，虽小功之丧，未尝寝于私室，甚为士类所称。

从父弟元淑，则天时为清漳令，政有殊绩，百姓号为神明。又历浚仪、始平二县令，皆单骑赴职，未尝以妻子之官。所乘马，午后则不与刍，云令其作斋。身及奴仆，每日一食而已。俸禄之余，皆供公用，并给与贫士。人或讥其邀名，元淑曰：“此吾本性，不为苦也。”中宗时，降玺书劳勉，仍令史官编其事迹。卒于祠部郎中。

蒋俨，常州义兴人。贞观中，为右屯卫兵曹参军。太宗将征辽东，募使高丽者，众皆畏惮。俨谓人曰：“主上雄略，华

夷畏威，高丽小蕃，岂敢图其使者。纵其凌虐，亦是吾死所也。“遂出请行。及至高丽，莫离支置于窟室中，胁以兵刃，终不屈挠。会高丽败，得归。太宗奇之，拜朝散大夫。再迁幽州司马。以善政为巡察使刘祥道所荐，擢为会州刺史。再迁殿中少监，数陈意见，高宗每优纳之。再转蒲州刺史。蒲州户口殷剧，前后刺史，多不称职。俨下车未几，令行禁止，称为良牧。

永淳元年，拜太仆卿；以父名卿，固辞，乃除太子右卫副率。时征隐士田游岩为太子洗马，在宫竟无匡辅。俨乃贻书以责之曰：“足下负巢、由之峻节，傲唐、虞之圣主。养烟霞之逸气，守林壑之遁情，有年载矣！故能声出区宇，名流海内。主上屈万乘之重，申三顾之荣，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礼。将以辅导储贰，渐染芝兰耳。皇太子春秋鼎盛，圣道未周，拾遗补阙，臣子恆务。仆以不才，犹参廷谏，诚以素非德望，位班卒伍，言以人废，不蒙采掇。足下受调护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无一谈，悠悠以卒年岁。向使不食周粟，仆何敢言！禄及亲矣，将何酬塞？想为不达，谨书起予。”游岩竟不能答。

俨寻检校太常卿。文明中，封义兴县子，历右卫大将军、太子詹事，以年老致仕。垂拱三年卒于家，年七十八。文集五卷。

王方翼，并州祁人也，高宗王庶人从祖兄也。祖裕，武德初隋州刺史。裕妻即高祖妹同安大长公主也。太宗时，以公主属尊年老，特加敬异，数幸其第，赏赐累万。方翼父仁表，贞观中为岐州刺史。仁表卒，妻李氏为主所斥，居于凤泉别业。时方翼尚幼，乃与佣保齐力勤作，苦心计。功不虚弃，数年辟田数十顷，修饰馆宇，列植竹木，遂为富室。公主卒后，归长安。友人赵持满犯罪被诛，暴尸于城西，亲戚莫敢收视。方翼

叹曰：“栾布之哭彭越，大义也；周文之掩朽骼，至仁也。绝友之义，蔽主之仁，何以事君？”乃收其尸，具礼葬之。高宗闻而嘉叹，由是知名。

永徽中累授安定令。诛大姓皇甫氏，盗贼止息，号为善政。五迁肃州刺史。时州城荒毁，又无壕堑，数为寇贼所乘。方翼发卒浚筑，引多乐水环城为壕。又出私财造水碾碓，税其利以养饥馁，宅侧起舍十余行以居之。属蝗俭，诸州贫人死于道路，而肃州全活者甚众，州人为立碑颂美。

会吏部侍郎裴行俭西讨遮旬，奏方翼为副，兼检校安西都护。又筑碎叶镇城，立四面十二门，皆屈曲作隐伏出没之状，五旬而毕。西域诸胡竞来观之，因献方物。

永隆中，车簿反叛，围弓月城。方翼引兵救之，至伊丽水。贼前来拒，因纵击。大破之，斩首千余级。俄而二姓咽曲悉发众十万，与车簿合势，以拒方翼。屯兵热海，与贼连战，流矢贯臂，徐以佩刀截之，左右莫有觉者。既而所将蕃兵怀贰，谋执方翼以应贼。方翼密知之，悉召会议，佯出军资以赐之。续续引去，便令斩之。会大风，又振金鼓以乱其声，遂诛七千余人。因遣裨将分道讨袭咽曲等。贼既无备，因是大溃，擒首领突骑施等三百人，西域遂定。以功迁夏州都督。属牛疫，无以营农，方翼造人耕之法，施关键，使人推之，百姓赖焉。

永淳二年，诏征方翼，将议西域之事，于奉天宫谒见，赐食与语。方翼衣有旧时血渍之处，高宗问其故，方翼具对热海苦战之状。高宗使袒视其疮，叹曰：“吾亲也。”赏赐甚厚。俄属绥州白铁余举兵反，乃诏方翼副程务挺讨之。贼平，封太原郡公。

则天临朝，以方翼是庶人近属，阴欲除之。及程务挺被诛，以方翼与务挺连职素善，追赴都下狱，遂流于崖州而死。

子宝、珣、璿，并知名。宝、璿，开元中皆为中书舍人；珣，至秘书监。

薛季昶，绛州龙门人也。则天初，上封事，解褐拜监察御史。频按制狱称旨，累迁御史中丞。万岁通天元年，夏官郎中侯味虚统兵讨契丹不利，奏言“贼徒炽盛，常有蛇虎导其军”。则天命季昶按验其状，便为河北道按察使。季昶先驰至军，斩味虚以闻。又有藁城尉吴泽者，贪虐纵横，尝射杀驿使，截百姓子女发以为髡，州将不能制，甚为人吏所患。季昶又杖杀之。由是威震远近，州县望风慑惧。然后布以恩信，旌扬善吏。有汴州孝女李氏，年八岁，父卒，柩殯在堂十余载，每日哭临无限。及年长，母欲嫁之。遂截发自誓，请在家终养。及丧母，号毁殆至灭性，家无丈夫，自营棺槨，州里钦其至孝，送葬者千余人。葬毕，庐于墓侧，蓬头跣足，负土成坟，手植松柏数百株。季昶列上其状，有制特表门闾，赐以粟帛。

久视元年，季昶自定州刺史入为雍州长史，威名甚著，前后京尹，无及之者。俄迁文昌左丞，历魏、陕二州刺史。长安末，为洛州长史，所在皆以严肃为政。

神龙初，以预诛张易之兄弟功，加银青光禄大夫，拜户部侍郎。时季昶劝敬晖等因兵势杀武三思。晖等不从，竟以此败，语在《晖传》。季昶亦因是累贬，自桂州都督授儋州司马。初，季昶与昭州首领周庆立及广州司马光楚客不协。及将之儋州，惧庆立见杀，将往广州，又恶楚客，乃叹曰：“薛季昶行事至是耶！”因自制棺，仰药而死。

睿宗即位，下制曰：“故儋州司马薛季昶，刚干义烈。早承先顾，驱策中外，绩誉昭宣；有庄、汤之推举，同汲黯之强直。属丑正操衡，除其异己，横加窜责，卒至殁亡。言念忠冤，有怀嘉悼。可赠左御史大夫，仍同敬晖等例，与一子官。”

列传第一百三十五

良吏下

裴怀古 张知謩 兄知玄 知晦 弟知泰 知默
杨元琰
倪若水 李浚 阳峤 宋庆礼 姜师度 强循

和逢尧潘好礼杨茂谦杨駟崔隐甫李尚隐吕厓萧定蒋沆薛珏
李惠登任迪简范传正袁滋薛苹阎济美

裴怀古，寿州寿春人也。仪凤中，诣阙上书，授下邳主簿。长寿中，累转监察御史。时姚、嵩、来、王反叛，诏怀古往招辑之。怀古申明赏罚，贼徒归附者日以千数，乃俘其魁首，处其居人而还。来夷荷恩，立碑颂德。时恆州鹿泉寺僧净满为弟子所谋，密画女人居高楼，仍作净满引弓而射之，藏于经笥。已而诣阙上言僧咒诅，大逆不道。则天命怀古按问诛之。怀古究其辞状，释净满以闻。则天大怒。怀古奏曰：“陛下法无亲疏，当与天下画一。岂使臣诛无辜之人，以希圣旨？向使净满有不臣之状，臣复何颜能宽之乎？臣今慎守平典，虽死无恨也。”则天意乃解。

圣历中，阎知微充使往突厥，怀古监其军。至虏庭，默啜立知微为南面可汗。将授怀古伪职，怀古不从，将杀之。怀古抗辞曰：“宁守忠以就死，不毁节以求生，请就斩，所不避也！”乃禁锢随军，因挺身奔窜以归，拜祠部员外郎。

侄经义不精，不许论举。知默尝与来俊臣、周兴等同掌诏狱，陷于酷吏，子孙禁锢。知泰，开元中累赠刑部尚书、特进。

知玄子景升，知泰子景佚，开元中皆至大官，门列棨戟。

杨元琰，虢州阌乡人，隋礼部尚书希曾孙也。初生时，数岁不能言，相者曰：“语迟者神定，此必成大器也。”及长，伟姿仪，以器局见称。初为平棘令，号为善政。载初中，累迁安南副都护，又历蕲、蒲、晋、魏、宣、许六州刺史，凉、梁二都督，荆府长史。前后九度清白升进，累降玺书褒美。

长安中，张柬之代元琰为荆州长史，与元琰泛江中流，言及则天革命，议诸武擅权之状，元琰发言慷慨，有匡复之意。及柬之知政事，奏引元琰为右羽林将军。至都，柬之谓曰：“记昔江中之言乎？今日之授，意不细也。”乃结元琰与李多祚等，定计诛张易之兄弟。及事成，加云麾将军，封弘农郡公，食实封五百户，仍赐铁券，恕十死。

俄而张柬之、敬晖等为武三思所构，元琰觉变，奏请削发出家，仍辞官爵实封。中宗不许。敬晖闻而笑曰：“向不知奏请出家，合赞成其事，剃却胡头，岂不妙也。”元琰多须类胡，晖以此言戏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将危。此由衷之请，不徒然也。”晖知其意，瞿然不悦。

及晖等得罪，元琰竟以先觉获全。寻加金紫光禄大夫，转卫尉卿。明年，李多祚等被诛，元琰以曾与多祚同立功，亦被系狱问状。赖中书侍郎萧至忠保明之，竟得免罪，又转光禄卿。景云中，抗疏请削在身官爵，回赠父官。中宗许之，乃追赠其父越州长史。睿宗即位，三迁刑部尚书，改封魏国公。开元初，拜太子宾客致仕。六年，卒于家，年七十九。

子仲嗣，密州刺史；仲昌，吏部郎中。

倪若水，恆州藁城人也。开元初，历迁中书舍人、尚书右

丞，出为汴州刺史。政尚清静，人吏安之。又增修孔子庙堂及州县学舍，劝励生徒，儒教甚盛，河、汴间称咏不已。

四年，玄宗令宦官往江南采鸂鶒等诸鸟，路由汴州。若水知之，上表谏曰：“方今九夏时忙，三农作苦，田夫拥耒，蚕妇持桑。而以此时采捕奇禽异鸟，供园池之玩，远自江、岭，达于京师，水备舟船，陆倦担负，饭之以鱼肉，间之以稻粱。道路观者，岂不以陛下贱人贵鸟也！陛下当以凤皇为凡鸟，麒麟为凡兽，即鸂鶒、鸂鶒，曷足贵也？陛下昔潜龙藩邸，备历艰虞。今氛昆廓清，高居九五，玉帛子女，充于后庭，职贡珍奇，盈于内府，过此之外，复何求哉？臣承国厚恩，超居重任。草芥贱命，常欲杀身以效忠；葵藿微心，常愿殫肝以报主。瞻望庭阙，敢布腹心，直言忤旨，甘从鼎鑊。”手诏答曰：“朕先使人取少杂鸟，其使不识朕意，采鸟稍多。卿具奏其事，辞诚忠恳，深称朕意。卿达识周材，义方敬直，故辍纲辖之重，委以方面之权。果能闲邪存诚，守节弥固，骨鯁忠烈，遇事无隐。言念忠谏，深用嘉慰。使人朕已量事决罚，禽鸟并令放讫。今赐卿物四十段，用答至言。”

寻入拜户部侍郎。七年，复授尚书右丞，卒。

李浚，陇西人，祖世武。睿宗即位，加银青光禄大夫。上在东宫，选为太子中允。又出为麟州刺史，政有能名。开元初，置诸道按察使，盛选能吏，授浚润州刺史、江东按察使，累封真源县子。州人孙处玄以学行著名，浚特加礼异，累表荐之，仍令子麟与之结交。处玄竟称疾不起。浚寻拜虢、潞二州刺史，又拜益州长史、剑南节度使，摄御史大夫。所历皆以诚信待物，称为良吏。及去职，咸有遗爱。八年卒官，赠户部尚书，谥曰成。子麟，自有传。

阳峤，河南洛阳人，其先自北平徙焉，北齐右仆射休之玄

孙也。仪凤中应八科举，授将陵尉，累迁詹事司直。长安中，桓彦范为左御史中丞，袁恕己为右御史中丞，争荐峤，请引为御史。内史杨再思素与峤善，知峤不乐搏击之任，谓彦范等曰：“闻其不情愿，如何？”彦范曰：“为官择人，岂待情愿。唯不情愿者，尤须与之，所以长难进之风，抑躁求之路。”再思然其言，擢为右台侍御史。景龙末，累转国子司业。峤恭谨好学，有儒者之风。又勤于政理，循循善诱。及在学习司，时人以为称职。奏修先圣庙及讲堂，因建碑前庭，以纪崇儒之事。

睿宗即位，拜尚书右丞。时分建都督府以统外台，精择良吏，以峤为泾州都督府，寻停不行。又历魏州刺史，充袁州都督、荆州长史，为本道按察使，所在以清白闻。魏州人诣阙割耳，请峤重临其郡，又除魏州刺史。入为国子祭酒，累封北平伯，荐尹知章、范行恭、赵玄默等为学官，皆称名儒。时学徒渐弛，峤课率经业，稍行鞭箠，学生怨之，颇有喧谤，乃相率乘夜于街中殴之。上闻而令所由杖杀无理者，由是始息。

峤素友悌，抚孤侄如己子。常谓人曰：“吾虽位登方伯，而心不异于曩时一尉耳。”识者甚称叹之。寻以年老致仕，卒于家，谥曰敬。

宋庆礼，洺州永年人。举明经，授卫县尉。则天时，侍御史桓彦范受诏于河北断塞居庸、岳岭、五回等路，以备突厥，特召庆礼以谋其事。庆礼雅有方略，彦范甚礼之。寻迁大理评事，仍充岭南采访使。时崖、振等五州首领，更相侵掠，荒俗不安，承前使人，惧其炎瘴，莫有到者。庆礼躬至其境，询问风俗，示以祸福。于是安堵，遂罢镇兵五千人。开元中，累迁贝州刺史，仍为河北支度营田使。

初，营州都督府置在柳城，控带奚、契丹。则天时，都督赵文翊政理乖方，两蕃反叛，攻陷州城，其后移于幽州东二百

里渔阳城安置。开元五年，奚、契丹各款塞归附，玄宗欲复营州于旧城。侍中宋璟固争以为不可，独庆礼甚陈其利。乃诏庆礼及太子詹事姜师度、左骁卫将军邵宏等充使，更于柳城筑营州城，兴役三旬而毕。俄拜庆礼御史中丞，兼检校营州都督。开屯田八十所，追拔幽州及渔阳、淄青等户，并招辑商胡，为立店肆。数年间，营州仓廩颇实，居人渐殷。

庆礼为政清严，而勤于听理，所历之处，人吏不敢犯。然好兴功役，多所改更。尝于边险置阱立枪，以邀贼路，议者颇嗤其不切事也。七年卒，赠工部尚书。太常博士张星议曰：“宋庆礼大刚则折，至察无徒，有事东北，所亡万计，所谓害于而家，凶于而国。案谥法，好巧自是曰‘专’，请谥曰‘专’。”

“礼部员外郎张九龄驳曰：

庆礼在人苦节，为国劳臣，一行边陲，三十年所。户庭可乐，彼独安于传递；稼穡为艰，又能实于军廩。莫不服劳辱之事而匪懈其心，守贞坚之规而自尽其力，有一于此，人之所难。况营州者，镇彼戎夷，扼喉断臂，逆则制其死命，顺则为其主人，是称乐都，其来尚矣。往缘赵朔作牧，驭之非才，自经隳废，便长寇孽。故二十年间，有事东鄙，僵尸暴骨，败将覆军，盖不可胜纪。

大明临下，圣谋独断，恢祖宗之旧，复大禹之迹。以数千之役徒，无甲兵之强卫，指期遂往，禀命而行。于是量畚筑，执殳鼓，亲总其役，不愆所虑。俾柳城为金汤之险，林胡生腹心之疾，盖为此也。寻而罢海运，收岁储，边亭晏然，河朔无扰。与夫兴师之费，转输之劳，较其优劣，孰为利害？而云“所亡万计”，一何谬哉！及契丹背诞之日，惧我犄角之势，虽鼠穴自固，而驹牧无侵，盖张皇彼都系赖之力也！安有践其迹以制其实，贬其谥以徇其虚，采虑始之谤声，忘经远之权利，

义非得所，孰谓其可？请以所议，更下太常，庶素行之迹可寻，易名之典不坠者也。

星复执前议，庆礼兄子辞玉又诣阙称冤，乃谥曰敬。

姜师度，魏人也。明经举。神龙初，累迁易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为河北道监察兼支度营田使。师度勤于为政，又有巧思，颇知沟洫之利。始于蓟门之北，涨水为沟，以备奚、契丹之寇。又约魏武旧渠，傍海穿漕，号为平虏渠，以避海艰，粮运者至今利焉。寻加银青光禄大夫，累迁大理卿。景云二年，转司农卿。

开元初，迁陕州刺史。州西太原仓控两京水陆二运，常自仓车载米至河际，然后登舟。师度遂凿地道，自上注之，便至水次，所省万计。六年，以蒲州为河中府，拜师度为河中尹，令其缮缉府寺。

先是，安邑盐池渐涸，师度发卒开拓，疏决水道，置为盐屯，公私大收其利。再迁同州刺史，又于朝邑、河西二县界，就古通灵陂，择地引雒水及堰黄河灌之，以种稻田，凡二千余顷，内置屯十余所，收获万计。特加金紫光禄大夫，寻迁将作大匠。

明年，左拾遗刘彤上言：“请置盐铁之官，收利以供国用，则免重赋贫人，使穷困者获济。”疏奏，令宰相议其可否，咸以为盐铁之利，甚裨国用。遂令师度与户部侍郎强循并摄御史中丞，与诸道按察使计会，以收海内盐铁。其后颇多沮议者，事竟不行。

师度以十一年病卒，年七十余。师度既好沟洫，所在必发众穿凿，虽时有不利，而成功亦多。先是，太史令傅孝忠善占星纬，时人为之语曰：“傅孝忠两眼朝天，姜师度一心穿地。”传之以为口实。

强循者，凤州人。亦以吏干知名，官至大理卿。

又有和逢尧者，岐州岐山人。性诡譎，有辞辩。睿宗时，突厥默啜请尚公主，许之。逢尧以御史中丞摄鸿胪卿充使报命。既至虏庭，默啜遣其大臣谓逢尧曰：“敕书送金缕鞍，检乃银胎金涂，岂是天子意，为是使人换却。如此虚假，公主必应非实。请还信物，罢和亲之事。”遂策马而去。逢尧大呼，命左右引马回，谓曰：“汉法重女婿，令送鞍者，只取平安长久之义，何必以金银为升降耶？若尔，乃是可汗贪金而轻银，岂是重人而贵信？”默啜闻之，曰：“承前汉使，不敢如此，不可轻也。”遂设宴备礼。逢尧又说默啜令裹头著紫衫，南面再拜，遣子随逢尧入朝。

逢尧以奉使功，骤迁户部侍郎。寻以附会太平公主，左迁朗州司马。开元中，累转柘州刺史，卒于官。

潘好礼，贝州宗城人。少与乡人孟温礼、杨茂谦为莫逆之友。好礼举明经，累授上蔡令，理有异绩，擢为监察御史。开元三年，累转郾王府长史。俄而郾王出为滑州刺史，以好礼兼郾王府司马，知滑州事。王欲有所游观，好礼辄谏止之。后王将鹰犬与家人出猎，好礼闻而遮道请还。王初不从，好礼遂卧于马前，呼曰：“今正是农月，王何得非时将此恶少狗马践暴禾稼，纵乐以损于人！请先踢杀司马，然后听王所为也！”王惭惧，谢之而还。

好礼寻迁豫州刺史，为政孜孜，而繁于细事，人吏虽惮其清严，亦厌其苛察。其子请归乡预明经举，好礼谓曰：“国法须平，汝若经业未精，则不可妄求也。”乃自试其子。经义未通，好礼大怒，集州僚笞而枷之，立于州门以徇于众。俄坐事左迁温州别驾卒。好礼常自以直道，不附于人。又未尝叙累阶勋，服用粗陋，形骸土木，议者亦嫌其邀名。

杨茂谦者，清河人。窦怀贞初为清河令，甚重之。起家应制举，拜左拾遗，出为临洺令。时洺州称茂谦与清漳令冯元淑、肥乡令韦景骏，皆有政理之声。茂谦以清白闻，擢为秘书郎。时窦怀贞为相，数称荐之，由是历迁大理正、御史中丞。开元初，出为魏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与司马张怀玉本同乡曲，初善而未隙，遂相纠讦，坐贬桂州都督。寻转广州都督，以疾卒。

杨䷔，华阴人。高祖缙，陈中书舍人，以辞学知名。陈亡，始自江左徙关中。祖琮，绛州刺史。䷔初为麟游令，时御史大夫窦怀贞检校造金仙、玉真二观，移牒近县，征百姓所隐逆人资财，以充观用。䷔拒而不受，怀贞怒曰：“焉有县令卑微，敢拒大夫之命乎？”䷔曰：“所论为人冤抑，不知计位高卑。”怀贞壮其其对。又中宗时，韦庶人上表请以年二十二为丁限。及韦氏败，省司举征租调。䷔执曰：“韦庶人临朝当国，制书非一，或进阶卿士，或赦宥罪人，何独于已役中男，重征丁课，恐非保人之术。”省司遂依䷔所执，一切免之。䷔由是知名，擢拜殿中侍御史。

开元初，迁侍御史。时崔日知为京兆尹，贪暴犯法。䷔与御史大夫李杰将纠劾之。杰反为日知所构，䷔廷奏曰：“纠弹之司，若遭恐胁，以成奸人之谋，御史台固可废矣。”上以其言切直，遽令杰依旧视事，贬日知为歙县丞。䷔历迁御史中丞、户部侍郎。上曾于延英殿召中书门下与诸司尚书及瑒议户口之事，䷔因奏人间损益，甚见嗟赏。时御史中丞宇文融奏括户口，议者或以为不便，敕百僚省中集议。时融方在权要，公卿已下，多雷同融议，䷔独与尽理争之。寻出为华州刺史。

十六年，迁国子祭酒，表荐：“沧州人王迥质、瀛州人尹子路、汴州人白履忠，皆经学优长，德行纯茂，堪为后生师范，

请追授学官，令其教授，以奖儒学之路。”及追至，迺质起家拜谏议大夫，仍为皇太子侍读；履忠以年老，不任职事，拜朝散大夫，放归家；子路直弘文馆教授。諲又奏曰：“窃见今之举明经者，主司不详其述作之意，曲求其文句之难，每至帖试，必取年头月日，孤经绝句。且今之明经，习《左传》者十无二三。若此久行，臣恐左氏之学，废无日矣。臣望请自今已后，考试者尽帖平文，以存大典。又《仪礼》及《公羊》《穀梁》，殆将废绝，若无甄异，恐后代便弃。望请能通《周》《仪礼》、《公羊》、《穀梁》者，亦量加优奖。”于是下制：“明经习左氏及通《周礼》等四经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于式。由是生徒为諲立颂于学门之外。再迁大理卿，以老疾辞职。二十三年，拜左散骑常侍。寻卒。赠户部尚书，谥曰贞。

瑒常叹《仪礼》废绝，虽士大夫不能行之。其家子女婚冠及有吉凶之会，皆按据旧文，更为仪注，使长幼遵行焉。

崔隐甫，贝州武城人，散骑侍郎亓鹿之曾孙也。祖济，太子洗马。父元彦，太平令。隐甫，开元初再迁洛阳令，理有威名。九年，自华州刺史转太原尹，人吏刊石颂其美政。十二年，入为河南尹。十四年，代程行谔为御史大夫。时中书令张说当朝用事，隐甫与御史中丞宇文融、李林甫劾其犯状，说遂罢知政事。

隐甫在职强正，无所回避。自贞观年李乾祐为御史大夫，别置台狱，有所鞠讯，便辄系之。由是自中丞、侍御史已下，各自禁人，牢扉常满。隐甫引故事，奏以为不便，遂掘去之。又宪司故事，大夫已下至监察御史，竞为官政，略无承禀。隐甫一切督责，事无大小，悉令谕决；稍有忤意者，便列上其罪，前后贬黜者殆半，群僚侧目。是冬，敕隐甫校外官考。旧例皆委细参问，经春未定。隐甫召天下朝集使，一时集省中，一日

校考便毕，时人伏其敏断。帝尝谓曰：“卿为御史大夫，海内咸云称职，甚副朕之所委也。”

隐甫既与张说有隙，俄又递为朋党，帝闻而恶之，特免官，令归侍母。岁余，复授御史大夫。迁刑部尚书，母忧去官。二十一年，起复太原尹，仍为河东采访处置使。复为刑部尚书，兼河南尹。二十四年，车驾还京，以隐甫为东都留守，为政严肃，甚为人吏之所叹服。寻卒。

李尚隐，其先赵郡人，世居潞州之铜鞮，近又徙家京兆之万年。弱冠明经累举，补下邳主簿。时姚珽为同州刺史，甚礼之。景龙中，为左台监察御史。时中书侍郎、知吏部选事崔湜及吏部侍郎郑愔同时典选，倾附势要，逆用三年员阙，士庶嗟怨。寻而相次知政事，尚隐与同列御史李怀让于殿廷劾之，湜等遂下狱推究，竟贬黜之。时又有睦州刺史冯昭泰，诬奏桐庐令李师等二百余家，称其妖逆，诏御史按覆之。诸御史惮昭泰刚愎，皆称病不敢往。尚隐叹曰：“岂可使良善陷枉刑而不为申明哉！”遂越次请往，竟推雪李师等，奏免之。俄而崔湜、郑愔等复用，尚隐自殿中侍御史出为伊阙令，怀让为魏县令。湜等既死，尚隐又自定州司马擢拜吏部员外郎，怀让自河阳令擢拜兵部员外郎。尚隐累迁御史中丞。时御史王旭颇用威权，为士庶所患。会为仇者所讼，尚隐按之，无所容贷，获其奸赃钜万，旭遂得罪。尚隐寻转兵部侍郎，再迁河南尹。

尚隐性率刚直，言无所隐，处事明断。其御下，豁如也。又详练故事，近年制敕，皆暗记之，所在称为良吏。

十三年夏，妖贼刘定高夜犯通洛门，尚隐坐不能觉察所部，左迁桂州都督。临行，帝使谓之曰：“知卿公忠，然国法须尔。”因赐杂彩百匹以慰之。俄又迁广州都督，仍充五府经略使。及去任，有怀金以赠尚隐者，尚隐固辞之，曰：“吾自性分，

不可改易，非为慎四知也。”竟不受之。累转京兆尹，历蒲、华二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赐爵高邑伯，入为大理卿，代王鉷为御史大夫。

时司农卿陈思问多引小人为其属吏，隐盗钱谷，积至累万。尚隐又举按之，思问遂流岭南而死。尚隐三为宪官，辄去朝廷之所恶者，时议甚以此称之。二十四年，拜户部尚书、东都留守。二十八年，转太子宾客。寻卒，年七十五，谥曰贞。

吕誾，蒲州河东人。志行修整，勤于学业。少孤贫，不能自振。里人程楚宾家富于财，誾娶其女，楚宾及子震皆重其才，厚与资给，遂游京师。天宝初，进士及第，调授宁陵尉，本道采访使韦陟嘉其才，辟为支使。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奏充度支判官，累兼卫佐、太子通事舍人。誾性谨守，勤于吏职，虽同僚追赏，而块然视事，不离案簿，翰益亲之，累兼虞部员外郎、侍御史。

禄山之乱，哥舒翰败，肃宗即位于灵武，誾驰赴行在。内官硃光辉、李遵骧荐有才，帝深遇之，超拜御史中丞，进奏无不允从。幸凤翔，迁武部侍郎，赐金紫之服。十月，克复两京，诏匡与三司官详定陷贼官陈希烈已下数百人罪戾轻重。誾用法太深，君子薄之。

乾元二年三月，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门下省事。七月，丁母忧免。十月，起复授本官，兼充度支使，迁黄门侍郎。上元元年正月，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赐门戟。既立于第门，或谓誾曰：“吉庆之事，不宜凶服受之。”誾遂权释缋麻，当中而拜，人皆笑其失礼。累加银青光禄大夫，东平男。

誾既为相，用妻父程楚宾为卫尉少卿，子震为员外郎。中官马上言出纳诏命，誾昵之。有纳赂于上言求官者，誾补之蓝田尉。五月，上言事泄笞死，以其肉令从官食之，誾坐贬太子

宾客。

七月，授諲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充澧、朗、忠、硤五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諲至治所，上言请于江陵置南都。九月，敕改荆州为江陵府，永平军团练三千人，以遏吴、蜀之冲。又析江陵置长宁县。又请割潭、衡、连、道、邵、柳、涪等七州隶江陵府。

先是，张惟一为荆州长史，已为防御使，陈希昂为司马。希昂，衡州酋帅，家兵千人在部下，自为藩卫。有牟遂金仕至将军，为惟一亲将，与希昂积憾。率兵入惟一衙，索遂金之首，惟一惧，即令斩首与之。自是军政归于希昂。及諲至，奏追希昂赴上都，除侍御史，出为常州刺史、本州防御使。希昂路由江陵，諲伏甲击杀之，部下皆斩，积尸于府门。府中慑服，始奏其罪。

又妖人申奉芝以左道事李辅国，擢为谏议大夫。辅国奏于道州界置军，令奉芝为军校，诱引群蛮，纳其金帛，赏以绯紫，用囊中敕书赐衣以示之，人用听信。军人例衣硃紫，作剽溪洞，吏不敢制，已积年矣。潭州刺史庞承鼎忿之，因奉芝入奏，至长沙，繫之。首赃巨万，及左道文记，一时搜获，遣使奏闻。辅国党奉芝，奏召奉芝赴阙。既得召见，具言承鼎曲加诬陷。诏鞠承鼎诬罔之罪，令荆南府按问。諲令判官、监察御史严郢鞠之。諲上疏论其事，肃宗怒，流郢于建州。承鼎竟得雪，后奉芝竟以赃败流死。人重諲之守正，其刚断不挠，皆此类也。

初諲作相，与同列李揆不协。及諲被斥二年，以善政闻，揆恶之，因言置军湖南不便，又使人往荆、湖，密伺諲过。諲知之，乃上疏论揆，揆坐贬袁州长史。

諲素羸疾，元年建卯月卒，赠吏部尚书，有司谥曰肃。故吏度支员外郎严郢请以二字曰“忠肃”，博士独孤及坚议以

“肃”为当，从之。諲在台司无异称，及理江陵三年，号为良守。初郡人立祠，諲歿后岁余，江陵将吏合钱十万，于府西爽垲地大立祠宇，四时祠祷之。

萧定，字梅臣，江南兰陵人，左仆射、宋国公瑀曾孙也。父恕，虢州刺史，以定赠工部尚书。定以廕授陕州参军、金城丞，以吏事清干闻。给事中裴遵庆奏为选补黜陟使判官。回改万年主簿，累迁侍御史、考功员外郎、左右司二郎中。为元载所挤，出为秘书少监，兼袁州刺史，历信、湖、宋、睦、润五州刺史，所蒞有政声。

大历中，有司条天下牧守课绩，唯定与常州刺史萧复、豪州刺史张鎰为理行第一。其勤农桑，均赋税，逋亡归复，户口增加，定又冠焉。寻迁户部侍郎、太常卿。硃泚之逆，变姓名藏匿里闾间。京师平，首蒙旌擢，除太子少师。兴元元年卒，年七十七，加赠太子太师。

蒋洸，莱州胶水人，吏部侍郎钦绪之子也。性介独好学，早有名称。以孝廉累授洛阳尉、监察御史。与兄演、溶，弟清，俱以干局吏事擅能名于天宝中。长史韩朝宗、裴迴咸以推覆检勾之任委之，处事平允，剖断精当，动为群僚楷式。乾元后，授陆浑、盩厔、咸阳、高陵四县令。当军旅之后，疮痍未平，洸竭心绥抚，所至安辑。副元帅郭子仪每统兵由其县，必诫军吏曰：“蒋洸令清而严干，供亿故当有素，士众得蔬饭见馈则足，无挠清政。”其为名人所知如此。

稍迁长安令、刑部郎中、兼侍御史，领渭桥河运出纳使。时元载秉政，廉洁守道者多不更职，洸以故滞于郎位，久不徙官。

大历十二年，常袞以群议称洸屈，擢拜御史中丞、东都副留守。寻迁刑部侍郎、删定副使。改大理卿，持法明审，号为

称职。

建中元年冬，銮驾幸奉天，浚奔行在，为贼候骑所拘执，欲以伪职诱之，因绝食称病，潜窜里间。京师平，首蒙旌擢，拜右散骑常侍。寻以疾终，年七十四，追赠工部尚书。

薛珏，字温如，河中宝鼎人。祖宝胤，邠州刺史。父纘，蒲州刺史。珏少以门荫授懿德太子庙令，累授乾陵台令。无几，拜试太子中允，兼渭南尉，奏课第一。间岁，复以清名尤异闻，迁昭德令。县人请立碑纪政，珏固让不受。迁楚州刺史、本州营田使。

先是，州营田宰相遥领使，刺史得专达，俸钱及他给百余万，田官数百员，奉廩役者三千户，岁以优授官者复十余人。珏皆条去之，十留一二，而租入有赢。为观察使诬奏，左授硤州刺史，迁陈州刺史。

建中初，上分命使臣黜陟官吏，使淮南李承以珏楚州之去烦政简，使山南赵赞以珏硤州之廉清，使河南卢翰以珏之肃物，皆以陟状闻，加中散大夫，赐紫。宣武军节度使刘玄佐署奏兼御史大夫、汴宋都统行军司马。无几，李希烈自汴州走，除珏汴州刺史，迁河南尹，入为司农卿。

当是时，诏天下举可任刺史、县令者，殆有百人。有诏令与群官询考，及延问人间疾苦，及胥吏得失，取其有恻隐、通达事理者条举，什才一二。宰相将以辞策校之。珏曰：“求良吏不可兼责以文学，宜以圣君爱人之本为心。”执政卒无难之，皆叙进官，颇多称职。

贞元五年，拜京兆尹。珏刚严明察，练达法理，以勤身率下，失于纤巧，无文学大体。八年，坐宴参改太子宾客。无几，除岭南节度观察使。以疾卒，年七十四，废朝一日，赠工部尚书。有子存庆，自有传。

李惠登，平卢人也。少为平卢裨将。安禄山反，遂从兵马使董秦海转收沧、棣等州，轻师远斗，贼不能支。史思明反，复陷于贼。脱身投山南节度使来瑱，奏授试金吾卫将军。

李希烈反，授惠登兵二千，镇隋州。贞元初，举州归顺，授隋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遭李忠臣、希烈歼残之后，野旷无人。惠登朴素不知学，居官无拔萃，率心为政，皆与理顺。利人者因行之，病人者因去之，二十年间，田畴辟，户口加。诸州奏吏入其境，无不歌谣其能。及于頔为山南东道节度，以其绩上闻，加御史大夫，升其州为上。寻加检校国子祭酒。及卒，加赠洪州都督。

任迪简，京兆万年人。举进士。初为天德军使李景略判官。性重厚，尝有军宴，行酒者误以醯进。迪简知误，以景略性严，虑坐主酒者，乃勉饮尽之，而伪容其过，以酒薄白景略，请换之，于是军中皆感悦。及景略卒，众以迪简长者，议请为帅。监军使闻之，拘迪简于别室，军众连呼而至，发户扃取之。表闻，德宗使察焉，具以军情奏，除丰州刺史、天德军使，自殿中授兼御史大夫，再加常侍。追入，拜太常少卿、汝州刺史、左庶子。

及张茂昭去易定，以迪简为行军司马。既至，属虞候杨伯玉以府城叛，俄而众杀之。迪简兵马使张佐元又叛，迪简政杀之，乃得入。寻加检校工部尚书，充节度使。

初，茂昭奢荡不节，公私殫罄。迪简至，欲飧士，无所取给，乃以粝食与士同之。身居戟门下凡周月，军吏感之，请归堂寝，迪简乃安其位。三年，以疾代，除工部侍郎，至京，竟不能朝谢。改太子宾客卒，赠刑部尚书。

范传正，字西老，南阳顺阳人也。父伦，户部员外郎，与郡人李华敦交友之契。传正举进士，又以博学宏辞及书判皆登

甲科，授集贤殿校书郎、渭南尉，拜监察、殿中侍御史。自比部员外郎出为歙州刺史，转湖州刺史，历三郡，以政事修理闻。擢为宣歙观察使，受代至京师，宪宗闻其里第过侈，薄之，因拜光禄卿。以风恙卒，赠左散骑常侍。

传正精悍有立，好古自饬。及为廉察，颇事奢侈，厚以财货问遗权贵，视公蓄如私藏，幸而不至甚败。褐衣时游西边，著《西陲要略》三卷。

袁滋，字德深，陈郡汝南人也。弱岁强学，以外兄道州刺史元结有重名，往来依焉。每读书，玄解旨奥，结甚重之。无何，黜陟使赵赞以处士荐，授试校书郎。何士干镇武昌，辟为从事，累官詹事府司直。部有邑长，下吏诬以盗金，滋察其冤，竟出之。御史中丞韦縚闻之，荐为侍御史，转工部员外郎。

贞元十九年，韦皋始通西南蛮夷，酋长异牟寻贡琛请使，朝廷方命抚谕，选郎吏可行者，皆以西南遐远惮之。滋独不辞，德宗甚嘉之，以本官兼御史中丞，持节充入南诏使。未行，迁祠部郎中，使如故。来年夏，使还，擢为谏议大夫。俄拜尚书右丞，知吏部选事。出为华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潼关防御使、镇国军使。以宽易清简为政。百姓有至自他境者，皆给地以居，名其居曰义合里。专以慈惠为本，人甚爱之。然百姓有过犯者，皆纵而不理。擒盗辄舍，或以物偿之。征拜金吾卫大将军，耆耄鰥寡遮道不得进。杨于陵代其任，宣言谓百姓曰：“于陵不敢易袁公之政。”然后罗拜而诀。

上始监国，与杜黄裳俱为相，拜中书侍郎、平章事。会韦皋歿，刘辟拥兵擅命，滋持节安抚。行及中路，拜检校吏部尚书、平章事、剑南西川节度使，百姓立生祠祷之。征拜户部尚书，连为荆襄二帅，改彰义军节度、随唐邓申光等州观察使。逆贼吴元济与官军对垒者数年，滋竟以淹留无功，贬抚州刺史。

未几，迁湖南观察使卒，年七十，赠太子少保。

滋工篆籀书，雅有古法。因使行，著《云南记》五卷。尝读刘晖《悲甘陵赋》，叹其褒善惩恶虽失《春秋》之旨，然其文不可废，因著《甘陵赋后序》。

子都，仕至翰林学士。

薛苹，河东宝鼎人也。少以吏事进，累官至长安令，拜虢州刺史。朝廷以尤课擢为湖南观察使，又迁浙江东道观察使，以理行迁浙江西道观察使。廉风俗，守法度，人甚安之。理身俭薄，尝衣一绿袍，十余年不易，因加赐硃绂，然后解去。

苹历三镇，凡十余年，家无声乐，俸禄悉以散诸亲族故人子弟。除左散骑常侍致仕。时有年过悬车而不知止者，唯苹年至而无疾请告，角巾东洛，时甚高之。卒，年七十四，赠工部尚书。

阎济美，登进士第。累历台省，有长者之誉。自婺州刺史为福建观察使，复为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所至以简淡为理，两地之人，常赋之外，不知其他。入拜右散骑常侍。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入为秘书监。以年及悬车，上表乞骸骨，以工部尚书致仕。后以恩例，累有进改。及歿于家，年九十余。

赞曰：圣人造世，才杰济时。在理致治，无为而为。坑鹬非议，简易从规。乐只君子，邦家之基。

列传第一百三十六

酷吏上

来俊臣 周兴 傅游艺 丘神勣 索元礼 侯思止 万国俊
来子珣 王弘义 郭霸 吉頊

古今御天下者，其政有四：五帝尚仁，体文德也；三王仗义，立武功也；五霸崇信，取威令也；七雄任力，重刑名也。盖仁义既废，然后齐之以威刑；威刑既衰，而酷吏为用，于是商鞅、李斯讐诈设矣。持法任术，尊君卑臣，奋其策而鞭撻宇宙，持危救弊，先王不得已而用之，天下之人谓之苛法。降及两汉，承其余烈。于是前有郅都、张汤之徒持其刻，后有董宣、阳球之属肆其猛。虽然异代，亦克公方，天下之人谓之酷吏，此又鞅、斯之罪人也！然而网既密而奸不胜矣。夫子曰：“刑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诚哉，是言也！

唐初革前古之敝，务于胜残，垂衣而理，且七十载，而人不敢欺。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逮则天以女主临朝，大臣未附；委政狱吏，剪除宗枝。于是来俊臣、索元礼、万国俊、周兴、丘神勣、侯思止、郭霸、王弘义之属，纷纷而出。然后起告密之刑，制罗织之狱，生人屏息，莫能自固。至于怀忠蹈义，连颈就戮者，不可胜言。武后因之坐移唐鼎，天网一举，而卒笼八荒；酷之为用，斯害也已。遂使酷吏之党，横噬于朝，制公卿之死命，擅王者之威力。贵从其欲，毒侈其心，天诛发于脣吻，国柄秉于掌握。凶慝之士，荣而慕之，身赴鼎镬，死而无悔。若是者，何哉？要时希旨，见利忘义也！

尝试而论之，今夫国家行斧钺之诛，设狴牢之禁以防盗者，

虽云固矣，而犹逾垣掘冢，揭篋探囊，死者于前，盗者于后，何者？以其间有欲也！然所徇者不过数金之资耳！彼酷吏与时上下，取重人主，无怵惕之忧，坐致尊宠；杖起卒伍，富拟封君，岂唯数金之利耶？则盗官者为幸矣！故有国者则必窒凯觎之路，杜侥幸之门，可不务乎！况乎乐观时变，恣怀阴贼，斯又郅都、董宣之罪人也。异哉，又有效于斯者！中兴四十载而有吉温、罗希奭之蠹政，又数载而有敬羽、毛若虚之危法。朝经四叶，狱讼再起，比周恶党，剿绝善人。屡挠将措之刑，以伤太和之气，幸灾乐祸，苟售其身，此又来、索之罪人也！

呜呼！天道祸淫，人道恶杀，既为祸始，必以凶终。故自鞅、斯至于毛、敬，蹈其迹者，卒以诛夷，非不幸也。

呜呼！执愚贾害，任天下之怨；反道辱名，归天下之恶。或肆诸原野，人得而诛之；或投之魑魅，鬼得而诛之。天人报应，岂虚也哉！俾千载之后，闻其名者，曾蛇豕之不若。

悲夫！昔《春秋》之义，善恶不隐，今为《酷吏传》亦所以示惩劝也。语曰：“前事不忘，将来之师。”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来俊臣，雍州万年人也。父操，博徒。与乡人蔡本结友，遂通其妻，因樗蒲赢本钱数十万，本无以酬，操遂纳本妻。入操门时，先已有娠，而生俊臣。凶险不事生产，反覆残害，举无与比。曾于和州犯奸盗被鞠，遂妄告密。召见奏，刺史东平王续杖之一百。后续天授中被诛，俊臣复告密，召见，奏言前所告密是豫、博州事，枉被续决杖，遂不得申。则天以为忠，累迁侍御史，加朝散大夫。按制狱，少不会意者，必引之，前后坐族千余家。

二年，擢拜左台御史中丞。朝廷累息，无交言者，道路以目。与侍御史侯思止、王弘义、郭霸、李仁敬、司刑评事康晞、

卫遂忠等，同恶相济。招集无赖数百人，令其告事，共为罗织，千里响应。欲诬陷一人，即数处别告，皆是事状不异，以惑上下。仍皆云：“请付来俊臣推勘，必获实情。”则天于是于丽景门别置推事院，俊臣推勘必获，专令俊臣等按鞫，亦号为新开门。但入新开门者，百不全一。弘义戏谓丽景门为“例竟门”，言入此门者，例皆竟也。

俊臣与其党硃南山辈造《告密罗织经》一卷，皆有条贯支节，布置事状由绪。

俊臣每鞫囚，无问轻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甕中，以火围绕炙之，并绝其粮饷，至有抽衣絮以啖之者。又令寝处粪秽，备诸苦毒。自非身死，终不得出。每有赦令，俊臣必先遣狱卒尽杀重囚，然后宣示。

又以索元礼等作大枷，凡有十号：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胆，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复有铁笼头连其枷者，轮转于地，斯须闷绝矣。囚人无贵贱，必先布枷棒于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见之魂胆飞越，无不自诬矣。则天重其赏以酬之，故吏竞劝为酷矣。由是告密之徒，纷然道路；名流僂俛阅日而已。朝士多因入朝，默遭掩袭，以至于族，与其家无复音息。故每入朝者，必与其家诀曰：“不知重相见不？”

如意元年，地官尚书狄仁杰、益州长史任令晖、冬官尚书李游道、秋官尚书袁智宏、司宾卿崔神基、文昌左丞卢献等六人，并为其罗告。俊臣既以族人家为功，苟引之承反，乃奏请降敕，一问即承，同首例得减死。及胁仁杰等反，仁杰叹曰：“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俊臣乃少宽之。其判官王德寿谓仁杰曰：“尚书事已尔，得减死。

德寿今业已受驱策，欲求少阶级，凭尚书牵杨执柔，可乎？”仁杰曰：“若之何？”德寿曰：“尚书昔在春官时，执柔任某司员外，引之可也。”仁杰曰：“皇天后土，遣狄仁杰行此事！”以头触柱，血流被面，德寿惧而止焉。

仁杰既承反，有司但待报行刑，不复严备。仁杰得凭守者求笔砚，拆被头帛书之，叙冤苦，置于绵衣，遣谓德寿曰：“时方热，请付家人去其绵。”德寿不复疑矣，家人得衣中书，仁杰子光远持之称变，得召见。则天览之愕然，召问俊臣曰：“卿言仁杰等承反，今子弟讼冤，何故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寝处甚安，亦不去其巾带。”则天令通事舍人周繝视之。俊臣遽令狱卒令假仁杰等巾带，行立于西，命繝视之。繝惧俊臣，莫敢西顾，但视东唯诺而已。俊臣令繝少留，附进状，乃令判官妄为仁杰等作谢死表，代署而进之。凤阁侍郎乐思晦男年八九岁，其家已族，宜隶于司农，上变，得召见，言“俊臣苛毒，愿陛下假条反状以付之，无大小皆如状矣。”则天意少解，乃召见仁杰曰：“卿承反何也？”仁杰等曰：“不承反，臣已死于枷棒矣。”则天曰：“何谓作谢死表？”仁杰曰：“无。”因以表示之，乃知其代署，遂出此六家。

俊臣复按大将军张虔勖、大将军内侍范云仙于洛阳牧院。虔勖等不堪其苦，自讼于徐有功，言辞颇厉。俊臣命卫士以乱刀斩杀之。云仙亦言历事先朝，称所司冤苦，俊臣命截去其舌。士庶破胆，无敢言者。

俊臣累坐赃，为卫吏纪履忠所告下狱。长寿二年，除殿中丞。又坐赃，出为同州参军。逼夺同列参军妻，仍辱其母。

万岁通天元年，召为合宫尉，擢拜洛阳令、司农少卿。则天赐其奴婢十人，当受于司农。时西蕃酋长阿史那斛瑟罗家有细婢，善歌舞，俊臣因令其党罗告斛瑟罗反，将图其婢。诸蕃

长诣阙割耳髡面讼冤者数十人，乃得不族。时綦连耀、刘思礼等有异谋，明堂尉吉顼知之，不自安，以白俊臣发之，连坐族者数十辈。俊臣将擅其功，复罗告顼，得召见，仅而免。

俊臣先逼妻太原王庆诜女。俊臣与河东卫遂忠有旧。遂忠行虽不著，然好学，有词辩。尝携酒谒俊臣，俊臣方与妻族宴集，应门者给云：“已出矣。”遂忠知妄，入其宅，慢骂毁辱之。俊臣耻其妻族，命殴击反接，既而免之，自此构隙。

俊臣将罗告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张易之等，遂相倚抚，则天屡保持之。而诸武及太平公主恐惧，共发其罪。乃弃市。国人无少长皆怨之，竞剐其肉，斯须尽矣。

中宗神龙元年三月八日，诏曰：

国之大纲，惟刑与政。刑之不中，其政乃亏。刘光业、王德寿、王处贞、屈贞筠、鲍思恭、刘景阳等，庸流贱职，奸吏险夫，以粗暴为能官，以凶残为奉法。往从按察，害虐在心，倏忽加刑，呼吸就戮，曝骨流血，其数甚多，冤滥之声，盈于海内。朕唯布新泽，恩被人祇，抚事长怀，尤深惻隐。光业等五人积恶成衅，并谢生涯，虽其人已殁，而其迹可贬，所有官爵，并宜追夺。其枉被杀人，各令州县以礼埋葬，还其官廕。刘景阳身今见在，情不可矜，特以会恩，免其严罚，宜从贬降，以雪冤情，可棣州乐单县员外尉。

自今内外法官，咸宜敬慎。其文深刺骨，迹徇凝脂，高下任情，轻重随意，如酷吏丘神勣、来子珣、万国俊、周兴、来俊臣、鱼承晔、王景昭、索元礼、傅游艺、王弘义、张知默、裴籍、焦仁亶、侯思止、郭霸、李仁敬、皇甫文备、陈嘉言等，其身已死，自垂拱已来，枉滥杀人，有官者并令削夺。唐奉一依前配流，李秦授、曹仁哲，并与岭南恶处。

开元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御史大夫程行谏奏：

周朝酷吏来子珣、万国俊、王弘义、侯思止、郭霸、焦仁、张知默、李敬仁、唐奉一、来俊臣、周兴、丘神勣、索元礼、曹仁哲、王景昭、裴籍、李秦授、刘光业、王德寿、屈贞筠、鲍思恭、刘景阳、王处贞二十三人，残害宗枝，毒陷良善，情状尤重，子孙不许与官。陈嘉言、鱼承晔、皇甫文备、傅游艺四人，情状稍轻，子孙不许近任。”

周兴者，雍州长安人也。少以明习法律，为尚书省都事。累迁司刑少卿、秋官侍郎。自垂拱已来，屡受制狱，被其陷害者数千人。天授元年九月革命，除尚书左丞，上疏除李家宗正属籍。二年十一月，与丘神勣同下狱。当诛，则天特免之，徙于岭表。在道为仇人所杀。

傅游艺，卫州汲人也。载初元年，为合宫主簿、左肃政台御史，除左补阙。上书称武氏符瑞，合革姓受命。则天甚悦，擢为给事中。数月，加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同月，又加朝散大夫，守鸾台侍郎，依旧同平章事。其年九月革命，改天授元年，赐姓武氏。二年五月，加银青光禄大夫。

兄神童，为冬官尚书，兄弟并承荣宠。逾月，除司礼少卿，停知政事。梦登湛露殿，旦而陈于所亲，为其所发，伏诛。时人号为四时仕宦，言一年自青而绿，及于硃紫也。希则天旨，诬族皇枝。神龙初，禁锢其子孙。

初，游艺请则天发六道使，虽身死之后，竟从其谋，于是万国俊辈恣斩戮矣。

丘神勣，左卫大将军行恭子也。永淳元年，为左金吾卫将军。弘道元年，高宗崩，则天使于巴州害章怀太子，既而归罪于神勣，左迁叠州刺史。寻复入为左金吾卫将军，深见亲委。受诏与周兴、来俊臣鞠制狱，俱号为酷吏。垂拱四年，博州刺史、琅邪王冲起兵，以神勣为清平道大总管。寻而冲为百姓孟

青棒、吴希智所杀。神勣至州，官吏素服来迎，神勣挥刃尽杀之，破千余家，因加左金吾卫大将军。天授二年十月，下诏狱伏诛。

索元礼，胡人也。光宅初，徐敬业起兵扬州，以匡复为名。则天震怒，又恐人心动摇，欲以威制天下。元礼探其旨，告事。召见，擢为游击将军，令于洛州牧院推案制狱。元礼性残忍，推一人，广令引数十百人，衣冠震惧，甚于狼虎。则天数召见赏赐，张其权势，凡为杀戮者数千人。于是周兴、来俊臣之徒，效之而起矣。时有诸州告密人，皆给公乘，州县护送至阙下，于宾馆以廩之。稍称旨，必授以爵赏以诱之，贵以威于远近。元礼寻以酷毒转甚，则天收人望而杀之。天下之人谓之来、索，言酷毒之极，又首按制狱也。

载初元年十月，左台御史周矩上疏谏曰：

顷者小人告讐，习以为常，内外诸司，人怀苟免。姑息台吏，承接强梁，非故欲，规避诬构耳。又推劾之吏，皆以深刻为功，凿空争能，相矜以虐。泥耳笼头，枷研楔毂，折胁签爪，悬发熏耳，卧邻秽溺，曾不聊生，号为“狱持”。或累日节食，连宵缓问，昼夜摇撼，使不得眠，号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窃听舆议，皆称天下太平，何苦须反。岂被告者尽是英雄，以求帝王耶？只是不胜楚毒自诬耳。何以核之？陛下试取所告状酌其虚实者，付令推，微讯动以探其情，所推者必上下其手，希圣旨也。愿陛下察之。今满朝侧息不安，皆以为陛下朝与之密，夕与之仇，不可保也。闻有追摄，与妻子即为死诀。故为国者以仁为宗，以刑为助。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此之谓也。愿陛下缓刑用仁，天下幸甚！

则天从之，由是制狱稍息。

侯思止，雍州醴泉人也。贫穷不能理生业，乃乐事渤海高

元礼家。性无赖诡譎。时恆州刺史裴贞杖一判司。则天将不利王室，罗反之徒已兴矣。判司教思止说游击将军高元礼，因请状乃告舒王元名及裴贞反。周兴按之，并族灭。授思止游击将军。元礼惧而曲媚，引与同坐，呼为侯大，曰：“国家用人以不次，若言侯大不识字，即奏云：‘獬豸兽亦不识字，而能触邪。’”则天果如其言，思止以獬豸对之，则天大悦。天授三年，乃拜朝散大夫、左台侍御史。元礼复教曰：“在上知侯大无宅，倘以诸役官宅见借，可辞谢而不受。在上必问所由，即奏云：‘诸反逆人，臣恶其名，不愿坐其宅。’”则天复大悦，恩泽甚优。

思止既按制狱，苛酷日甚。尝按中丞魏元忠，曰：“急认白司马，不然，即吃孟青。”白司马者，洛阳有坂号白司马坂。孟青者，将军姓孟名青棒，即杀琅邪王冲者也。思止间巷庸奴，常以此谓诸囚也。

元忠辞气不屈，思止怒而倒曳元忠。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恶驴坠，脚为镫所挂，被拖曳。”思止大怒，又曳之曰：“汝拒捍制使，奏斩之。”元忠曰：“侯思止，汝今为国家御史，须识礼数轻重。如必须魏元忠头，何不以锯截将，无为抑我承反。奈何尔佩服殊紫，亲衔天命，不行正直之事，乃言白司马、孟青，是何言也！非魏元忠，无人抑教。”思止惊起悚怍，曰：“思止死罪，幸蒙中丞教。”引上床坐而问之。元忠徐就坐自若，思止言竟不正。时人效之，以为谈谑之资。侍御史霍献可笑之，思止以闻。则天怒，谓献可曰：“我已用之，卿笑何也？”献可具以其言奏，则天亦大笑。

时来俊臣弃故妻，逼娶太原王庆诜女，思止亦奏请娶赵郡李自挹女，敕政事商量。凤阁侍郎李昭德抚掌谓诸宰相曰：“大可笑。”诸宰相问故，昭德曰：“往年来俊臣贼劫王庆诜女，

已大辱国。今日此奴又请索李自挹女，无乃复辱国乎！”竟为李昭德撈杀之。

万国俊，洛阳人，少譎异险诈。垂拱后，与来俊臣同为《罗织经》，屠覆宗枝朝贵，以作威势，自司刑评事，俊臣同引为判官。

天授二年，摄右台监察御史，常与俊臣同按制狱。长寿二年，有上封事言岭南流人有阴谋逆者，乃遣国俊就按之，若得反状，便斩决。国俊至广州，遍召流人，置于别所，矫制赐自尽，并号哭称冤不服。国俊乃引出，拥之水曲，以次加戮，三百余人，一时并命。然后锻炼，曲成反状，仍诬奏云：“诸流人咸有怨望，若不推究，为变不遥。”则天深然其奏，乃命右卫翊二府兵曹参军刘光业、司刑评事王德寿、苑南面监丞鲍思恭、尚辇直长王大贞、右武卫兵曹参军屈贞筠等，并摄监察御史，分往剑南、黔中、安南等六道鞠流人。寻擢授国俊朝散大夫、肃政台侍御史。光业等见国俊盛行残杀，得加荣贵，乃共肆其凶忍，唯恐后之。光业杀九百人，德寿杀七百人，其余少者咸五百人。亦有远年流人，非革命时犯罪，亦同杀之。则天后知其冤滥，下制：“被六道使所杀之家口未归者，并递还本管。”国俊等俄亦相次而死，皆见鬼物为祟，或有流窜而终。

来子珣，雍州长安人。永昌元年四月，以上书陈事，除左台监察御史。时朝士有不带靴而朝者，子珣弹之曰：“臣闻束带立于朝。”举朝大噓。则天委之按制狱，多希旨，赐姓武氏，字家臣。天授中，丁父忧，起复朝散大夫、侍御史。时雅州刺史刘行实及弟渠州刺史行瑜、尚衣奉御行威并兄子鹰扬郎将军虔通等，为子珣诬告谋反诛，又于盱眙毁其父左监门大将军伯英棺柩。俄又转为游击将军、右羽林中郎将。常衣锦半臂，言笑自若，朝士诮之。长寿元年，配流爱州卒。

王弘义，冀州衡水人也。告变，授游击将军。天授中，拜右台殿中侍御史。长寿中，拜左台侍御史，与来俊臣罗告衣冠。延载元年，俊臣贬，弘义亦流放琼州，妄称敕追。时胡元礼为侍御史，使岭南道，次于襄、邓，会而按之。弘义词穷，乃谓曰：“与公气类。”元礼曰：“足下任御史，元礼任洛阳尉。元礼今为御史，公乃流囚，复何气类？”乃榜杀之。

弘义每暑月系囚，必于小房中积蒿而施氈褥，遭之者斯须气绝矣。苟自诬引，则易于他房。与俊臣常行移牒，州县慑惧，自矜曰：“我之文牒，有如狼毒野葛也。”弘义常于乡里傍舍求瓜，主吝之，弘义乃状言瓜园中有白兔，县官命人捕逐，斯须园苗尽矣。内史李昭德曰：“昔闻苍鹰狱吏，今见白兔御史。”

郭霸，庐江人也。天授二年，自宋州宁陵丞应革命举，拜左台监察御史。如意元年，除左台殿中侍御史。长寿二年，右台侍御史。初举集，召见，于则天前自陈忠鲷云：“往年征徐敬业，臣愿抽其筋，食其肉，饮其血，绝其髓。”则天悦，故拜焉，时人号为“四其御史”。

时大夫魏元忠卧疾，诸御史尽往省之，霸独居后。比见元忠，忧惧，请示元忠便液，以验疾之轻重。元忠惊悚，霸悦曰：“大夫粪味甘，或不瘳。今味苦，当即愈矣。”元忠刚直，殊恶之，以其事露朝士。尝推芳州刺史李思征，榜捶考禁，不胜而死。圣历中，屡见思征，甚恶之。尝因退朝遽归，命家人曰：“速请僧转经设斋。”须臾见思征从数十骑上其廷，曰：“汝枉陷我，我今取汝。”霸周章惶怖，援刀自刳其腹，斯须蛆烂矣。是日，闾里亦见兵马数十骑驻于门，少顷不复见矣。时洛阳桥坏，行李弊之，至是功毕。则天尝问群臣：“比在外有何好事？”舍人张元一素滑稽，对曰：“百姓喜洛桥成，幸郭霸死，此即好事。”

吉頊，洛州河南人也。身長七尺，陰毒敢言事。進士舉，累轉明堂尉。萬歲通天二年，有箕州刺史劉思禮，自云學于張憬藏，善相，云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應圖讖，有“兩角麒麟兒”之符命。頊告之，則天付武懿宗與頊對訊。懿宗與頊誘思禮，令廣引朝士，必全其命。思禮乃引鳳閣侍郎李元素、夏官侍郎孫元通、天官侍郎劉奇、石抱忠、鳳閣舍人王處、來庭、主簿柳璆、給事中周潘、涇州刺史王勣、監察御史王助、司議郎路敬淳、司門員外郎劉慎之、右司員外郎宇文全志等三十六家，微有忤意者，必構之，楚毒百端，以成其獄。皆海內賢士名家，天下冤之，親故連累竄逐者千餘人。頊由是擢拜右肅政台中丞，日見恩遇。

明年，突厥寇陷趙、定等州。則天召頊檢校相州刺史，以斷賊南侵之路。頊以素不習武為辭，則天曰：“賊勢將退，藉卿威名鎮遏耳。”

初，太原有術士溫彬茂，高宗時老，臨死，封一狀謂其妻曰：“吾死后，年名垂拱，即詣闕獻之，慎勿開也。”垂拱初，其妻獻之。狀中預陳則天革命及突厥至趙、定之事，故則天知賊至趙州而退。頊初至州募人，略無應者。俄而詔以皇太子為元帥，應募者不可勝數。及賊退，頊入朝奏之，則天甚悅。

聖曆二年臘月，遷天官侍郎、同鳳閣鸞台平章事。時易之、昌宗諷則天置控鶴監官員，則天以易之為控鶴監。頊素與易之兄弟親善，遂引頊，以殿中少監田歸道、鳳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員半千、夏官侍郎李迥秀，俱為控鶴內供奉，時議甚不悅。

初，則天以頊干辯有口才，偉儀質，堪委以心腹，故擢任之。及與武懿宗爭趙州功于殿中，懿宗短小俯僂，頊聲氣凌厲，下視懿宗，嘗不相假。則天以為：“卑我諸武于我前，其可倚與！”其年十月，以弟作偽官，貶琰川尉，後改安固尉。尋卒。

初，中宗未立为皇太子时，易之、昌宗尝密问项自安之策。项云：“公兄弟承恩既深，非有大功于天下，则不全矣。今天下士庶，咸思李家，庐陵既在房州，相王又在幽闭，主上春秋既高，须有付托。武氏诸王，殊非属意。明公若能从容请建立庐陵及相王，以副生人之望，岂止转祸为福，必长享茅土之重矣！”易之然其言，遂承间奏请。则天知项首谋，召而问之。项曰：“庐陵王及相王，皆陛下之子，先帝顾托于陛下，当有主意，唯陛下载之。”则天意乃定。项既得罪，时无知者。睿宗即位，左右发明其事，乃下制曰：“故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吉项，体识宏远，风规久大。尝以经纬之才，允膺匡佐之委。时王命中否，人谋未辑，首陈返政之议，克副祈天之基。永怀遗烈，宁忘厥效。可赠左御史台大夫。”

列传第一百三十六

酷吏下

姚绍之 周利贞 王旭 吉温
王钧 严安之 卢铉附
罗希奭 毛若虚 敬羽 裴升 毕曜附

姚绍之，湖州武康人也。解褐典仪，累拜监察御史。中宗朝，武三思恃庶人势，驸马都尉王同皎谋诛之。事泄，令绍之按问而诛同皎。绍之初按问同皎，张仲之、祖延庆谋衣袖中发调弩射三思，伺其便，未果。宋之逊以其外妹妻延庆，曰：“今日将行何事，而以妻为？”之逊固抑与延庆，且洽其心矣。之逊子昙密发之，乃敕右台大夫李承嘉与绍之按于新开门内。

初，绍之将直尽其事。诏宰相李峤等对问。诸相惧三思威权，但僂佞佯不问。仲之、延庆言曰：“宰相中有附会三思者。”峤与承嘉耳言，复说诱绍之，其事乃变。遂密置人力十余，命引仲之对问。至，即为绍之所擒，塞口反接，送狱中。绍之还，谓仲之曰：“张三，事不谐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状，绍之命棒之而臂折，大呼天者六七。谓绍之曰：“反贼，臂且折矣，命已输汝，当诉尔于天帝！”因裂衫以束之，乃自诬反而遇诛。绍之自此神气自若，朝廷侧目。累迁左台侍御史。奉使江左，经汴州，辱录事参军魏传弓。寻拜监察御史。绍之后坐赃污，诏传弓按之，获赃五千余贯以闻，当坐死。韦庶人妹保

持之，遂黜放为岭南琼山尉。传弓初按绍之，绍之在扬州，色动，谓长吏卢万石曰：“顷辱传弓，今为所按，绍之死矣！”逃入西京，为万年尉擒之，击折其足，因授南陵令员外置。开元十三年，累转括州长史同正员，不预知州事，死。

周利贞，神龙初为侍御史。附托权要，为桓彦范、敬晖等五王嫉之，出为嘉州司马。时中书舍人崔湜与桓、敬善。武三思用事禁中，彦范忧之，托心腹于湜。湜反露其计于三思，为三思所中，尽流岭南。湜劝尽杀之。以绝其归望。三思问：“谁可使者？”利贞即湜之表兄，因举为此行。利贞至，皆鸩杀之，因擢为左台御史中丞。先天元年，为广州都督。时湜为中书令，与仆射刘幽求不叶，陷幽求徙于岭表，讽利贞杀之，为桂州都督王唆护之，逗留获免。无何，玄宗正位，利贞与薛季昶、宋之问同赐死于桂州驿。

王旭，太原祁人也。曾祖珪，贞观初为侍中，尚永宁公主。旭解褐鸿州参军，转兖州兵曹。神龙元年正月，张柬之、桓彦范等诛张易之、昌宗兄弟，尊立孝和皇帝。其兄昌仪先贬乾封尉，旭斩之，赍其首，赴于东都。迁并州录事参军。唐隆元年，玄宗诛韦庶人等。并州长史周仁轨，韦氏之党，有诏诛之。旭不覆敕，又斩其首，驰赴西京。

开元二年，累迁左台侍御史。时光禄少卿卢崇道以崔湜妻父，贬于岭外。逃归，匿于东都，为仇家所发，诏旭究其狱。旭欲擅其威权，因捕崇道亲党数十人，皆极其楚毒，然后结成其罪。崇道及三子并杖死于都亭驿，门生亲友皆决杖流贬。时得罪多是知名之士，四海冤之。旭又与御史大夫李杰不叶，递相纠讦，杰竟左迁衢州刺史。旭既得志，擅行威福，由是朝廷畏而鄙之。

五年，迁左司郎中，常带侍御史。旭为吏严苛，左右无敢

支梧，每衔命推劾，一见无不输款者。时宋王宪府掾纪希虬兄任剑南县令，被告有赃私，旭使至蜀鞫之。其妻美，旭威逼之，因奏决杀县令，纳赃数千万。至六年，希虬遣奴诈为祗承人，受顾在台，事旭累月。旭赏之，召入宅中，委以腹心。其奴密记旭受馈遗嘱托事，乃成数千贯，归谒希虬。希虬衔泣见宪，叙以家冤。宪悯之，执其状以奏，诏付台司劾之。赃私累巨万，贬龙平尉，愤恚而死，甚为时人之所庆快。

吉温，天官侍郎项弟琚之孽子也。谄诡能谄事人，游于中贵门，爱若亲戚。性禁害，果于推劾。天宝初，为新丰丞。时太子文学薛疑承恩幸，引温入对。玄宗目之而谓疑曰：“是一不良汉，朕不要也。”时萧灵为河南尹，河南府有事，京台差温推诿，事连灵，坚执不舍，赖灵与右相李林甫善，抑而免之。及温选，灵已为京兆尹，一唱万年尉，即就其官，人为危之。时骠骑高力士常止宿宫禁，或时出外第，灵必谒焉。温先驰与力士言谗甚洽，握手呼行第，灵觑之叹伏。及他日，温谒灵于府庭，遽布心腹曰：“他日不敢隳国家法，今日已后，洗心事公。”灵复与尽欢。

会林甫与左相李适之、驸马张垪不叶，适之兼兵部尚书，垪兄均为兵部侍郎，林甫遣人讐出兵部铨曹主簿事令史六十余人伪滥事，图覆其官长，诏出付京兆府与宪司对问。数日，竟不究其由。灵使温劾之。温于院中分囚于两处，温于后佯取两重囚讯之，或杖或压，痛苦之声，所不忍闻。即云：“若存性命，乞纸尽答。”

令史辈素谄温，各自诬伏罪，及温引问，无敢违者。晷刻间事辑，验囚无桡讯决罚处。常云：“若遇知己，南山白额兽不足缚也。”会李林甫将起刑狱，除不附己者，乃引之于门，与罗希奭同锻炼诏狱。

五载，因中官纳其外甥武敬一女为盛王琦妃，擢京兆府士曹。时林甫专谋不利于东储，以左骁卫兵曹柳湜杜良娣妹婿，令温推之。温追著作郎王曾、前右司御率府仓曹王修己、左武卫司戈卢宁、左威卫骑曹徐征同就台鞠，数日而狱成。勣等杖死，积尸于大理寺。

六载，林甫又以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杨慎矜违忤其旨，御史中丞王鉷与慎矜亲而嫉之，同构其事，云：“蓄图讖，以己是隋炀帝子孙，规于兴复”，林甫又奏付温鞠焉，慎矜下狱系之。使温于东京收捕其兄少府少监慎余、弟洛阳令慎名，于汝州捕其门客史敬忠。敬忠颇有学，尝与朝贵游。蹉跎不进。与温父琚情契甚密，温孩孺时，敬忠尝抱抚之。温令河南丞姚开就擒之，锁其颈，布袂蒙面以见温。温驱之于前，不交一言。欲及京，使典诱之云：“杨慎矜今款招已成，须子一辨。若解人意，必活；忤之，必死。”敬忠回首曰：“七郎，乞一纸。”温佯不与，见词恳，乃于桑下令答，三纸辩皆符温旨。喜曰：“丈人莫相怪！”遂徐下拜。及至温汤，始鞠慎矜，以敬忠词为证。及再搜其家，不得图讖。林甫恐事泄，危之，乃使御史卢铤入搜。铤乃袖讖书而入，于隐僻中诟而出曰：“逆贼牢藏秘记，今得之矣！”指于慎矜小妻韩珠团婢，见举家惶惧，且行捶击，谁敢忤焉！狱乃成，慎矜兄弟赐死。温自是威振，衣冠不敢偶言。

温早以严毒闻，频知诏狱，忍行枉滥，推事未讯问，已作奏状，计赃数。及被引问，便慑惧，即随意而书，无敢惜其生者。因不加拷击，狱成矣。林甫深以温为能，擢户部郎中，常带御史。林甫虽倚以爪牙，温又见安禄山受主恩，骠骑高力士居中用事，皆附会其间，结为兄弟。常谓禄山曰：“李右相虽观察人事，亲于三兄，必不以兄为宰相。温虽被驱使，必不超

擢。若三兄奏温为相，即奏兄堪大任，挤出林甫，是两人必为相矣。”禄山悦之。

时禄山承恩无敌，骤言温能，玄宗亦忘曩岁之语。十载，禄山加河东节度，因奏温为河东节度副使，并知节度营田及管内采访监察留后事。其载，又加兼雁门太守，仍知安边郡铸钱事，赐紫金鱼袋。及丁所生忧，禄山又奏起复为本官。寻复奏为魏郡太守、兼侍御史。

杨国忠入相，素与温交通，追入为御史中丞，仍充京畿、关内采访处置使。温于范阳辞，禄山令累路馆驿作白紬帐以候之，又令男庆绪出界送，拢马出驿数十步。及至西京，朝廷动静，辄报禄山，信宿而达。

十三载正月，禄山入朝，拜左仆射，充闲廐使。因奏加温武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充闲廐、苑内、营田、五坊等副使。时杨国忠与禄山嫌隙已成，温转厚于禄山，国忠又忌之。其冬，河东太守韦陟入奏于华清宫，陟自谓失职，托于温结欢于禄山，广载河东土物馈于温，又及权贵。国忠讽评事吴豸之使乡人告之，召付中书门下，对法官鞫之，陟伏其状，贬桂岭尉，温澧阳长史。温判官员锡新兴尉。

明年，温又坐赃七千匹及夺人口马奸秽事发，贬端州高要尉。温至岭外，迁延不进，依于张博济，止于始安郡。八月，遣大理司直蒋沘鞫之。温死于狱中，博济及始安太守罗希奭死于州门。

初，温之贬斥，玄宗在华清宫，谓朝臣曰：“吉温是酷吏子侄，朕被人诳惑，用之至此。屡劝朕起刑狱以作威福，朕不受其言。今去矣，卿等皆可安枕也！”初，开元九年，有王钧为洛阳尉。十八年，有严安之为河南丞。皆性毒虐，笞罚人畏其不死，皆杖讫不放起，须其肿愤，徐乃重杖之，懊血流地，

苦楚欲死，钧与安之始眉目喜畅，故人吏畏惧。温则售身权贵，噬螫衣冠，来颇异耳。温九月死始兴。十一月，禄山起兵作乱，人谓与温报仇耳。禄山入洛阳城，即伪位。玄宗幸蜀后，禄山求得温一子，才六七岁，授河南府参军，给与财帛。

初，温之按杨慎矜，侍御史卢铉同其事。铉初为御史，作韦坚判官。及坚为李林甫所嫉，铉以坚款曲发于林甫，冀售其身。及按慎矜，铉先与张瑄同台，情旨素厚，贵取媚于权臣，诬瑄与杨慎矜共解图讖。持之，为驴驹板楸以成其狱。又为王鉷闲厩判官，鉷缘邢縡事朝堂被推，铉证云：“大夫将白帖索厩马五百匹以助逆，我不与之。”鉷死在晷刻，铉忍诬之，众咸怒恨焉。及被贬为庐江长史，在郡忽见瑄为崇，乃云：“端公何得来乞命？不自由。”铉须臾而卒。

罗希奭，本杭州人也，近家洛阳，鸿胪少卿张博济堂外甥。为吏持法深刻。天宝初，右相李林甫引与吉温持狱，又与希奭姻娅，自御史台主簿再迁殿中侍御史。自韦坚、皇甫惟明、李适之、柳勣、裴敦复、李邕、邬元昌、杨慎矜、赵奉璋下狱事，皆与温锻炼，故时称“罗钳吉网”，恶其深刻也。八载，除刑部员外，转郎中。十一载，李林甫卒，出为中部、始安二太守，仍充当管经略使。

十四载，以张博济、吉温，韦陟、韦诚奢、李从一、员锡等流贬，皆于始安，希奭或令假摄。右相杨国忠奏遣司直蒋沆往按之，复令张光奇替为始安太守。仍降敕曰：

前始安郡太守、充当管经略使罗希奭，幸此资序，叨居牧守。地列要荒，人多窜殍，尤加委任，冀绝奸讹。翻乃啸结逋逃，群聚不逞，应是流贬，公然安置。或差摄郡县，割剥黎氓；或辍借馆宇，侵扰人吏。不唯轻侮典宪，实亦隳坏纪纲。擢发数愆，岂多其罪，可贬海东郡海康尉、员外置。张博济往托回

邪，迹惟凭恃，尝自抵犯，又坐亲姻，前后贬官，岁月颇久，逗留不赴，情状难容。及命按举，仍更潜匿，亡命逋刑，莫斯为甚。并当切害，合峻常刑，宜于所在各决重杖六十。使夫为政之士，克守章程；负罪之人，期于悛革。凡厥在位，宜各悉心。

时员锡、李从一、韦诚奢、吉承恩并决杖，遣司直宇文审往监之。

毛若虚，绛州太平人也。眉毛覆于眼，其性残忍。初为蜀川县尉，使司以推勾见任。天宝末，为武功丞，年已六十余矣。肃宗收两京，除监察御史。审国用不足，上策征剥财货。有润于公者，日有进奉，渐见任用称旨。每推一人，未鞠，即先收其家资，以定赃数。不满望，即摊征乡里近亲。峻其威权，人皆惧死，输纳不差晷刻。

乾元二年，凤翔府七坊押官先行剽劫，州县不能制，因有劫杀事。县尉谢夷甫因众怒，遂撈杀之。其妻诉于李辅国，辅国奏请御史孙莹鞠之。莹不能正其事。又令中丞崔伯阳三司使杂讯之，又不证成其罪。因令若虚推之，遂归罪于夷甫。伯阳与之言，若虚颇不逊。伯阳数让之，若虚驰谒告急。肃宗曰：“卿且出。”对曰：“臣出即死矣。”肃宗潜留若虚帘内，召伯阳至，伯阳颇短若虚。上怒，叱出之。因流贬伯阳同推官十余人，皆于岭外远恶处。宰相李岷以左右于莹等，亦被贬斥。于是若虚威震朝列，公卿畏惧矣！寻擢为御史中丞。上元元年，贬宾化尉而死。

敬羽，宝鼎人也。父昭道，开元初为监察御史。羽貌寝而性便僻，善候人意旨。天宝九载，为康成县尉。安思顺为朔方节度使，引在幕下。及肃宗于灵武即大位，羽寻擢为监察御史。以苛刻征剥求进。及收两京后，转见委任。作大枷，有鸛尾榆，

著即闷绝。又卧囚于地，以门关辗其腹，号为“肉飏飏”。掘地为坑，实以棘刺，以败席覆上，领囚临坑讯之，必坠其中，万刺攒之。又捕逐钱货，不减毛若虚。

上元中，擢为御史中丞。太子少傅、宗正卿、郑国公李遵，为宗子通事舍人李若冰告其赃私，诏羽按之。羽延遵，各危坐于小床。羽小瘦，遵丰硕，顷间问即倒，请垂足。羽曰：“尚书下狱是囚，羽礼延坐，何得慢耶！”遵绝倒者数四。请问，羽徐应之，授纸笔，书赃数千贯，奏之。肃宗以勋旧舍之，但停宗正卿。

及嗣薛王珍潜谋不轨，诏羽鞠之。羽召支党罗于廷，索鹵尾榆枷之，布桤讯之具以绕之，信宿成狱。珍坐死，右卫将军窦如玢、试都水使者崔昌等九人并斩，太子洗马赵非熊、陈王府长史陈闳、楚州司马张昴、左武卫兵曹参军焦自荣，前凤翔府郿县主簿李、广文馆进士张夔等六人决杀，驸马都尉薛履谦赐自尽，左散骑常侍张镐贬辰州司户。

胡人康谦善贾，资产亿万计。杨国忠为相，授安南都护。至德中，为试鸿胪卿，专知山南东路。驿人嫉之，告其阴通史朝义。谦髭须长三尺过带，按之两宿，鬓发皆秃，膝踝亦桮碎，视之者以为鬼物，非人类也。乞舍其生，以后送状奏杀之，没其资产。

羽与毛若虚在台五六年间，台中囚系不绝。又有裴升、毕曜同为御史，皆酷毒。人之陷刑，当时有毛、敬、裴、毕之称。

裴、毕寻又流黔中。羽，宝应元年贬为道州刺史。寻有诏杀之，羽闻之，衣凶服南奔溪洞，为吏所擒。临刑，袖中执州县官吏犯赃私状数纸，曰：“有人通此状，恨不得推究其事。主州政者，无宜寝也。”

赞曰：王德将衰，政在奸臣。鹰犬搏击，纵之者人。遭其

毒螫，可为悲辛。作法为害，延滥不仁。